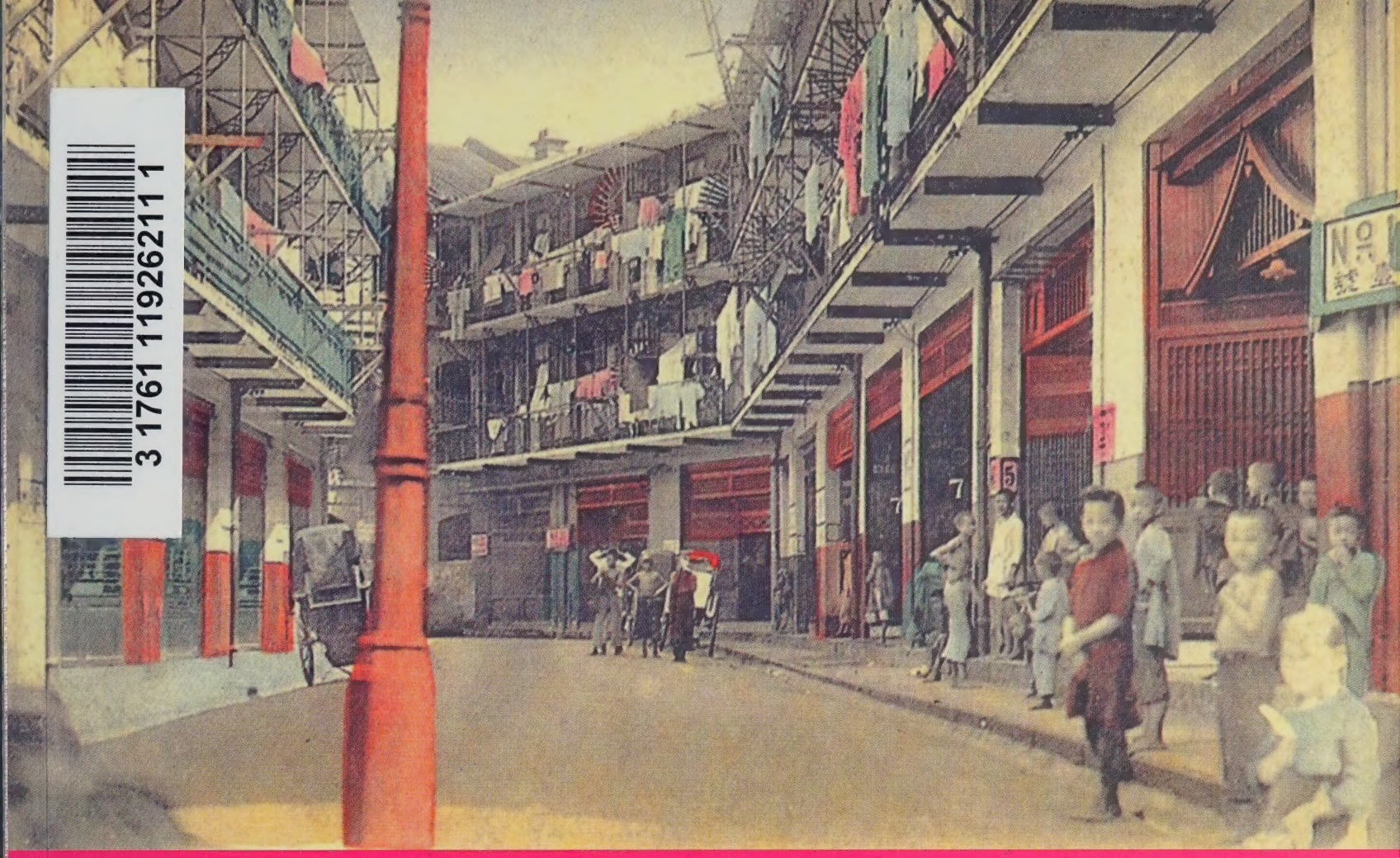


3 1761 11926211 1

# 塘西風月史

吳昊⊙著

娼業嫖經，世人視為穢事，正統史家更恥論之，
以致資料淪落湮沒。如今要從零碎之極的資料重整印象，
實在談何容易，我得承認我只一鱗半爪的掌握到一點點，
便妄自尊大地寫起風月史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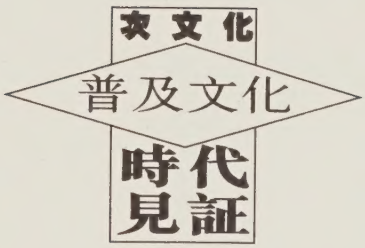
_HK

光堂

## 作者簡介

**吳昊**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系教授，一直是個電視工作者，平生最喜愛是電影，但又愛收藏舊文化遺物及研究香港史料。

著作有：《香港老花鏡》、《香港電影民俗學》、《都會摩登》、《香港電影類型論》、《亂世電影研究》、《香港風月史》、《老香港歲月留情》、《老香港爐峰述異》、《老香港太平山下》、《老香港天堂春夢》、《老香港人海微瀾》、《香港電視史話》(I)、《港式廣府話研究》(I)、《孤城記》、《香江騎呢錄》等。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119262111

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

普及文化系列之二二五

# 塘西風月史

吳昊⊙著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㉕

# 塘西風月史

作　　者：吳　昊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黃世榮
執行編輯：李子翹
美術編輯：李家欣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0年7月初版
書　　號：SCB530
ISBN：978-962-992-249-8
定　　價：HK$75

©二〇一〇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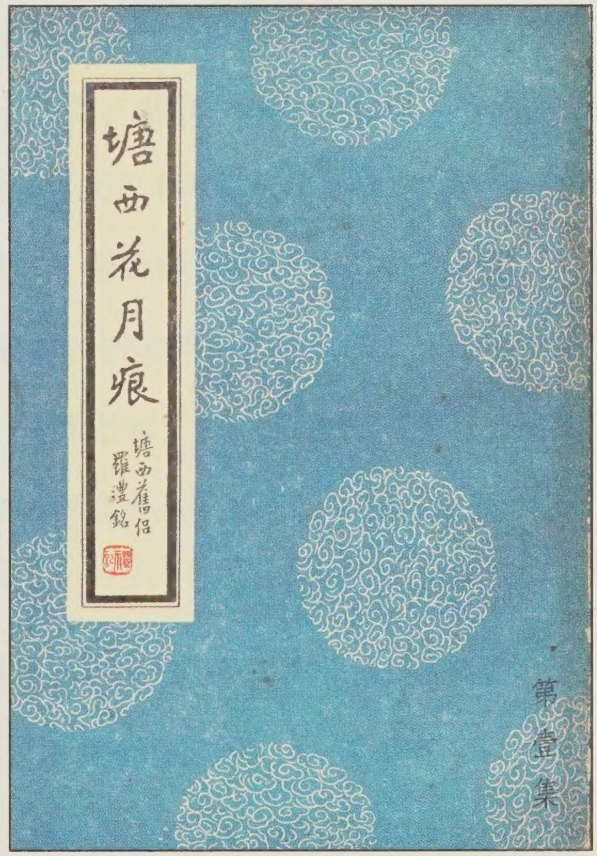
# 前言

「你寫香港風月歷史，資料何來？」

很多人都問我。

要知道娼業嫖經，世人視為穢事，正統史家更恥論之，大家都不理會，以致資料淪落湮沒。如今要從零碎之極的資料重整印象，實在談何容易，我得承認我只一鱗半爪的掌握到一點點，便妄自尊大地寫起風月史來了。

記載塘西舊事最為權威，舉天之下僅此一書：《塘西花月痕》（全四冊，禮記出版公司，1962），作者是羅澧銘（署名塘西舊侶）。羅前輩自謂年少時已在塘西花界打滾，他在一九六零年代的《星島晚報》撰寫專欄《塘西花月痕》而享盛名，後結集成書。




塘西舊侶經典名著《塘西花月痕》（一至四集），記載塘西舊事，舉天之下僅此奇書最為權威。

此書之佳可列為香港城市民俗學的傑作。又羅澧銘在《星島晚報》連載的自傳《孫壽康與我》及小說《淪落廣州一婦人》亦有提及省港娼業。

其實，香港歷代報紙專欄都有零碎地撰寫過各式妓寨鴇娼等，大抵文人通病，筆下離不開風花雪月趣味。最早首推吳灞陵（署名鰲洋客）著《香港掌故》（《華僑日報》專欄，1947-1953），記載了好幾則動人的塘西紅牌阿姑故事，其他如王紀明《香港風》（《真報》，1955）、易水寒《天堂的花街柳巷》（《真報》，1966）、鐵布衣《香港風水傳奇》（《天下日報》，1979）、王郎《說古談今》（《天下日報》，1980）、李擦波博士《香港性生活•香港娼妓簡史》（《今夜報》，1979）、林知《香港一世紀》（《東方日報》，1980）、鄭韜《細看當年》（《天天日報》，1980）、夏歷《香港生活史話》和《香港街坊志》（《文匯報》，1986-1988）、老香《耳聞目睹五十年》（《天天日報》，1990）、袁步雲《香江風雲錄》（《清新週刊》）等，都很有參考價值。

還有，本人一向有剪報習慣，只是早年較大意疏忽，以致沒有把剪存文字標上日期和出處，例如何行專欄《說黃道黑》、鳳三及神鎗手《燈紅酒綠女兒香》、司馬雙城《天涯浪墨》、大寫華《六點半雜記》、呂大呂《白頭飲客記塘西》、武小路《衣食住行》等，都淪為「資料莫問出處」了，希望有心人能一一賜教。

我堅信最佳的城市民俗學資料庫依然是每日的報紙，但翻閱耗時，非常勞心勞力，我翻過的報章包括《華商報》（1941-1947）、《南華日報》（1942-1943）、《香島日報》（1943）、《真報》（1950-1970）、《新生晚報》

(1950-1970) 等，雖是蜻蜓點水式胡亂翻翻，已甚感吃力，但卻得益良多。而一九二五至一九六零年間，香港曾經出版很多花 (妓) 報和舞女生活、江湖秘聞之類雜誌，只是全部散佚，間中收集到的計有《骨子》(1928)、《華星》(1935)、《舞人手冊》(1947)、《社會黑幕》(1953-1954)、《靈簫》(1957-1958)，細讀之，每多意外收穫也。

當然，還有兩本經典的中國娼妓史的書籍是列為必讀的，那就是王書奴的《中國娼妓史》(上海生活書店，1935) 和海上覺悟生的《妓女的生活》(又名《嫖經》) (上海春明書店，1940)。

相信這雜亂的一堆只屬冰山一角。有待有志者繼續發掘。寫書時，我用了頗多廣東話俗字語詞，為的是想把握那種香港城市的俚俗狹邪作風，又想把苦悶的硬板資料活現大家眼前，不善之處彼彼皆見，還請讀者原諒！

# 目錄

前言

話說從頭：風月水坑口.....3

西遷記：妓院酒樓開荒.....9

四大天王花事盛.....12

飛箋召妓.....15

契家佬執寨廳.....21

香江弦歌，大寨洞天.....26

大寨人事有規有矩.....31

妓女之「切口」.....36

「雞」趣.....43

「老舉」與「琵琶仔」.....47

「糟豬花」訓練課程.....50

性與死亡：塘西的「孝子孝女」.....54

還清花債，妓女埋街美談.....57

二四寨夜嫖四銀錢.....61

秦淮花事依水風行.....66

庚叔暗渡「半私明寨」.....71

二伯公廟與花事滄桑.....74

姐兒愛「口電」.....78
阿姑甘做「蓆嘍」.....82
「老渣」打破塘西禁令.....85
燒銀紙大決鬥.....89
煤炭咕喱大鬧塘西.....92
「愉園」花榜大會.....96
一代名花花影恨.....99
塘西情種離恨天宮.....102
花街悲喜劇.....104
放腳奇仔勾起癖好.....109
小鳳的胭脂乳.....113
邱老七故事.....116
阿嬋為埋街銀鐺入獄.....120
富春紅和細妹的「翻閘」.....123
阿姑兼任「廳躉」.....127
金珠與「老舉湯丸」.....132
私寨與導遊社.....135
花國末日.....139
塘西殘夢鐵蹄聲.....144
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151
**附錄**：香港禁娼編年史（一八四一至一九三五）.....154

# 塘西風月史

# 話說從頭：風月水坑口

在未講石塘咀之前，先講中環水坑口，因為石塘花月乃源出水坑口也。

「水坑口」，原名大坑口，「水坑」二字，是廣東話，語意為「山澗之水流入海處」；未開埠前，坑口在今天荷李活道前面，下臨海濱，清朝嘉慶末年，有人在該處海邊發現有很多龍蝦，便紛紛捕捉，捉完龍蝦之後，滿身泥濘，便互相呼叫着：「快啲去大水坑口處洗身喇！」

沒錯，就叫「大水坑口」，後來簡化的叫「水坑口」。

一八四一年香港開埠，一月二十五日英軍登陸香港，在大水坑上一塊突出的高地上升旗紮營，正式宣佈佔領香港，該地就是後來著名的「大笪地」了，而且立刻沿着向下流的山澗建築官方的第一條道路，斜斜伸展落水坑口，英文路名叫 Possession Street（直譯「佔領街」），因位於水坑，中譯名順理成章叫做「水坑口街」了。

未幾，英軍撤離大笪地，華人開始進駐，大興土木，中環就開發起來，人口亦暴增，迅速形成華人集結的「中國城」了。

一八六零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通商口岸和租界紛紛出現，廣州十三行地位沒落，香港已成南北貨進出口的重要轉運港，商機無限，國

內商人紛紛南來設莊開舖，一個初生城市轉眼變得欣欣向榮。

十九世紀末，中上環一帶非常繁盛，成為華人經商、居住和娛樂的集散地，而水坑口不再有龍蝦，有的只是「雞」(妓女) 了。

一八七八年香港政府實施公娼制，水坑口妓院林立，乃香港華人的唯一「花叢」，萬紫千紅，粉白黛綠，樓台金碧，管弦嘔啞，一時稱盛……

水坑口妓寨，連大小寨合計，總共三十幾間，大寨者以「錦繡」、「歡得」、「奇花」、「新賽花」四間為「四大天王」；而「錦繡」更是四大寨之首，規模宏大，局面堂皇，無人能及，寨前掛着一副對聯，極貼切它的行業，對聯這樣寫道：

「錦帳迎高士，繡閣貯佳人。」

對得好工整，未知出自哪位才子手筆。

既有妓寨，當然離不了酒樓，否則「酒色」二字要分家了。水坑口附近設有十多家酒樓，規模最大的，要算「探花樓」、「宴瓊林」、「杏花樓」、「聚馨樓」等等。

「宴瓊林」開設在水坑口，和妓寨最為接近，「杏花樓」設在上環大

馬路貼近水坑口，「探花褸」在荷李活道末端大笪地附近，而「聚馨樓」設在摩囉下街口。其中尤以「宴瓊林」和「聚馨樓」開筵坐花的飲客最多；所謂「開筵坐花」，即係擺酒席之餘請妓女來助慶也。

特別「宴瓊林」酒樓，名字改得好，很受文士們歡迎。因為這時還是科舉時代，廣東舉人進京會試，必經香港轉大船，取水道上北京，因陸路北上，崎嶇多賊，極不安全，香港有輪船直達天津，快捷太平，漸漸南方各地舉人皆雲集香港轉船。於是在港親朋設宴餞別的，大都假座「宴瓊林」。古時殿試放榜，賜宴進士，便稱「瓊林宴」，飲客們就愛取此吉兆。

為的「宴瓊林」是花酌館（飲客多數是開筵坐花），許多科舉中人入鄉隨俗，來此大都揮箋召妓，才子佳人一番，替「中國科舉制度史」加添一點花邊資料——考試前狎妓，應驗「書中自有顏如玉」之謂也。

《循環日報》的創辦人王韜，在他的《香港略論》描寫當時水坑口風情：「太平山左右，皆曲院中人所居，樓閣參差，笙歌騰沸，粉白黛綠，充斥其中，旁則酒肆連比，以杏花樓為巨擘，異饌嘉餚，咄嗟可辦。」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港島中西環街道圖，可見水坑口街（上環）和山道（石塘咀）的位置。

一九零零年攝於水坑口酒樓，華人買辦（左前方）宴請洋人嘉賓，仍不忘飛箋召妓到場，她們坐在賓客身後，服侍體貼，令洋人（左方）男仕大為分「心」不暇。

文中「曲院」就是妓院，旁邊便是酒樓，與妓院共生，其中以「杏花樓」最著名，有說這是香港開埠首家酒樓哩。

那些大寨妓女，特別紅牌阿姑，一定要有「猜飲彈唱」的本能，否則不能顛倒眾生，所謂「猜」係指「猜枚」；「飲」係指「飲得」；「彈」係指「玩樂器」；「唱」係指「唱歌」。以今之觀點，識咁多嘢可以去做歌星了。

當時，水坑口的紅牌妓女，常常得到那些大亨或二世祖之流，不惜重金讓她們脫離妓院，帶回家裏，作為妾侍（時稱「上街」或「埋街」或「埋街食井水」），亦有一個轟動一時的故事發生過……

話說有一個姓蔡的有錢商人，鍾情「新賽花」寨的玉蟬，跟她的「事頭婆」談判贖身。事頭婆有意抬高玉蟬身價：「一千元！」

「一千元？好得很！」老蔡立刻解囊交錢。

玉蟬就跟他回家了。

當時拿一千塊錢去討一個妓女的，屬絕無僅有的事情，所以轟動了整個香港，認為是自有水坑口花月以來的第一次。不過，與後來塘西那種紙醉金迷相比，老蔡的出手屬小巫而已，此乃後話，暫且不表。

不過，水坑口地窄樓多，很快便塞個人煙稠密，只好向旁邊的橫街「發興街」發展，那些貨倉和棧房也都給侵佔，變成花街柳巷了。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香港感懷十首》其中有詩曰：「沸地笙歌海，排山酒肉林。連環屯萬室，尺土過千金。」詩中「連環屯萬室」一句下，自注云：「地勢如環，故名上中下三環」，所謂「連環」就是上中環一帶之意，樓房過萬幢，而且寸土尺金，樓價昂貴之極。

政府開始知道問題嚴重了……

上環的水坑口街，面積窄小，人煙稠密，政府強迫酒樓妓院西遷石塘咀。

# 西遷記：妓院酒樓開荒

一九零三年政府強迫水坑口的妓院，全數搬往石塘咀。

以前，由西環的屈地街至堅尼地城之間那地段，是叫做「石塘咀」的。

「石塘咀」如何得名？話説在清初，香港尚未開埠，石塘咀一帶皆屬山地，此山多花崗岩，俗稱「麻石」，為上等建築石材，其時惠州之客家人多為石匠，聞而慕之，便結集同業，自沙頭角取道入官富場渡海，至該山頭採石，鑿鑿鑿鑿……

久而久之，一大片山頭被鑿平，石鑛場的形狀便環抱成一塘形，石匠等稱之曰「石塘」，其地離海較遠處，石塘面積漸廣，近海處則狹，自內向海外望，近海石塘盡處，成尖形如鳥嘴，於是就名叫「石塘咀」了。清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有長樂縣石匠名朱居元者，於其地建村，村名就叫做「石塘咀」。豈料，到嘉慶年間，海盜愈來愈多，村民不堪滋擾，紛紛遷走，石塘咀遂變成廢村荒地了。根據一八四一年第二號《香港政府憲報》，石塘咀只有二十五人，全為石匠。至一八五三年，人口是二百八十四人，除石匠外就是漁民和商人。

早在一八八九年，政府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填海計劃，從中環皇后

大道中的海邊一直填出去干諾道，東由海軍船塢起，填至西區的石塘咀止。東邊的石塘咀起點以屈地街為界，西邊的界線是卑路乍街。整項工程，於一九零三年完成，令到中西環出現一大片的新土地，有待開發。

而水坑口的妓院愈開愈多，附近的酒樓生意更非常興旺，經營者紛紛出高價買下樓宇，強迫居民遷出，做成妓院酒樓與民爭地的局面，令政府非常頭痛……

「水坑口地方狹窄，不能容納太多妓寨，況且鶯鶯燕燕影響市容，一於下令搬去石塘咀，」議員們提議：「利用妓女嫖客開荒，實在一樂也……」

於是，一九零三年，但凡妓院續牌，必須搬到石塘咀，而獲發新牌者也規定只可在該區營業。

「大石壓死蟹」，妓院搬遷勢在必行，但上環的酒樓不願開荒，於是聯合起來入稟當局，反對政府將妓院遷往石塘咀，他們提出的理由是酒樓與妓院唇齒相依，妓院遷走，酒樓就沒有生意，要求當局保留水坑口原有之妓院，讓領新牌的「投資者」去石塘咀開荒好了。但政府並沒有考慮讓步。

結果，其中有二十二家酒樓，結束了上環的事務，轉戰石塘咀。該處地價便宜，環境寬廣，樓宇建築規模相當大，妓院和酒樓在業務發展上是間接得益了。不過，早期開荒不易，由水坑口到石塘咀頗有一段距離，交通不便，鞭長莫及，於是酒樓妓寨紛紛有啟示刊登在各報和散發傳單：「設有手車多輛，於每日下午五時至晚上一時，常在水坑口接載貴客往來。」所謂「手車」即係「車仔」，亦即黃包車，其時香港還沒有營業汽車，主要交通是靠黃包車。原來今之「接駁車」或「穿梭巴」觀念，其實始創自塘西風月。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石塘花事開始燦爛。這次戰爭，令不少歐洲貨物，價格暴漲，香港處於偏安之局，又是轉口埠，不少香港商人因為進出口生意獲暴利而成為鉅富。他們多數在石塘咀開筵坐花來請客談生意，這是造成塘西花事繁榮的主要原因也。

# 四大天王花事盛

塘西妓院制度源自水坑口。

水坑口妓院制度源自廣州。

廣州妓院制度源自傳統中國。

中國傳統妓院制度基本上是分成兩個等級：

一、高級妓院。繼承古代官妓制度的傳統而組織成的，乃供仕大夫紳商名流尋歡作樂之所。這裏的妓女能歌能酒，善於應酬，基本上賣藝不賣身，追得客人神魂顛倒，牀頭金盡，也未必會與他發生關係。

二、低級妓院。專供販夫走卒勞動階層洩慾之所，收費低廉，只要付錢，即時速戰速決，純屬肉體交易。

這些高級妓院（稱「大寨」）屬妓女居住的地方，不應酬一般飲客，而且地方有限，不能在同一時間裏容納太多徵歌選色的貴賓，所以要靠大規模排場豪華的酒樓配合，讓客人與妓女有一個「中立」的地方互相認識調笑，到關係真的突飛猛進，兩情相悅，這才有機會登堂入舍，到大寨去做「入幕之賓」哩。

往昔，西環依山闢建的「山道」甚具「歷史性」，它正好是塘西四大名寨所在。四大之首「賽花」——一所三層高的大洋房，門口的楹聯甚有詩雅：

「賽春公子鞭先墜；花月佳人鬢影香。」

一九二零年，石塘花事開得燦爛，大小妓寨不下一百間，由「山道」一直伸展到一旁的橫街「南里」和「遇安台」。數「大寨」(高級妓院)開設亦超過二十間以上，計有「詠樂」、「倚紅」、「賽花」、「歡得」、「詠觴」、「巧粧」、「天一」、「長樂」、「倚翠」、「宜香」、「翠樂」、「奇花」、「萃芳」、「芳醪」、「載花」、「燕花」、「宜樂」、「翠花」和「意樂園」等。為了標榜秦樓楚館名士風流，非一般格調，這些大寨總愛邀請老師宿儒贈聯用作「門口對」，增加風雅，鬥俏鬥妙，亦莊亦諧，例如「天一」寨的：

「天天賣俏；一一銷魂。」

又例如「巧粧」寨的廣東俗話對聯：

「巧語花言來拉貨；

粧橫作樣好開刀。」

「拉貨」便是妓女要夜度資之意，而「開刀」則是妓女向客人大量需索金錢。加入了廣東俚語，對聯也就顯得更生鬼了。

平均每一大寨有妓女六十名，二十多間，這便有千多名了。小寨也有妓女三十名，八十間，這便有二千多名。塘西雖非煙花十里，但妓女

多達四千，可見花事繁榮，盛極一時也。

塘西的四大名寨——稱「四大天王」，全部位於「山道」，它們是「詠樂」、「倚紅」、「賽花」和「歡得」。由於四間大寨相連，曾經試過有人包起來四間打通廳宴客，哄動一時。

這四大名寨所以出名，第一是擁有妓女最多（足有一百人），第二是妓女都經過挑選，其中艷妓名妓、詩妓藝妓都有，因而稱雄於塘西。四大天王寨經常和各酒樓聯絡，對每一酒樓的各廳侍役都有聯絡費，使他們對飲客作口頭宣傳，力為介紹……

「詠樂的阿姑最俏！」

「倚紅的阿姑曲藝佳！」

「賽花姑娘歌舞精！」

「歡得姑娘極銷魂！」

其時好多飲客是來自別處的外埠客，還有廣州軍政要員、澳門巨賈等，他們只曉得去石塘咀開筵坐花，卻不熟諳行情，得樓面侍役的推介，遂以為四大天王的妓女確比其他各寨的妓女為高貴，自然非四大天王的妓女不召了。

# 飛箋召妓

妓院多，自然花酌酒樓也多。其時專營花筵的酒樓，就共有十五家之多，計有「陶園」、「香江」、「金陵」、「萬國」、「太湖」、「太原」、「中國」、「聯陞」、「洞庭」、「頤和」、「洞天」、「南京」、「共和」、「澄天」和「廣州」等。這些酒樓都不設茶市和小菜，沒有晚飯小酌，只有開筵坐花，場面華麗，招呼熨貼。當時的社交應酬，尋花問柳，大都每晚置身這些花筵酒樓中，坐無虛席。甚至連婚宴壽酒也都在石塘咀的酒樓設置，因為這些酒樓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有錢人家在此擺宴，認為夠體面也。

其中以「金陵酒家」裝修最華美，畫棟雕樑，創辦之始，曾哄動一時，因事先公開徵聯，分嵌「金陵」二字，文人墨客，珠玉紛投，至為膾炙人口者，當然係中國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博士的一聯：

「金粉兩行花勸酒，陵巒一角月窺樓。」

還有，酒樓稱「酒家」，亦由金陵始創，大抵主人是風雅之士，取義古人「夜泊秦淮近酒家」之句，一經採用，嗣後較大規模之酒樓酒館食肆等皆稱「酒家」，不讓金陵專美。於是，「酒家」之辭，在香港沿用至今，而此掌故亦鮮為人知也。

在酒樓開花筵召妓亦有手續，就是要寫一張「局票」，亦稱「花紙」

石塘咀的最經典照片，面對海傍，左前方是香江酒樓，左後方是金陵酒家，中間是聯陞酒家，右邊是廣州酒家，殷商鉅賈趨之若鶩，開筵召妓，笙歌喧鬧，城開不夜。

位於山道口的陶園酒家，旁邊是其中一間大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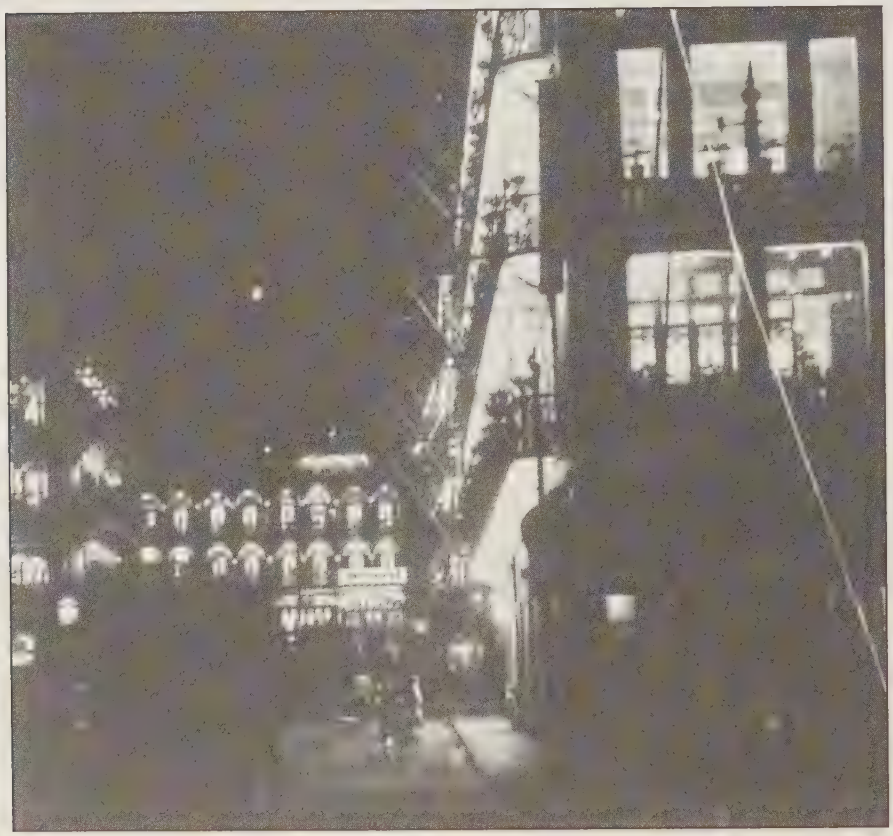
或「花箋」。酒樓的飲廳上，例有一張酸枝書枱，枱上置有文房四寶，其中有一個木匣，裏面放有一疊花箋，就是供召妓所用的。飲客揮箋，先寫自己名號，通常只寫姓氏，然後自稱第幾少，例如姓冼，排行第十一，就寫上「冼十一少」；然後在箋的中間寫所召妓女名字，如果要該妓唱歌，便要在箋上寫一個「唱」字，末後一行寫妓院名稱，交由「豆粉水」奔走投遞。

所謂「豆粉水」，乃酒樓雜役，專代客人遞花箋，並代妓女供奔走。「豆粉水」這俗話很古怪吧？原來，炒餸起鑊之前，廚師必用豆粉開水，加點調味料，落鑊再炒一下，稱「起牽」，牽起菜色味道。而塘西「豆粉水」傳遞花箋，好讓妓女臨場，令筵席更加生色，尤如炒餸之「起牽」了。其時酒樓俱印備獨家花箋，而花紙還加蓋廳名，免得妓女有摸錯廳之虞。

按照妓院規矩，妓女必須接到花箋，才可出外應召——名為「出局」。妓女到酒樓出局時，亦有一傭婦代攜洋琴同往。

這種手續，完全屬於雙方的「體面」問題。每張局票代價係一元。妓女第一次對該客翩然蒞止，叫做「掛號」。阿姑每次出局先後到來兩

山道旁邊南里的聯陞酒家（後來兼營旅館），
面對右前方一列建築都是秦樓楚館。



（與上圖同一角度）
夜幕低垂，華燈初上的風月塘西，
好一片綺麗風光。

位於中上環的黃包車站，入夜之後穿梭塘西，接駁妓女出局、恩客尋芳，風光綺妮，好不熱鬧。

次，第一次來到，先伴那位指名召她的客人，閒談幾句（「請問貴姓」之類），與眾人打個招呼，或者操琴高歌，隨即翩翩而去，這種規矩就是「掛號」了。到「埋席」後，經過酒樓侍役通知，該妓女又再出現一次，坐在客人身後陪飲，代為添酒勸飲猜枚謝酒等，應酬一番，功德圓滿才離去。

為了突顯客人身份高貴，妓女都坐在身後的，代客猜枚唱酒，但不能在席上吃東西。只有陪那些很熟落的客人（「老契」），她才會平排而坐，甚至入席吃吃喝喝的了。那些紅牌阿姑，好多時一晚間穿梭各酒家，「出局」多次，簡直應接不暇。所以，妓女是有權「不應紙」，將花紙交回給「豆粉水」，推說「不暇」或「遠行」，而飲客也奈何不得也。

上世紀二十年代明信片：石塘咀街景。

# 契家佬執寨廳

曾經翻看一本木魚書《最新醒世良規》，是「第七甫五桂堂機器板(此『板』乃指以前的木刻印板)」，價錢「每套二冊定價洋二角」。「五桂堂」是廣州晚清年間著名出版社，「洋二角」係民國年間幣值，這亦反映了成書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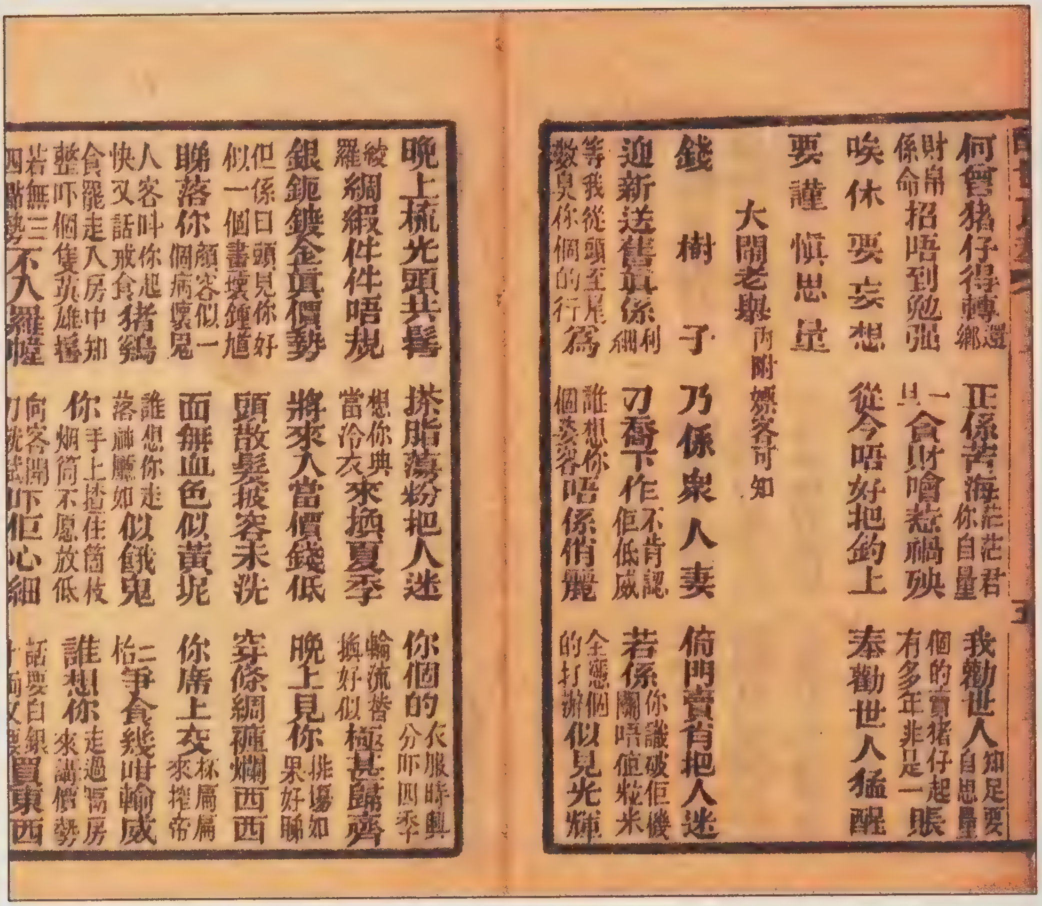
裏面有兩篇好嘢，一篇叫做「大鬧老舉」，另一篇叫做「勸妓從良」，唱起來，非常動聽有趣，只可惜當今沒幾個老人家還懂唱木魚書呢。

「大鬧老舉」結尾一段唱文：

「向客開刀就試吓佢心細，話要白銀十兩又要買東西，人客未肯應承夜叫佢看髻，若然畀他白水任你點樣子施為，見你錢多成夜共你談吓世系，話要跟你上街住埋做你個平妻，不過利口甜言貪你富貴，假情假義把你昏迷，漸漸見你囊空唔認你係老契，當堂把你個佬睇低，你咁樣子行為真真惡睇，唔使計，保佑你做老舉做過世……」

曲辭相當抵死，唱到大寨班紅牌阿姑一錢不值。不過，開講有話，牛唔飲水唔撳得牛頭低，如非班嫖客自願敗家，妓女者又怎能搾得他錢財？

當時班塘西飲客是怎樣追求大寨阿姑？



何曾豬仔得轉鄉還 正係苦海茫茫君你自量 我勸世人知足要自思量
財帛係命招唔到勉強 一且貪財會惹禍殃 個的賣豬仔起有多年非是一賬
唉休要妄想 從今唔好把鈎上 奉勸世人猛醒
要謹慎思量
大鬧老舉 丙附嫖客可知
錢樹子 乃係衆人妻 倚門賣俏把人迷
迎新送舊真係利細 刁喬下作不肯認佢低威 若係你識破佢機關唔佢粒米
等我從頭至尾數臭你個的行爲 誰想你個姿容唔係俏麗 全憑個的打搶似見光輝

晚上梳光頭共髻 搽脂蕩粉把人迷 你個的衣服時興分叩四季
綾羅綢緞件件唔規 想你典當冷衣來摵夏季 輪流替換好似極甚歸齊
銀鈪鍍金真價勢 將來入當價錢低 晚上見你排場如果好睇
但係日頭見你好似一個畫壞鍾馗 頭散髮披容未洗 穿條綢褲爛西西
睇落你個顏容似一個病壞鬼 面無血色似黃坭 你床上交杯屬屬來搓帝
人客叫你起快又話戒食豬鷄 誰想你走落神廳如似餓鬼 二分怡爭食幾咁輸威
食罷走入房巾知整吓個隻玩雄搖 你手上揸住個枝烟筒不愿放低 誰想你走過隔房來講價勢
若無三四點勢不入羅幃 向客鬧吓刁蠻佢心細 話要白銀又要買東西

醒世良規
每套式册定價洋式角
二刻工穩慎 迷津莫渡
大鬧老舉 勸妓從良
換骨金丹 修福良圖
求兒妙法 禮儀正論
拔溺牢籠
第七甫五桂堂機器板

清末版木魚書《最新醒世良規》，收錄「大鬧老舉」與「勸妓從良」兩篇曲詞，鬼馬抵死之餘，更充滿社會諷刺。

首先要講嘅係「執寨廳」(或者「擺寨廳」),此儀式係暗示某嫖客對大寨某妓「認咗頭」之意思。

原來,塘西大寨都設有宴會廳堂,當然不及酒樓的具規模,但別有意義,標示了嫖客作為「入幕之賓」的前奏。通常,嫖客在酒家擺花筵,飛箋召妓多次之後,對某妓驚為天人,多番邂逅,就要進一步追上門(大寨之「門」),帶同三兩知己飲客或傍友來到寨廳飲宴,藉此找更多機會親近該妓,妓院乃妓女所住地方,能在此間活動,便有「登堂入舍」的親密感覺。經過了若干次飲廳喚召,進一步是飲完廳之後,到這妓女的房間去小坐,吃生果飲杯茶,稱為「打茶圍」(或「打水圍」)。經過好幾次「打茶圍」,飲客為這妓女也花過不少錢,感情有了,便可以作入幕之賓與深愛之人發生關係也。

入幕之前,該飲客就要大排筵席,此次就叫「執寨廳」,請客既多,所召妓女全是該妓之同寨姊妹,好像憑此以昭告她的姊妹們:「我做咗入幕之賓,有資格做她的契家佬了。」

飲客執寨廳,排場十足,當他由地下拾級登樓之際,每一層樓的寮口嫂鵠立相迎,高呼着:「乜乜少駕到!」別一層樓的寮口嫂亦隨聲傳

呼，好像皇帝登殿三呼萬歲，此時簡直威風八面，儼然「至尊」身份。

執廳規矩：請一桌，要呼召該寨妓女三十二人，兩桌則六十四人，三桌則全寨妓女叫齊。

把整個寨廳包起（筵開十席），叫做「打通廳」，全寨妓女請齊，叫做「打全骰」。全部姊妹出局，這位飲客要發「雙揩」（每人二元）做出局費的。

宴會之廳，例須遍結鮮花，而到「賀」賓客，有開雀局者，有設煙局者，各適其適。

廳堂設有「響局」——樂師與歌姬，先奏「六國大封相」，取其熱鬧意頭。接着絲竹管弦，唱班歌曲：而阿姑花枝招展的出現，燕瘦環肥，螓首娥眉，穿梭般不停，包圍如肉屏風，盛況不下於選美大會，其熱鬧可見也。

好了，開筵埋席，主人所鍾情之妓（「老契」），例以毛巾分贈賓客，另以一特別華美的毛巾送給她的「契家佬」，以示定情，此之謂「出毛巾」是也。

四大天王寨（「詠樂」、「倚紅」、「賽花」和「歡得」）全盛時期，曾

經試過有兩名闊客，把四個大寨廳完全打通來執廳，可真係極度揮霍……

好了，擺廳之後做其入幕之賓，有資格一夕銷魂，恩客又須另給纏頭，名叫「白水」，要付的錢財當然不菲。

恩客還要大灑金錢，為阿姑「擺房」，將閨房內的家俬設備，以至帳褥全部另行購置，擺設一新。「擺房」有時極盡奢華，例如阿姑一瓶巴黎香水，價值幾百元，又例如一條毛巾，每條穗子上都掛着一個金幣，簡直窮奢極侈。沒錯，「擺房」，恩客藉此炫耀身家，阿姑藉此炫耀身價，各取所需了。

「擺房」以後，這恩客就是「長情」老契，每月支付錢財支持阿姑之日常開銷，如此如此，關係可維持多年。

那些紅牌阿姑經常會與多名恩客「定情」，好搾取更多的金錢（當然得助於娼鴇的巧意安排），有時同一晚上竟有兩三個老契探房，唯有借用姊妹的房間，逐一安頓，然後設法分身應酬各人。當然亦有痴纏過度分身不暇局面，無辜老契便整晚獨守空幃，慾火焚身，時人譏之為「乾煎石斑」。這也是阿姑的毒辣手段，忍無可忍嗎？「何不帶我埋家食井水！」

# 香江弦歌，大寨洞天

石塘咀本是未開發的爛地，當局以廉宜的價錢售地，妓院得益，大興土木，建造的樓宇甚具規模，屬四層樓的西式大宅，院宇寬敞，落地長窗，樓台金碧，粉白黛綠，春意撩人，外型高貴。

府第式門面，左右兩邊掛有大燈籠，人客入門必在下面經過，所以時人稱逛妓院為「貢（捐）燈籠底」是也。門前有招牌院名，兩旁掛風雅對聯（多由風流名士文學家親筆贈聯），其中亦有不少佳作，亦莊亦諧，有感人者，有諷人者，各具風格，維妙維俏。例如「倚翠」寨帶點自嘲：「倚門賈笑生涯賤，翠帳留髡好事多。」例如「詠花」寨講求意境：「詠樓風入，花徑客來。」例如「宜香」寨認為風月事促長香港繁榮：「宜人風月春長在，香海弦歌夜不收。」

地下一層是神廳和客廳，後面是大廚房，為每夜執寨廳的飲宴而設。二樓和三樓都是阿姑的房間，四樓是寨廳，供老契飲客追到上門擺廳設宴。

樓下入門屏風過處便是客廳，此為晉接客人之所，壁間以木為架，作一「群芳譜」，每一妓女芳名，以竹籌懸於其上，叫做「芳牌」，而妓女在此操業，就稱「掛牌」。當妓女應召出局，便將芳牌翻轉背掛。好

了，直到放棄歡笑生涯，埋街從良，院中便將芳牌除卻，以示鳳去，稱「除牌」也。

據說，青樓中之有芳牌，起於唐代的楚館秦樓。塘西大寨擁妓女過百，那客廳上的芳牌一字排開，氣勢磅礴，群雌粥粥，大有未見其人已感銷魂之慨。

二樓和三樓是阿姑房間，地方有限，勉強可以間格四十個房，而當時大寨的妓女，連「籮底橙」合計，不下百人之多，亦即是說一房要住二妓。基此原因，如果個人能霸佔一個房間者，她就是一等的紅牌阿姑，而普通枱腳冷淡的姑娘，兩三個人同居一房，卻是司空見慣的景象。至於房間傢俬，大都是一張鐵牀，一個四桶櫃，一張枱，幾張椅，這是妓院的設備，每個房間都是一樣，如想出奇制勝，佈置堂皇，阿姑自理，「龜公」和「龜婆」恕不負責也。

不過，阿姑的房間有時愈塞愈多人，何解？原來塘西全盛時期，闊佬執廳頻密，妓女簡直供不應求，花得起錢執廳者最忌就是「身後蕭條」。

甚麼叫「身後蕭條」？

一九二六年山道一次豪雨成災，山泥傾瀉，滿目瘡痍。不過，雨中洗禮後山道建築盡顯華美，那些西式大宅，四層排屋，落地長窗，樓台金碧，皆為大寨所據，氣派不凡。

執廳規矩，飲客圍坐席前，而負責服侍客人的妓女，不得並排而坐，而是坐在他們的身後，如果妓院不夠妓女供應，坐在後面者寥寥三數，場面冷落，此之謂「身後蕭條」，大煞風景也。

而闊佬身邊例有「傍友」之流，好托大腳，一見景況蕭條，立刻挑剔妓院搵笨，定要算賬，若不善為彌補，可能影響未來的寨廳生意。所以，其時之大寨定必備有「候補阿姑」充數。

或問乜嘢叫「候補阿姑」？原是龜爪之流，大姨媽一支人馬，或鴇母之遠親近鄰的女兒，準備向青樓謀出路，只因年齡未夠，發育未全，暫時未能向政府領取公娼執照，惟有暫時寄居妓寨（其實當時算觸犯法例），一於學吓嘢。每當執廳唔夠人，她們就做了「茄喱啡」，臨時搭夠，係屬「搵闊佬丁」之舉。而此等「候補阿姑」只能瞓「冷巷」（走廊），如果與某某阿姑相熟，方可寄居其房間，造成更嚴重的「人滿之患」。

儘管妓院居住問題如何爆棚，不過，那些一級紅牌阿姑不但可以個人霸佔一個房間，甚至為增風月情趣，索性出錢裝飾，務求美輪美奐。例如「倚翠寨」的一對姊妹花冷霜與桃影，就最肯在「居住環境」上花錢

改良。這對姊妹花原是上海名妓，後因開罪政要人物，急急逃遁至香港，移植塘西，紅極一時，但她們不離「海派作風」，講求享受，每人竟霸佔兩個房間，將之打通……

大房間，牆上是掛氈，地上是地氈，左邊廂一張名貴的銅牀，作為「愛之溫牀」；右邊廂，一張大羅漢牀，以備闊少們打水圍之際，橫牀直竹。當日塘西的習慣和環境，阿姑雖甚走紅，很少講究房間傢俬，這對姊妹花倒算相當排場。

姊妹中的桃影相當幸福，因為她能嫁給廣州五大富豪之一周東生的第七兒子。此位周七少家財豐厚到極，一見桃影，靈魂兒飛上半天，追求甚力，簡直不惜任何代價。那年正屬新春，塘西風月最昌盛的時日，這周七少竟然為了桃影，由正月初一至新十五的寨廳，由他個人包起，不許別人染指，非常誇張。這令到桃影裙下之臣非常失威：「有冇搞錯呀，你唔畀面我哋，算點嘅！」

「大家請息怒，」桃影好識得搵食：「我叫七少放番一晚畀大家。」

結果周七少讓出一晚，但向桃影開出的條件是：「你要嫁給我！」

桃影發現這個提議是不能抗拒的。

# 大寨人事有規有矩

好了，講完大寨的格局，本文要講大寨的人事結構。

事頭婆，「一寨之主」，妓院持牌人，每次續牌都要向當局證實該寨阿姑身體健康——沒有性病，更無迫良為娼，也無雛妓賣淫。事頭婆出身背景各有不同（或江湖大阿姐或有財勢撐腰之鴇母及過氣紅牌阿姑），總之能在黑白道吃得開，乃非常唔簡單。

鴇母（或龜婆），「大寨媽媽生」，受聘於事頭婆，負責發掘、監管和訓練妓女。對於抗命妓女，她們會想出很多毒招虐待她們，例如扯開該妓褲頭，放進小貓一頭，然後隔着褲打貓，小貓痛得露爪亂抓，這妓女的下體傷痕纍纍，血迹斑斑，痛得死去活來，這種慘無人道的酷刑，就叫做打貓唔打人，不過，虐待妓女，大寨較少，「二四寨」或「炮寨」之類才最多，因為大寨着重「長線投資」，培訓阿姑重視「身嬌肉貴」，怎可以任意損害「資產」呀？

師爺，「大寨文書」，等如普通舖頭的「先生」（或掌櫃），坐在地下神廳入門口的一邊，登記客人局票，以及一切文字工作，必要時替阿姑寫寫情信給恩客們。沒錯，代寫情書，屬業務需要，當然也有哀艷情詩奉上，迷得那些恩客們神魂顛倒：「人又靚，才學又好，一於捧多啲

場！」唉，如果拆穿西洋鏡，出自師爺手筆，這位阿姑就唔值錢了。不過，師爺唔講阿姑唔講，又邊個會知嘅。

我就收集到有一本《增訂珠江名妓尺牘》的書了，是廣州陳塘花界師爺呂景端所作，連代寫之情信都出版成書，真係無奇不有。

以下是呂師爺所寫的其中一首詩：

「徘徊別後意惶惶，淚染紅綃暗自傷，

對影方知形漸瘦，離魂偏覺夢初長；

滿胸憔悴歸南滿，燈下幾回愁寂寂，

一枕相思寄異鄉，多情最會斷人腸。」

果然寫得情意綿綿，哀艷動人，難怪眾老襯甘心情願被阿姑們斬到一頸血了。

往昔專制時代，不論官廳文案，以至鄉間公所，對讀書識字的士人，習慣以師爺稱呼，甚至妓院亦不能例外。舊時讀得吓書之人，定必家中有幾分錢，甚至可能係西關大少之輩，閒來考究廚藝，識飲識食……好了，傾家蕩產，淪為大寨師爺，一樣可以發揮「所長」，設計美食菜單，交由廚房炮製，非常討得闊佬歡心。

例如「奇花寨」師爺六叔，其妙手傑作就係專製造「口果」(零食)，甚麼「蝦子辣椒」、「蝦子扎蹄」、「齋扎蹄」、「柚皮」等別出心思，甚得闊佬讚嘆，結果索性大量生產，用瓦盅裝貯，公開發售，一元一盅，銷路甚佳，許多闊佬，且用作送禮物品。這六叔竟發了一筆小財。

廳躉，「大寨公關」，專負責聯絡拉攏闊佬到來執廳捧阿姑場，要知道大寨係全賴富豪闊少多多光顧以執寨廳揮霍為最賺錢之方法，廳躉地位重要，其功能及手腕，絕不等閒。

豆粉水和四粒佬，都係妓院之男侍役，負責樓面工作，亦有廳長或部長 (俗稱「糠頸」)，睇住佢哋做嘢。樓面侍役專負責代客帶花紙召妓者，都稱「豆粉水」，至於樓面其他雜務就由「四粒佬」做。所謂「四粒佬」，由來是這樣的：往昔花筵開單，除菜茶芥檳之外，並有好幾項代支項目，例如代支公煙，代支唱腳等，例牌還有一項「代支侍役一名一元」，據說侍役方面實收四毫，其他六毫撥作下欄，歸樓面所有職員均分，世俗稱「一毫」為「一粒」，「四毫」就是「四粒」，謂其工資只值四粒，就稱「四粒佬」。

寮口嫂，妓院女雜役 (亦稱「一腳踢」)，負責倒水抹地，服侍恩客

著於清末的《珠江名妓尺牘》，內裏記下不少大寨師爺代寫情信的內容，乃研究當時妓女嫖客關係的珍貴參考書。

到阿姑房間打水圍，這些寮口嫂多數樣貌娟好，口齒伶俐，因為進出阿姑房間，總不能個樣鬼五馬六，否則嚇親那班闊少，況且所收價錢，比「四粒佬」為佳，好過打住家工呢。

阿姑近身女傭，由大寨聘請，貼身服侍那些紅牌阿姑，毋須煮飯，毋須打雜，只要陪伴在側，上街逛百貨店或喝下午茶等，乖乖巧巧，如影隨形，增加紅阿姑「身嬌肉貴」之聲價，亦只有當紅阿姑享有如此排場也。

所以紅牌阿姑又怎會寂寞，呂師爺詩句「燈下幾回愁寂寂」，分明係搵笨也。

# 妓女之「切口」

手上有一本名叫《全國各界切口大詞典》的舊書，由吳漢癡編著，上海東陸圖書公司一九二四年出版，內有「粵妓之切口」一項的編排。

或者先解釋甚麼叫做「切口」？

原來舊時中國社會之低下層階級及各種行業，有鑒於商業秘密、江湖規矩、諸等避忌，這便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暗語」，只有同行始明白，外人不得而知，這就是「切口」了。

特別由一數到十的數目字，乃牽涉到講價還價，高度保密，不容「商業間諜」偵察得知，於是各行各業都創出不同的數字「暗語」隱瞞，行外人聽了完全不會明白。

吳漢癡所著的《全國各界切口大詞典》，有關妓女界之暗語如何影響到香港之俗話，好有趣，現引述出來與大家分享：

老舉寨——妓寨也。

老舉——妓女也。

契家婆——所眷顧之妓女也。

挖牆腳——暗挑友人所識之妓也。

（筆者按：後來演變為「撬牆腳」，追求友人之妻或女友，都這樣稱

之。)

發豪——色慾動也。

(筆者按:「發豪」應該係「發姣」,因作者吳漢癡係上海人,不熟習廣東音。)

打炮——與妓女作片刻之歡也。

(筆者按:塘西亦有低級寨稱「炮寨」,嫖低級妓女就叫「打炮」,妓女就是「炮婆」,相沿到今日仍用,還有「炮房」——做愛之房間,還有「炮仔」——男性器官……)

市頭婆——鴇母也。

(筆者按:此說有所保留,「市頭婆」或「事頭婆」,妓寨話得事之人,未必是鴇母,因為高級好多,鴇母多數由她聘用。)

上街——妓女從良也。

靚仔——美少年也。

(筆者按:「靚仔冇本心」,塘西阿姑飽受此種教訓,後來發展到「嚫仔」、「花嚫仔」等。)

未有水坑口與塘西，已有灣仔春園街為煙花地，請留意右前方門牌特大，妓院俗稱「大冧靶」源於此也。

鹹濕——人之性情言語舉止衣服，帶有鄉下土氣，而性喜看婦女者。

（筆者按：原來過去罵人「鹹濕」，是有「老土」之意，與今之用法略有不同。）

頂呱呱——好也，美也，妓女之美，事物之妙，莫不曰頂呱呱。

（筆者按：第一次始知「頂呱呱」是出自妓女暗語。）

老契——姘頭也。

契弟——相公也。

男老舉——猶上海之男堂子也。專供婦女冶遊也。

偷老——婦女有外遇，作不正當之事也。

勾老——婦女施吊膀子之手段，欲姘一人也。

(筆者按：所謂「偷老」或「勾老」之「老」，應該是「佬」才對。)

掏枯井——半老徐娘，未亡擁巨產，若姘之，謂之掏枯井。

(筆者按：應該是「掏古井」。)

傾解——情話也。

埋街——輪船至粵埠，無碼頭可泊，須用小艇，蛋家妹就之，呼曰埋街。

過海——若人已上岸，蛋家妹呼為過海。

(筆者按：妓女從良就叫做「埋街」或「埋街食井水」，我已多次講過，但妓女上了岸叫「過海」則未提到，還可作一點引伸，「下海」就是當娼咁解——今天香港仍用的俗話，「舞女下海」。)

賤狹——輕佻之人也。

陰功——促狹也。

墮落雞——蹩腳者之稱也。

講鬼——說謊語。

白厭——罵人討厭之語也。

發癲——罵人狂妄也。

衰鬼——罵人之倒運也。

白霍——罵人不知好歹也。

（筆者按：「賤狹」後來變成「賤格」，「白霍」後來變成「沙塵白霍」，因妓女大多數沒有文化修養，就算與契家佬講情話，間中亦要夾雜一點「陰功」、「衰鬼」、「白厭」之罵俏語氣，以增加肉緊也。）

瀾屍——罵人滾蛋也。

昂勾——陽物也。

笨斥——陽物也。

（筆者按：「瀾屍」應寫作「躝屍」，後來喝罵人滾蛋，叫「躝屍趁路」。「昂勾」其實是「戇屎」，而「笨斥」之「斥」作「賊」音，正寫是「屭」，亦是辱罵男人之性器官。在此，還可以補充多一個此類俗話，就係「老舉埋年」——「算屎數」。）

睇嘢——看東西也。

嘆——快活舒服也。

失底——吃虧也。

(筆者按：都是與做愛有關，所謂「失底」，應該係「蝕底」，妓女愛靚仔愛戲子，自動獻身，就係「蝕底」，歇後語「盲佬貼符」——「倒貼」是也。)

撈死屍——拉客也。

拉皮條——介紹雙方不相識之男女，而成為相識者。

中狀元——生梅毒瘡也。

坭蟹——順德陳村之呼蛋家婦也。香港呼為鹹水妹。

打水雞——蛋婦，一名水雞。狎遊蛋婦，謂之打水雞。

蛋家妓——以船為家，與鹹水妹相似，但不接待洋人。

鹹水妹——接待洋人之妓女也。

盲妹——瞎眼女子，專門賣唱，人亦有嫖之者。

青馬——青年之妓女也。

青細——雛妓也。

自由女——女學生也。

師姑——尼僧也。人亦有嫖之者。

梳頭媽——梳頭媽，極愛華麗，年在二十左右，多有愛姘之，以為闊綽也。

（筆者按：充分反映舊中國社會之男人非常好色，簡直嫖得就嫖也，連梳頭婆、盲妹、師姑、女學生等都唔肯放過。）

露天牌九——作野合之代名詞也。

坐燈——妓女無客，必在堂屋列坐，名曰坐燈。任客在門外品評，選中何人，即可與鴇母論價。

十字妹——女子互相結手帕交，終身相共者。

爛棉胎換爛布——男子互相雞姦也。

賣瘋女——粵省多麻瘋，若女出閣，須先引誘男子過瘋，犯之者有終身之害。

（筆者按：充分反映舊社會之人慾橫流，女同性戀又有，互相雞姦又有，性知識貧乏，而染了麻瘋或遺傳了麻瘋的女人，其時有個迷信，要色誘陌生男人做愛，將麻瘋過於他的身上，自己就會痊癒云云，結果搞到滿城麻瘋了。）

# 「雞」趣

上一篇講了妓女切口與香港俗話關係密切，但吳漢癡主編之《全國各界切口大詞典》，所收錄者仍未夠，有必要再作補充……

例如香港人以前愛稱一元為「雞」或「一雞嘢」，其典故係出自塘西花月。話說塘西飲客們在酒家擺花筵，召妓陪酒，初步手續先寫一張「花箋」(或稱「花紙」、「局票」)，交由酒樓雜役帶去妓院，那些阿姑接箋之後，便應召「出局」。

妓女每次局票收一元，而省港人士向來愛稱妓女為「雞」，既然一元召得一「雞」，後來就索性稱一元做「一雞」或「一雞嘢」了。

既然妓女係「雞」，召妓就是「叫雞」，妓寨就順理成章叫做「雞竇」，嫖客就叫做「雞蟲」——為「雞」所啄者當然係「蟲」，甚至，有個時期港人愛將「雞」戲言為「啄地」，就係咁解。而精於此道者，就叫做「雞精」也。

在塘西最風光的時候，紅牌阿姑都購有私家黃包車(俗稱「手車」或「車仔」)代步，並聘有專人拉車，車身有彩色燈泡，夜間出街，閃閃生光，華麗奪目，此之謂「雞車」。而「雞車」一語亦流傳至今，那些專接送舞女返工之的士，時人也稱之為「雞車」。

香港人在吵架時愛辱罵對方：「死衰牌，發瘟喇！」沒錯，「衰牌」，又係源出塘西，與打麻雀好壞冇關係，雖然有個「牌」字。

原來塘西飲客在酒樓開筵擺席，飛箋召妓，毋須現錢「埋單」，因為酒樓和妓寨喜歡客人賒賬，博取變為熟客，到了時節（端午、中秋、冬節及舊曆年）才派單要客人清找。

而酒樓方面，為尊敬飲客擺花酒，照例將客人的姓氏寫在一個「飲者留名」的牌子上，讓其他飲客得知：「嘩，阿乜乜少一連幾晚喺度開筵召妓。真係威水呀！」

可惜，這些乜乜少好多時都係失匙夾萬，一遇時節要清數時，便自動消失，讓酒樓妓寨屢討不清，這種人就叫做「鼻折」大少（「鼻折」諧音「避節」）。於是，酒樓無可奈何，只好將賴賬客人的姓名，長留牌上，明眼人一睬牌上日期見是好久以前的事，已明白過來：「過完節重唔找數，好打有限也！」此含侮辱性之「牌」，塘西老舉非常鄙視，於是大罵人客：「正式衰牌！」

還有，香港俗話「開刀」，又係班紅牌阿姑講起的，與醫學上做手術無關也。

當時塘西大寨之阿姑，是很難追得到手的，事頭婆和鴇母把她們當做搖錢樹，恩客須要花很多錢執寨廳和擺房，始有機會做到入幕之賓，一享銷魂之艷福……

這種阿姑的丁娘十索行為，當時就是向飲客「開刀」了（又稱「砍斧頭」，都係同一原理）。形容「開刀」之手段，有「被斬到一頸血」者，有「斬到甩頭甩爪」者，有「刀刀見血，刀刀到肉」者，場面悲壯到極也。

有時就算飲客肯讓她任意開刀，做了入幕之賓，留宿房中都未必可親香澤，因為那位阿姑有感不滿，大可以過鄰房姊妹處嬉戲夜談，冷落房中的男人，大吊胃口，這種滋味好難受，因為慾火焚身，而又無處發洩，時稱「乾煎石斑」（或「乾燒石板」），淪為慾海飢民，極度苦悶難捱。

妓女吊人客胃口，其實係嫌「開刀」未夠，斬得少，所以醒目飲客預早提出度宿條件，只要肯揮金，做「雞」者自然張開腿讓你「上馬」。沒錯，「上馬」，性交之謂，塘西還流行「騎馬」、「跑馬」等語，與「打炮」一樣解法，都係狎妓做愛咁意思。

既然開刀時丁娘十索，難道牀上飲客不可諸多需索嗎？

於是，半夜裏男的色慾動，又要上馬，妓女唔肯，黑暗中頻聞「米米」之聲，「米」(「咪」) 為「勿」字轉音，叫客人勿動手動腳之意，其時稱「打瀉米」，又叫「托米」(或「託米」)，而客人不悅，致生吵鬧，叫「炒米仔茶」。

有經驗之妓女最識「托米」，因為如想再「上馬」，條件另計，名為「牛白腩」——「一於靠煲」，亦係「開刀」之手段也。

「開刀」還帶出另一趣怪名稱，「托刀」。當人客因不能應付需索，便會「托刀」而逃，不敢再來，此客花名叫「周倉」(因關帝神像有徒弟周倉專替關公托住把大關刀) 也。

阿姑與溫心老契決裂，叫做「掟煲」(沿用至今之情侶身上)；意見冰釋，和好如初，就叫做「箍煲」。

所以，香港好多俗話是自塘西流行起來的。

# 「老舉」與「琵琶仔」

王書奴名著《中國娼妓史》談及廣東之大寨：

「(妓女) 分兩目，曰老舉，曰琵琶仔。琵琶仔只是一曲清歌，奉觴上壽，老舉則兩情歡洽可以留髡，故大寨之營業，亦分兩種，曰酒局，只陪酒的，曰大局，便是薦枕的了……」

沒錯，水坑口的大寨，後來塘西的大寨，都繼承此傳統，把妓女分成兩個名目，即「老舉」與「琵琶仔」。

廣東話好多俗語係來自我國的中原文化，而將妓女稱「老舉」，竟源自唐朝時代，其時之北方人愛稱妓女為「舉人」(而詩人墨客迷醉溫柔鄉，選出最美最妙的妓女做「花國狀元」)。

清袁子才《隨園詩話》有一段云：

「廣東稱妓女為老舉，人不知其義，問士人亦無知者。偶閱唐人《北里志》，方知唐人以老妓為『都知』，分管諸姬，使召見諸客……有鄭舉人者為『都知』，狀元孫偓，頗惑之，盧嗣業贈詩云：『未識都知面，先輸劇罰錢！』廣東有『老舉』之名殆從此始。」

這位新科狀元孫偓可能係廣東人，上京會試之後到妓院喝花酒，身旁朋友喚着：

「叫鄭舉人介紹個靚女出來！」

「吓，舉人？有功名嘅，點會做扯皮條㗎！」

驚異之際，鄭舉人現身，原來是個管諸姬的老妓——今日香港煙花辭彙就係「公關經理」或者「媽媽生」。

於是，「老妓」、「舉人」，兩個辭彙混合，就是「老舉」了，可能是狀元孫偓返到廣東之後始創的。

舊時香港老舉要「上牌」的。

原來，一八五七年十二月，香港政府有鑒於性病橫行，決意發牌管制妓女，實行「娼妓合法化」。娼妓須要納稅，經常接受檢驗（否則續牌無望），比以往之「冇皇管」時代，較為衞生，嫖客染上性病機會就減低。其時，老舉是由「華民署」管轄，女人如想當娼，就要直接向華民署辦理登記手續領牌。

登記的時候，這個女人最主要是要聲明兩點：「第一，本人甘心情願做老舉，理由係環境所迫，並非龜鴇之流加以壓迫；第二，本人已非處女，願意接客，亦不會拒絕客人應召。」

好了，做完聲明，領得牌照，亦即是在官娼機構（「華民署」）「上牌」，咁就可以打正招牌做老舉可也。

妓寨中的「處女」，就是「琵琶仔」了，大多是自細賣入妓寨，由事頭婆聘樂師教她唱歌彈琴，甚至請才子教她讀書作詩，只要美貌，再加才藝，他日長成，定必迷倒眾生。初時，她在花筵中只抱琵琶清唱（「琵琶仔」之俗稱可能源於此），陪酒而不伴寢（俗稱「未梳櫳」）。

不過，愈難得到手，那些富家老爺、名門子弟就愈想獲得她的初夜，這便大施銀彈，與大寨的事頭婆討價還價，而對方當然開天殺價，視作「臨時」嫁女一般隆重，開出之條件，竟較之普通人家娶老婆，更不知高出若干倍呢。擺房之夜執寨廳，大排筵席，邀請全寨姊妹及上下人等，並在大寨門前燒爆竹慶賀，十足嫁女般熱鬧。

好了，這擺房客獲得她的初夜後，僅可以享受短時期的溫柔滋味，過得十天後，便喪失其應得的權利。客人便要離寨而去，該琵琶仔就敬上一杯「離別酒」，更哀怨地唱出離別歌：

「有情酒，斟落呢隻無情杯，飲過此杯未知何時回，四海江湖盡在此杯，臨行玉手指下郎腰背，去捨難返，欲捨難回……」

道過離情之後，還須掛藍戴孝，象徵丈夫已死，身為寡婦，可再結識男人了。而這「琵琶仔」一變而為「老舉」身之後，可以向個別客人投懷送抱。

# 「糟豬花」訓練課程

「塘西阿姑係全世界最高竇嘅老舉！」

此語是一位金山歸僑所說，他足迹遍踏新舊世界，各地之紅燈區都去過，嫖妓無數，只要付錢，明買明賣，立刻上牀，玉帛干戈，總沒有像香港塘西那樣，要堆滿金銀珠寶，先取得阿姑的心，才有機會接觸她的肉體。他評語：「哼，簡直浪費錢財！」

塘西風月也真的匪夷所思，紅牌阿姑奇貨可居，吊起來賣，唔令你牀頭金盡，也都未必得到手也。

沒錯，既然要吊起來賣，就一定要做足功夫扮晒嘢，這點塘西大寨事頭婆最懂此道，所搜購的女兒，從小作嚴格訓練，比當時之「嫲姐糟豬花」有過之而無不及。

首先有必要交代乜嘢叫做「嫲姐糟豬花」。「嫲姐」即係梳起唔嫁之女傭，年漸終老之際，為了下半世生計着想，挑選面目姣好的女孩子，以教以養，準備賣給富人家作妾，有等還遣送入學校讀書，因為能識幾隻字，可多添身價，賣得更昂貴（三五千元以上），此之謂「豬花」也。

而塘西「豬花」訓練，禮貌儀態媚術技藝訓練乃最為重視。

第一項課程：「不許稍為暴露肉體。」

攝於一九零零年的雛妓「琵琶仔」，樣子幼氣甜美，大約只有十歲上下。

往昔習尚「束胸」，穿緊緊捫胸的褻衣（小背心），密密排排都是鈕子，想解除也要費一番手續，這樣可防止多手客人。除在自己房間之外，出神廳亦不准只着底衫褲，這是起碼的規矩。

第二項課程：「切忌暴飲暴食。」

因為酒能亂性，如不能禁戒，很容易為客人灌醉幾杯，成其好事，那就大大的蝕底。其次從前的女性，一飲一食之微，都講究禮節，最忌

有「饞嘴」之譏。所以，客人執廳，只坐於他的身旁，服侍周到，輕飲輕食，切忌大嚼，寧願客散之後，光顧後巷之滷味販子，大吃其燒鴨頭、滷水鮑魚、墨魚雞翼等……

第三項課程：「務求做到猜飲彈唱靚柄。」

「猜」係猜枚，「飲」係飲得，「唱」係唱得幾句，「彈」係指玩樂器，「靚」係懂得扮靚，「柄」係指多話題（話柄）。特別「猜」和「飲」，是最得人客歡心，因為飲花酒最高興之玩意就係「猜枚」，而猜枚之最興高采烈者，莫如「打通關」與全席的客人作戰，如果碰到勁敵，自己替老契上陣，能夠代猜代飲，抵擋得幾陣，自然博得恩客歡心。當然，六「藝」之首，阿姑要夠靚。

第四項課程：「言談要討好飲客。」

除了多「話柄」，談天說地之外，談話要訓練得好乖巧，因為飲客愛佔口頭上的便宜，你就以牙還牙，出言挑逗，搞得他慾火焚身。例如：當契家佬執廳宴客，酒過數巡，席終時有一禮貌必要做，就係「夾檳榔」，用筷子向飲客每人送一粒。有等頑皮的飲客，會叫她擲進口中，如果擲不中，又要她用手放進口內，相當攞便宜，她就會說一句性

挑逗的俏皮話：「發財手，放入添丁口。」

嘩，想深一層，這句話好Sexual呀。

「添丁口」係女人的私處咁解。簡直令人有非非之想。

第五項課程：「開刀斬客，執得就斬。」

總之要丁娘十索，索得就索。

設盡所能向客人開刀，所得之金錢餽贈叫做「白水」，對客作誅求就是「斬白水」。刀法之上乘者是「軟斬」，以色誘之，分「眼到」、「口到」、「手到」。眼到即眉聽目語之外，流波善睞，勾魂攝魄。口到即舌燦蓮花，嫣然一笑。手到即軟玉相偎，肆其手足，使蕩人意。此時恩客已給搞得意亂神迷，便立刻落足嘴頭攻勢，迅速斬下，例如請求助妝添飾，做衣服買鑽戒等。或者化喜為悲，熱淚盈眶，說親疾或親死，乞請資助醫殮。其次則說供死會，還舊債之類。所謂「嘴頭係生，老襯係死」，不少恩客明知對方搵笨，但甘心情願被斬。

「硬斬」者，通常是應付那些孤寒鐸叔（又稱「鞋客」），取其銀包，半嗔半笑：「等錢駛，借住啲嚟！」但出到此等伎倆，已經非常卑劣，紅牌阿姑不會為之。

# 性與死亡：塘西的「孝子孝女」

「綠窗紅淚」，係形容塘西妓女的生涯。為甚麼是「綠窗」？因為那些妓院的木窗門都是髹成綠色的，後來塘西沒落，「綠窗」之風吹向灣仔。記得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灣仔舊木樓，舉頭所見，盡是綠窗門，很容易便會知道此乃尋芳地也。

「綠窗」的鴇兒很迷信的，室內供奉「喪門神」，衣白麻布，更以白麻裹頭，貌甚恐怖，係「衰神」一名。因為世俗觀念認為撈淫業，屬衰到極點，所以便祀「衰神」。「綠窗」門前置「地主財神」，傍晚開「燈」（做生意）之前，清香三炷，溪錢焚燒，鴇兒喃喃祝禱曰：「敗家子弟唔好走，興家子弟唔好來！」

禱語的確很妙，敗家之人遲早必敗，就敗在妓女身上吧，毋須惋惜；而興家子弟係有作為者，溫柔鄉是葬身地，最好不來，可見娼門迷信之中，亦算有良心也。

所以，娼界紅人就係那些敗家子弟，而敗家子弟中最受歡迎者，就係「孝子」。為甚麼？好簡單，紈袴子丁憂着服，便可財權到手，誰不羨慕之，龜鴇中人，最歡迎「新辮尾舊鎖匙」的人物——就是此種「孝子」的代名詞。所謂「新辮尾舊鎖匙」好有出處，原來從前男子梳大

鬆辮，辮尾紮一條頭繩，如果遇上「着服」，就要換過新頭繩；鎖匙以「舊」為貴，此匙當然係指夾萬鎖匙，因為上兩代傳下，所以越「舊」越富貴。「新辮尾舊鎖匙」，敗家子弟還着住孝服到塘西飲花酒，正式係「火山孝子」也。

孝子受人歡迎的另一例，從前「大耳窿」放貴利給二世祖，聲明「門前掛白，本利清還」(即是說可拖到繼承財產才還錢未遲)，可見其吃香之情形。

因此「失匙夾萬」之流，沒有錢充排場，怕被龜鴇及阿姑們輕視，便打扮成「孝子」模樣：表示家財就快到手，等待辦領遺產的手續，暫時「手緊」從簡，日久雖然揭穿，希望欺騙於一時，可以「過骨」，將來出醜再算。

還有一種是「空心老倌」，自顧沒有寬裕的金錢，無法買得起美衣華服，索性穿「着素」服裝，長衫一度，熱天如夏布，冷天如厚布，在花叢打轉，扮成「帶孝着服」狀，即使父母在堂，大可偽稱服叔伯之喪，就算遇上其他親友，亦只覺得他的服裝樸素，不尚奢華，為人老實，信得過也，簡直是一舉兩得。

死亡與性果真息息相關，何等諷刺。

不但嫖客係「孝子」(真假都有)，連老舉都係「孝女」，道理很易明白，其時社會生活艱難，捱壞餓死的多，有死而無法殮葬，女兒被迫賣身妓寨……

塘西大寨經常見到有些女子「着服」，鬢邊戴籃絨花，老經驗嫖客一看便知新妓投寨，雀躍欲試，但就算窮追到手，仍不敢上牀交好。這因為世俗一貫相沿的觀念，認為不論男女，俱不該在「熱孝」期內行房，否則祖先會降罪懲罰。

「着服」阿姑通常以百日為期，便改換「吉服」，但亦有着一年者——未必出自「孝心」，而係吊嫖客之口味，有得睇冇得食，等佢哋「乾煎石斑」，慾火自焚。

有些美麗的阿姑，穿素服分外搶眼，而且不施脂粉，有病態美，倍覺銷魂，誘惑死人呀。事頭婆恨不能叫她長期「着孝」，藉此勾引人客……

# 還清花債，妓女埋街美談

拿起那本淡紅褪色的木魚書《最新醒世良規》，揭到其中一章「勸妓從良」(細題目「內附做老舉早日回頭」)，沙啞的聲音開始吟唱：

「……大抵做妓女繁華有幾耐快活日子，受人拘制寸步難移，況且世界惡嶗唔似前者咁易，一時落泊惡得番屍，你知機早日尋枝倚，埋街不可事延遲，但得有人客贖身唔好咁起市，清茶淡飯要把燭命夫醫，莫話脾氣認真唔顧做妾侍，還清花債脫了苦海愁池，做老舉艱難唔係長遠日子，唉須要打主意，青樓唔好久住，你睇下目前世界實見心慈。」

塘西大寨那些紅牌阿姑所過都係紙醉金迷的生活，闊佬老契如蟻赴羶，晚晚到大寨來執靚和打水圍，要不是就派個司機駕着名貴房車來接美人兒，雙雙擁舞於「香港大酒店」的頂樓，多麼浪漫頹廢……唉，整個氣氛是不容許有人突然清醒，「我要及早從良……」談何容易。

就算能夠從良，多數都是嫁給人做姬妾，冇乜機會做到正室也。

妓女從良，叫做「埋街」或者「上街」，意思都係一樣，即「埋街食井水」(或者「上街食井水」)。原來以前艇戶冇食水供應，惟有上岸搵井水食，「上岸」又稱「上街」，也都叫做「埋街」。而且，江湖術語，收手不幹，叫「上岸」是也。

不過，四大天王寨曾經有兩個紅牌阿姑嫁得非常光彩，她們是桃影和零零，在最紅的時候從良，給兩個富豪子弟都攞作歸家娘了。因為這兩位富豪子弟都是年少還未結婚，所以都納為嫡室，排場也就務求闊綽，可說自有妓女「埋街」以來，以她們二人的結婚場面最是豪華，簡直派頭十足，至啱取其素材拍攝為電影場面也。

桃影係嫁給周七少。

七少之父係晚清五大富豪之一的周東生第七公子。此公子哥兒，涉足花叢，一見桃影便鍾情上了，經過一段時間落足心機追求，「桃影，我同你贖身，你嫁畀我喇！」

「埋街」之夕，場面甚為舖張，張燈結綵，電燈串由「詠樂寨」掛起，橫過馬路，以迄對門的「萬國酒家」，縱橫交錯，五光十色，蔚為奇觀，總計所用電燈泡，以萬個計算。更轟動一時的是所燃之炮竹，除一串十多丈的煙花炮竹外，其他包裝的電光炮，多到十幾籮，分放在詠樂的騎樓……

夜幕低垂，飲宴之前，詠樂的姊妹花，人人自樓上拿着電光炮，燃着拋擲馬路上，歷時一小時有多，還沒有停止。弄得整個石塘咀火光燭

天，炮竹聲震耳欲聾，交通也因之梗塞很久呢。

沒錯，桃影埋街，哄動整個石塘咀。

但，零零埋街更誇張，竟哄動全香港。

這個零零係來自澳門，是澳門「福隆新街」的妓女，以天生艷質，

能離開這樣環境生活，是每個住在妓寨裏的女孩子之心願。

名噪一時，「久慕石塘咀之名，我要渡海掘金……」

就這樣零零來了香港，投身塘西的「詠樂寨」，艷幟高張，飲客爭相要做她的裙下之臣。

那年給一位富家公子愛上，他是南洋巨富之孫，他帶零零埋街的那晚，其豪華闊綽之處，簡直驚人。

首先係豪門夜宴，在「萬國酒家」打通幾層樓，把詠樂寨所有的阿姑都邀請作為嘉賓，不止詠樂的鶯鶯燕燕全體邀請，各寨阿姑凡與零零交好者，一律邀請。

還要在詠樂寨門前懸掛一副以鮮花砌成的對聯，除花外就是黃金，對聯係伴以無數美金金幣。當晚更以金幣封利是，凡是零零的姊妹，以及鴇母、寮口嫂、私家手車伕、伙伕等，由上至下每人一封。

晚上，富豪派出很多人守衛着那雙「金花對聯」……

第二天，守衛拆下來，問道：「少爺，係唔係送返府上呀？」

「唔要嘞，啲金幣就送晒畀大家分喇！」南洋少爺答得豪爽。

這樣的豪闊，當然係一時佳話也。

不過，桃影和零零相繼嫁後，再無更哄動的美談了。

# 二四寨夜嫖四銀錢

某舊物店櫥窗擺放了很多舊中國女人裸照。

「好珍貴㗎，呢位係塘西名妓桂姑，嗰個係蘭姑呀！」店主道：「甚至連近期之某高格調成人雜誌都要我呢批艷照刊登也！」

其實當年塘西名妓惜肉如金，又怎會降格到肯脫衫拍裸照。大寨的「事頭婆」訓練妓女非常嚴格，如前文所言，首要就係不許稍為暴露肉體，往昔習尚束胸，穿緊緊捫胸的褻衣，前面密密一排鈕子，想解除也費一番手續，以防止多手客人。除在自己房間以外，連出神廳也不准只着底衫褲，這是起碼的規矩，更遑論脫得赤條條的在攝影機前拍照。

因為，那班大寨阿姑愈珍惜肉體，愈吊嫖客口味，身價也就愈加矜貴也。

那麼，那時甚麼女人肯拍裸照？

二十世紀初，香港未有模特兒，電影女星亦都唔肯除衫，只有一種女人肯毫無保留、任影唔贏，就係班低級妓女——「野雞」是也。

香港妓寨等級源自廣東「制度」。王書奴著《中國娼妓史》指出：「粵妓所居，陸地曰寨、曰寮……寨有大小，頭等妓曰大寨、中等妓曰細寨，亦名二四寨，下等曰炮寨。」

當年只有低級妓女（俗稱「野雞」）才會為錢拍攝裸照。

石塘咀雖是銷金窩，卻是大中小寨一應齊全，嫖妓之人貧富異常懸殊。大寨飲客非公子哥兒、達官貴人便是殷商鉅賈和歸國華僑，個個腰纏萬貫；而小寨嫖客大都是月入二三十元（其時舖頭掌櫃月薪不過四十），只花四毫子便可洩慾，與那些一擲千金手段相比，簡直就係天國與地獄之分異也。

既然講嘅係「細寨」，當然由名稱講起，何解「細寨」又叫做「二四寨」？

「二四寨」係因銀兩而得名。清朝還用銀兩時期，此等妓女日夜接客，夜間嫖一次四錢，日間則減收二錢，所以就有「二四寨」之稱。

「二四寨」守衛嚴密，因妓女多數都係買來的，不能有太多自由，

否則會給她走掉，做「事頭婆」的就會聘用幾名打手（俗稱「看雞佬」）看守妓女。這些妓女入寨之後，就不准出街了。

嫖客到來呼妓住夜，叫做「點牌」。

首先係收錢，由「事頭婆」手持大厘戥權銀輕重：「嗯……嗯……四錢銀，夠數！」

跟着拿起毛筆在粉牌某妓名下點上一點墨，意謂有人應召，就叫做「點牌」。

點牌之後，嫖客未必需要立刻做愛，可以出錢預備宵夜，培養情趣，名叫「買菜」，還可以抽兩口大煙；也可以立刻上牀，翻雲覆雨，這叫做「乾屍收殮」。

「乾屍收殮」聽落頗為毛骨悚然，其出處又是怎樣？簡直非常唔簡單。語出自其時酒樓的「企堂」（侍役），當飲客離去時，企堂代客人穿上大衣和扣鈕，接受一點賞錢，據說他們的隱語：「今晚殮咗幾多個？」意思是：「今晚服侍咗幾多個客人」，也就是想知獲得賞錢幾許？

「二四寨」的妓女服侍客人，速戰速決居多，一個妓女一晚可以收殮（服侍）好多「乾屍」也。

「乾屍收殮」這隱語也傳到去塘西大寨阿姑口中，她們有另一個意義，用來嘲笑那些到來飲花酒但又非常孤寒的人客，無法從他們身上搾到一點油水。「乾屍」，就是「潤都唔潤下」之意，「鞋嗦嗦」，所以又叫這些孤寒鐸叔做「鞋客」也。

二四寨設在面積細小的樓宇，一層樓間隔出多個木板細房，大概可以放下一張牀、一張桌子和兩張椅子，每間房門口都有布簾垂下遮掩着，沒有人客時，布簾是掛在一旁的，當有客人進入後，寨內阿嬸便立刻把布簾放下，遮掩門口，其他客人就不能亂闖亂揭，否則招惹來糾紛和麻煩，這是慣例了。而牀上的設備，夏天會舖上藤蓆和被枕，再加上電風扇。牀上還有蚊帳，當嫖客與妓女上牀作一刻銷魂，都會把蚊帳放下，因為房間用木板間格，存在着隙縫，很易被鄰房偷窺，落了蚊帳，嫖起來比較安心一點。

最下等之妓寨，稱「炮寨」，多設於大道西尾端轉出海傍，係一般勞苦大眾「打炮」去處。

通常塘西的「老舉」階級分得好清楚，你是「炮寨」之賤貨，就注定難登大雅，大寨之門閉而不納永遠就是賤貨，而歷年就只有個「雞仔

鳳」可以打破這個畛域觀念……

話說有一晚，有一位富紳乘汽車道經大道西，見嫖客輩大排長龍：「吓，究竟發生乜事呀！」

後來俱樂部侍役告之，近兩日新來一名雛妓雞仔鳳，姿色甚佳，嫖客如蟻附羶，等得不耐煩便敲板障催促道：「爽啲手喇，鄉里！」她的「嫖價」每次「錢八銀」。用荷蘭水（汽水）樽裝貯，兩天以來竟裝滿兩個汽水樽，可見其生意興旺。

該富紳有意一試，派人召來，一見之下，驚為佳麗，一宿已過，立刻出資使她改隸大寨，沿用阿鳳名字（「雞仔」乃「雛妓」俗稱），從此她就飛上大寨枝頭，做了紅極一時之阿姑，替塘西艷史多添傳奇的一頁也。

# 秦淮花事依水風行

一九三二年，塘西面臨絕路。

因為英國禁娼，殖民地要向英國看齊，港督貝璐爵士頒佈法令，要所有洋妓女及日本妓女，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全部停止營業，華人妓女則給予三年寬限期，滿後完全禁娼。

當時的洋妓寨集中在兩個區域，一處是在中環的荷李活道和雲咸街之間，一處是在灣仔的春園街；而東洋妓寨則在灣仔軒尼詩道附近。命令頒佈，立刻廢娼，一時群鶯亂舞……

不過，其時華妓寨之數極多，塘西之外，油麻地一樣多，據華民政務司活雅倫說：「中國妓女所以要三年禁絕，是恐怕突然禁止，妓女們便要流離失所，而且，在這一線找生活的人，大概一萬有多，一旦禁絕，他（她）們就流於失業，沒有辦法救濟，現在給予較多的時間，他（她）們便能夠另尋出路，不致束手待斃了。」

這逐漸禁絕的步驟，限期三年，在這一時期內，停止發給妓女新牌，並且不許「跳槽」——轉投別家妓院營業。等到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公娼果然完全禁絕。

在此之前，有一件風水傳說，不能不提。一九零三年，政府以水坑

禁娼之後，塘西沒落，妓寨撤出，大宅失色。

口地方淺窄，不能容納太多妓寨為理由，妓院續牌，必須搬到石塘咀，讓新牌也規定在該區營業。其時之石塘咀非常荒蕪。

水坑口的四大事頭婆，擁有大寨凡十六家，她們一面反對迫遷，一面請風水先生到塘西去睇風水。她們認為，如果反對無效，而石塘咀有可為，這便西遷，如果冇前途，實行移師返廣州也。

「石塘咀有可為」地師睇完風水說道：「自古花無水不生，水坑口嘅水坑，因填海已無水流下，注定日漸式微，花事必萎，就算政府唔迫遷，遲早都會玩完也！」

「咁……咁……石塘咀又點呀？」四大事頭婆追問。

「石塘咀面對港灣，水源充足，而且山道旁邊是一條水坑，山水源源下流，當利於花事，前途無限，除非當局禁娼，否則花事必可稱霸南天。」

地師又說古來著名的妓院，都近水為家，還舉出地經幾句歌訣來支持他的觀點。

歌云：「花街柳巷，無水不生，秦淮花事，依水風行。」

四大事頭婆於是放心在石塘咀投資，若干商家也陸續搬去經營酒

樓，真的花事依水風行，雄霸南天，只可惜繁榮三十載，政府禁娼，一場春夢，全部應驗地師之說了。

香港是否從此冇妓女？當然不是。

部份妓院搬往澳門、廣州繼續營業，部份則用另一種方式，聘請妓女，變相賣淫，開設所謂「導遊社」，經營私娼。

當時在德輔道中和大道中一帶，就曾經有大量這種導遊社。電話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已經相當普遍，於是導遊社便和公寓、旅館掛鈎，電召便在那個時候開始了。

客人電話一到，「導遊女」也就出鐘。客人不一定在酒店的房間叫導遊女，許多愛在酒樓召喚，那就等於變相的塘西花酌和飛箋召妓，而且比以前更加親切，更加有甜蜜的享受。

點解會咁講呢？因為召喚一個導遊女到來，她可以坐在你的身邊，陪你打牌，陪你吃晚飯，吃宵夜，整夜不離開半步，不像塘西阿姑，匆匆的來，匆匆的去。而且亦省卻了甚麼「追求」過程，隨即一買一賣，作伴遊以外的交易。

一九六零年代所拍到的山道大宅已殘舊不堪，惆悵舊歡如夢，最後逃不過拆卸命運，從此塘西面目全非。

# 庚叔暗渡「半私明寨」

塘西老舉流行一種講法：「靚仔冇本心，伯爺好心事。」姐兒愛俏，天經地義，不過俊俏的青年郎君，大都「恃靚行兇」，花言巧語，未得手之前，百般依順，一擲千金，但飽食則遠颺，屬於「花心蘿蔔」，稱作「牙籤大少」(「牙籤」也者，「督完就掉」咁解)。於是，好多阿姑受過教訓，改變目標，專向老人家埋手，冧得他心花怒放，他就會對你專心一意。

不過，老人家有家室、有名譽地位者，對於在塘西的酒家明目張膽坐筵召妓，有點忌憚，可能礙於家庭壓力、社會壓力，公開的與妓女調笑狎玩，一定惹來非議，所以很多時望大寨之門而卻步也。

於是，塘西就出現另一種妓寨，叫做「半私明寨」。「半私明」，偷偷摸摸之意，專為那些唔敢光明正大踏步入大寨之嫖客而設。門面不打響招牌，只像普通住戶人家，識門路者摸上門「打水圍」(俗稱「吃住家飯」)，跟着就可以和寨中佳人上牀做愛，其過程簡單，最重要者，毋須花大量金錢追求那些阿姑。又因為暗中經營，那些鴇母妓女拉攏的都是熟客，便會對客人百般依順，千種風情，也就最得老嘢飲客的歡心了。所以，其時「半私明寨」又被稱為「半絲綿寨」(「絲綿被」代表甚麼？這是「溫暖牌」之意思) 也。

初時的「半私明寨」多數由過氣嫲姐（即女傭）經營，這些嫲姐梳起唔嫁，收養容貌嬌俏的女孩子，落本錢「糟豬花」，甚至供書教學，到長得亭亭玉立，就利用她們出賣肉體賺錢了。

庚叔係政府衞生局之高級人物，四十多歲人，但已老氣橫秋，商戶界都買他怕，尤其酒樓茶室清潔第一，最怕衞生幫辦上門……所以，庚叔經常被邀請往酒家飲宴，他礙於體面，不敢與那些阿姑「公開」調笑，而家中的妻子和兒女又有壓力，「人哋請你飲花酒，應酬吓好嘞，唔好亂嚟呀！」

「我點會亂嚟嘯！」庚叔扮得好嚴肅：「客人情意殷殷，唔應酬唔得！」

庚嬸頗為放心，因為庚叔夜遊時作出重要保證：第一，出街只帶二元，塘西阿姑眼角高，身上沒花花綠綠銀紙，「有鬼吼」咩？第二，他每晚從不在外邊過夜，雖夜深三四點鐘必歸家，遲歸理由，飲完打番幾圈，其時那些阿姑如肯同你溫存，係非要「過夜」不可，半夜要走，大煞風景，為阿姑所齒冷，「鬼同你溫存」咩？

不過，庚叔這老狐狸也真的狡猾，他經常提早離開酒家，借意歸

家，但一個「屈尾十」，暗渡陳倉，轉入附近的「半私明寨」，摟着他心愛的可兒上牀去了。這個可兒，年紀不過十八九歲，生得珠圓玉潤，豐容盛鬢，對庚叔更是小鳥依人，如此如此，小睡片刻便搖醒庚叔：

「夠鐘，好返屋企嘞！」

如果係大寨，那些阿姑又點會咁順攤，只有「半私明寨」至有咁體貼之服侍。

但令人奇怪的是，庚叔何來有錢嫖妓？他每月薪水全數奉呈給庚嬸，照計無錢花霍才對，不過，庚叔係衞生局重要人物，外邊「財路」唔少，所以就擁有自己之「私伙錢」了。就算講得通，但還有一事費解，他每夜外出只帶二元，那個「半私明」的可兒難道倒貼不成？

初時，冇人能拆穿庚叔的秘密，有一夜，庚叔席上又借故早退，突然往腰間一摸。

「慘，我嗰貼風濕膏藥呢？」急揭開衣服，看看肚皮，不知何時膏藥脫掉，唔見咗！

「做乜大驚小怪嗮，咪搵過一貼囉！」

「唔係呀，膏藥貼住張一百蚊紙㗎！」庚叔大叫，「……」他立刻知道失言……

# 二伯公廟與花事滄桑

上世紀初，醫學尚未倡明，性病被視為絕症，無藥可救，令流連煙花者享一夕之風流，卻可能折墮一世，慘到極也。父輩朋友有個潘四少，二世祖一名，死於花柳上腦，活不到三十歲。

「潘四少，去二伯公廟拜拜吧，」當花柳惡化時，有人提議：「拜過二伯公，性病就會好的了！」

潘四少敗了家財，上唔起大寨，唯有嫖野雞，終於嫖着一身花柳，初時諱疾忌醫，到後來醫無可醫，而其時塘西風氣盛行拜二伯公廟，認為好靈，煙花風流之事，有求必應。潘四少每天真的由中環乘坐電車到北角七姊妹道的二伯公廟上香。

「二伯公，請你救我一命呀！」由哀求變作後來的飲泣。

潘四少還是難逃一死。

二伯公廟位於鰂魚涌七姊妹道的小斜坡，對着電車路，很細小，很古老，如今還在，只是香火冷落，已非塘西時代的興旺。這「二伯公」究竟何許人？真係冇幾多個香港市民會知，而這二伯公又何解會與塘西扯上關係，更加沒人明白。

我曾翻盡資料，都得不到個究竟。

但偶然遇上一九四九年出版，由安平與林興燜合編的《港九剪影》，卻得窺端倪，該書所載：

「二伯公廟在鰂魚涌太古糖房對面山上，又有人稱為石樓峯，傳昔有畸人魏石樓者，本為儒醫，淪為石工，因鯽魚涌開山碎石時，彼為年紀大，多閱世故，又有點知識，而且識得醫術，所以人皆尊重他，叫他做二伯公，此公除一日兩餐之外，所有之錢花費嫖及吹大烟，在山上石岩沒有自己的烟局，由於懂得醫術，療治風流病極有經驗，妓女們常請他求醫，分文不取，大家更看他作為『生神仙』……後來他死在岩裏，友好便把岩口封閉，平素相識的妓女常常登山祈福，據說十分靈應，後來有太古糖房西籍職員的華籍太太病至幾乎將死，因禮拜二伯公而得到痊癒，所以很感激二伯公的靈應，為他建一廟宇，就是現在的二伯公廟。」

不過，傳說還未終止……

二伯公廟因為位於鰂魚涌，而二十世紀初交通不便，誰肯長途跋涉的到來上香，這廟就一直給人冷落了。

「這怎生是好呀！」廟祝搖頭嘆息。

「我替你想辦法吧！」佛山大少安慰他。

這佛山大少又係敗家仔一名，本營米業，在水坑口煙花之地狂嫖濫賭，搞得要賣屋還債，唯有投靠廟祝（其舅父）。因他略通文翰，日間流連花叢代妓女寫情書，做其「斯文乞丐」也。

一九零三年，水坑口妓院被政府迫遷去石塘咀那一片荒地上，因交通不便，初時生意一落千丈，貴家子弟裹足不前，令到操淫業者人人愁苦……

其時水坑口有某妓院積欠舊租兩年，而塘西新址裝修營業，資金虛耗已盡，又逢不景，鴇母阿姑等鬱鬱不樂。

「如此下去，情書都冇得你寫呀！」妓女肖容愛佛山大少的俊俏與才華，特加青睞，經常向他吐露心事。

佛山大少心裏盤算：「真倒楣，間廟生意淡泊，塘西花事又不振，如此下去遲早餓死……嗯，有法子，一於同兩邊互為宣傳，只要旺得一家，哈……哈……」

於是，他與肖容串同虛構種種迷信之談，散播花叢。

「二伯公廟好靈驗，拜之能治性病！」

「相傳二伯公專司煙花事，媚之能令脂粉生涯異常起色，若狎客有移情別戀，苟虔誠膜拜，二伯公可使之如蠶自縛，永為不叛之臣也！」

嘩，一時間塘西的妓女、事頭婆、寮口嫂等不約而同，不辭跋涉，攜香燭冥帛遠道而來二伯公廟進香。一向荒涼之二伯公廟宇，忽然衣香鬢影，盛況空前，立刻引動不少狂蜂浪蝶，為獵艷而群集二伯公廟外，還紛紛於廟前爭相邂逅，甚而跟蹤回石塘咀。

「塘西好多靚女呀！」

不數日，新舊飲客，聯翩蒞止，石塘熱鬧，不亞於水坑口時代，曾在二伯公廟許願者，均信神果有靈，為吸引飲客，紛紛向二伯公廟還願，香火之收入，月在千元以上（其時在塘西擺廳二十元一席，這入息係相當厲害）。久而久之，二伯公廟不特為花叢中人所崇拜，一般迷信婦孺，亦多向二伯公求丁求財，尤其患性病者更視之為救星。

就這樣，一個流言援救了塘西，也援救了一間廟。可惜，一九三五年，政府禁娼，塘西花事凋零，連帶息息相關的二伯公廟又再給冷落下來了。

# 姐兒愛「口電」

石塘咀禁公娼前夕，真係人心惶惶……

「點算呀？埋唔到街，以後日子點過？」

「唉，能夠發達就好咯！」

「發達？除非通街有金執喇！」

嘿，字花師爺登場了，這些傢伙陰陽怪氣，略懂文墨，詭計多端，平時愛在塘西花叢打滾，見有機可乘，這便大吹大擂：「想發達呀，買字花喇！」

塘西那些紅牌阿姑，平素略為有教養，而且錢財來得容易，在過去對字花賭博係冇乜興趣，視之為俗品。唉，今時唔同往日，時間無多，一朝發達，乜都搞掂，就這樣，塘西掀起「字花熱」，時為一九三三年仲夏。

「錦繡」寨的俏紅，那夜出完局歸家，赫然有個醉酒佬向她露出下體，此位阿姑見慣世面，笑將起來，「哈……哈……」竟福至心靈，大叫：「得咗！」次日，俏紅落重注，買四號「逢春」，竟給她贏了幾千元。

「宜香」寨的金仔，聞得婦孺界流行一種賭字花的「尿沖法」，決意

一試。方法好簡單，係將花流的三十六個字剪了出來（其時衣紙舖有售「字花簿」這種小冊子——其用處作為一本「指南」，教人如何賭字花也），搓成三十六粒小紙團，放在地上，然後蹲下小便，看看哪一粒小紙團被尿液沖得最遠的，便拾起來看是古人何者，也就照買如儀。結果，金仔也贏了一筆錢。

「天一」寨的阿蓮有個奇想，認為三十六個古人中有三十一個屬男性，一於色誘之。如何色誘？就畀佢諗出香艷到極的「乳點法」來了。她把一張寫了三十六個古人的「花流」貼在牆上，高度與她的胸部比齊。然後，阿蓮就脫光衣服，在自己的右乳頭上蘸上了墨汁，閉上眼睛，用有墨汁的乳頭向牆上的「花流」點去，點中哪一個古人，便買哪一個了。

但那些古人似乎不受其色誘，阿蓮輸得很慘。

十賭九騙，而騙得最犀利者莫過於字花，姐兒輸得狂了，就向字花師爺灌迷湯，大放生電，嬌聲嬌氣的求他：「衰鬼，放個口電給我們吧！」

乜嘢叫做「口電」？即係「貼士」也。

字花師爺係字花廠之「靈魂」，今日開乜字（通常「早廠」開正午十二時，「夜廠」開晚上九時），早就作好安排，然後作幾句詩辭歌賦式「口電」交由帶字花者（稱「艇仔」）發放出去，等班賭仔諗餐死，然後投注。當然「口電」多數係「流電」，電到班賭仔死去活來也。

當夜，「賽花」寨二十幾個冶艷女郎圍着陳師爺打情罵俏，迷得他靈魂上天：「衰鬼，咪畀流電我們呀，唔係下次嚟閘咗你㗎！」

陳師爺亦相當狡猾，雖然飲多兩杯，軟玉溫香，睇下手錶，已經係晚上八點五十分，開往中環的巴士（三十年代，每十五分鐘才開一班）已經開走，料定她們怎樣也趕不及往中環夜廠投注的了，這便得意的笑着：「哈……哈……今晚夜廠開三號『榮生』，雖告知你們亦趕不及投注也！」

噢，開「榮生」呀，買買買……

實在太興奮了，二十多個嬌俏冶艷的阿姑已不及換衫，不理只穿褻衣短褲，急奔下樓，衝上大街，四處找交通工具。偏偏開八時四十五分那輪巴士因發生機器小故障，遲開了五分鐘，姐兒們一見有巴士，立刻鶯嗔燕叱的叫着：「巴士佬，停車呀！」

但該處並非車站，情急下，姐兒們竟然一齊臥倒馬路上，巴士佬但見咁多酥胸粉腿，腳為之軟，急煞車，姐兒們蜂擁而上，高呼巴士佬萬歲：「飛快啲，九點鐘前無論如何要落到中環呀！」

「得之至！」巴士佬最愛飛車。

結果真的九點鐘前撲到去字花廠，看得該處男人們目為之眩，因美女們個個衣衫不整……

「我哋買三號『榮生』！」鶯聲四起。

「買幾多？畀錢！」主持人問。

突然姐兒們花容失色，全都呆了下來，錢呢？錢錢……她們走得匆忙，只穿着褻衣短褲，竟沒有帶賭本呀？

當夜真的開「榮生」，竟一場歡喜一場空也。

# 阿姑甘做「蓆嗏」

古舊的唱機，響起那痛楚蒼涼的吟唱：

「涼風有信，秋月無邊，虧我思嬌情緒，好比度日如年。小生繆艮，蓮仙字，只為多情妓女，麥氏秋娟，見佢聲色性情，堪讚羨，更兼才貌兩雙全，今日天隔一方，難見面，至今孤舟岑寂，晚景涼天……」

你們還記得嗎？這是《客途秋恨》，悱惻纏綿，廣東「南音」中的傑作，是清初一個不第的文士繆蓮仙作的。這時他在廣州眷戀着一個妓女麥秋娟，彼此齒臂盟誓，願訂白頭，無奈神女有心，護花無力，被迫分離，忍痛踏上旅途，在秋風明月之夜，未免遙念紅粉知己，便寫了一闋《客途秋恨》的南音，寄給羈旅風塵的戀人。

塘西的妓女很受落《客途秋恨》，愛它的哀怨，愛它的滄桑。這《客途秋恨》，瞽師唱得極好，而粵劇的伶人也唱得不弱。妓女不會迷上殘疾的瞽師，但會迷上風流倜儻的戲子。

「你是蓮仙，我是秋娟……唉……」

「讓我們為他們圓夢！」

舊社會賤視戲子和妓女，既然同是天涯淪落人，很容易在醒醉之間，半推半就，成其好事，甚至互相迷戀。所以，塘西紅牌阿姑好多係

淪為「蓆嗰」，花大量金錢追求戲子，甚而自動獻身。

未講落去之前，有必要解釋吓乜嘢叫做「蓆嗰」。「嗰」係英文「商標」(Mark) 一字之音譯，「貨品商標」，廣東人就叫「嗰頭」，例如有隻香水叫做「雙妹嗰」，有隻錶叫做「梅花嗰」；後來用於人身上，酒店開門侍應叫「B嗰」、初期剪辮束短髮女郎叫「掘嗰」。而「蓆嗰」之意思，就係甘心情願做「戲子蓆」，即獻身給戲子，抱衾與裯，甘自作蓆也。

記得，塘西附近有間「太平戲院」，開演名班，那些阿姑們都是長年捧場客，每晚總佔一二十張牀……

何解叫「牀」而不稱「座」？因為往日演粵劇之戲院的大堂前座，最名貴的座位是「貴妃牀」(而太平戲院卻稱之為「梳化牀」)，每張牀四個座位，票價最高為十二元 (即每個位三元，屬相當昂貴)，而那些阿姑風雨不改，指定那幾張牀好讓台上老倌能集中視線，加以顧盼，眉來眼去。

在塘西花事繁榮的時候，曾試過一段時期，那些大寨內張貼佈告：「拒絕優伶戲人進寨。」簡直好兇惡也。

這樣做係有兩個原因：

其一，為了當時有不少名妓，追求伶人，不惜拿出錢來作「盲佬貼

符」——「倒貼」；她們向飲客大刀闊斧劏得錢財，竟「打劫紅毛鬼，進貢法蘭西」，真的豈有此理，飲客唔順氣，「你就倒貼條戲子佬，我就做水魚！」

其二，伶人當時好冇社會地位，屬下九流身份，竟能公然出入塘西酒家擺花酒和到大寨執廳，咁搞法分明係貶低縉紳名流之身份，「真的豈有此理，映衰我們。誓不兩立呀，有佢冇我！」

飲客罷飲，怎生是好？

就此一鬧，塘西的大寨發起「清潔運動」，限令寨中妓女不得款待優伶，禁止所有阿姑去看戲。有了這些禁令，一時「蓆嘍」斂迹，人人勉為潔身自愛，然後才能挽狂瀾於既倒，使縉紳名流重至，笙歌再起。

往時粵劇鼎盛，每逢新戲上演，戲子們皆設席塘西酒樓，開筵坐花，酒過數巡，才由「開戲師爺」(即今之編劇) 面對大小伶官講述劇情，安排場口，行內人稱為「講戲」；而不少在演戲「煞科」，亦擺其花酒，作「慶功宴」，但「清潔風潮」一起，只許伶人在酒樓設宴，但不可飛箋召妓，簡直令大家面目無光。好呀，此地不留人，索性移師其他地區的大酒樓了，大大打擊了塘西飲食業，可見這一件事鬧得嚴重。

「社會太歧視我們！」這是伶人的心聲，也是塘西妓女的心聲。

# 「老渣」打破塘西禁令

塘西禁制伶人擺花酒打水圍，做成極端的社會分化，殊非好事。

事情曾一度越鬧越僵，結果由江湖地位極高的「老渣」薛覺先擺平，打破禁令。

在未講下去時，先聽一段他的首本名曲《海角尋香》(唱片由百代出版，一九三二年)：

「春蠶到死絲還有，當年舊地來到梳妝樓，回溯前塵非耐久，隔別如今不過幾個年頭，正係共笑談歡人何在，光景依稀似往年，真係今非昔比咯……」

「老渣」這傢伙(戲班中人都愛這樣稱呼薛覺先)，他確係性情中人，唱到生離死別時，簡直哀艷纏綿，難怪很多塘西阿姑都是他的瘋狂戲迷。只要聞得老渣在附近俱樂部作客過夜，就紛紛派寮口嫂送水果籃給他潤喉。俱樂部的朋友，老實不客氣，大嚼一頓，竟連某某姑的名字也忘記了，老渣經常如是說：「食生果何須問主人。」

豈料，平地一聲雷，塘西大寨為怕伶人「映衰」而至降格，令到富商名流卻步，便張貼禁令，從此不款待戲班及伶人。簡直係不合理的歧視，就這樣，塘西與戲班結怨，火藥味愈濃，結果演出全武行……

時為一九二零年之間，正是粵桂軍閥互爭地盤，弄至生靈塗炭，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廣州的富戶人家紛紛到香港避亂，廣州的戲班也都南來搵食，粵劇也就非常風行。

娛樂報《真欄》由「兩儀軒」（以蛇製藥品馳名）出版，報道戲班及戲人動態，並將各老倌的首本戲，繪圖製版刊登，以增加興趣，小童沿街喚賣，所叫之宣傳術語：「真欄真欄，新埋三十六班，兩儀軒，機器版……」儼然成為當時的一種童謠。試想一下，香港小小的一個島，竟有三十六個戲班，非常誇張，方可見戲人

名伶「老渣」薛覺先打破塘西抵制禁令。

在此間有一定勢力也。

話說三十六班中最好打的武生首推靚元亨、靚仙、靚少華和周少保，此四人精於技擊，好勇鬥狠，在舞台上以「打五色真軍器」著名，即係演出時真刀真槍上陣，在戲招裏聲明「包喝三個大彩」，甚且發出犀利飛鏢，直插戲棚大杉，搖搖欲墜，使人驚心駭魄，若非武工精煉，決不敢輕於嘗試……

有一晚，四武生設宴塘西「共和樓」，雖不能飛箋召妓，總能開懷痛飲，酒酣耳熱，嘻哈大笑。不料，酒樓有幾個「豆粉水」睇唔順眼，爆出一句：「呢班擘口仔，真係賤格！」

戲班中人最忌被人罵作「擘口仔」，語為靚仙所聞，立刻怒從心上起，撲上前不由分說痛毆之。而「豆粉水」被打不甘，立刻通知全行會友，包圍共和樓：而靚仙等亦班齊龍虎武師，全武行大打出手。幾百人殺聲震天，創塘西的「開片」紀錄，那班「豆粉水」武功有限，全都被打個焦頭爛額……

翌日各報登為大字頭條新聞：「周少保靚仙大鬧共和樓，打倒豆粉水。」

開明的輿論如是說：「戲伶不應受歧視。」

老渣此時再也沉不住氣了，決意打破塘西抵制伶人的恥辱，他得到詠樂寨的盼盼（這盼盼一向是薛迷）的默契，晚晚帶同一班班中兄弟到來開廳，晚晚召盼盼出局。而盼盼也不顧寨中禁令，不特花箋甫去，蓮步隨來，還例必與老渣在散席時間去打茶圍。

詠樂寨的事頭婆給氣得半死，但為了盼盼是一株大搖錢樹，沒她不得，惟有曲予優容，只好把貼在廳前的禁令撕毀。當各寨看見詠樂這樣做而無影響其營業，也就相率開禁。況且，老渣在港所與往來的不少是開明的縉紳名流，皆對其藝術成就甚為崇拜，更認為此舉乃挑戰殘餘的封建勢力：「喏，一於為伶人吐氣揚眉，我們支持你！」

從此塘西大寨不再抵制「蓆嘜」，老渣確係厲害人物也。

《海角尋香》的末段：

「……羅幃內，恩情多少，盡化水月浮浮，花花花，人人人，花謝人亡花蒙塵垢，從今後水晶簾下難看姐你梳頭，枉我當日富貴花曾經插與佳人之首，家陣花在人不在，所以抱恨悠悠。」

唱得實在太哀艷了。

# 燒銀紙大決鬥

有錢佬為追求塘西名妓而鬥燒銀紙，很多人視為浪漫行徑，而且傳誦至今，但實際上相當醜惡，毫無意義，卻成為千古「美談」，簡直匪夷所思。因為歷年傳誦，版本甚多。我這個版本是聽中環金舖老掌櫃說的，他是個老江湖，為人實事求是，可信性甚高（有關他的江湖傳說，可參看我的半自傳《亂世童真》一書）。

女主角是塘西名妓楚雲。有兩個男人為她早已揮金如土，趕盡她身邊任何追求者，現在是「大決鬥」時刻，誰勝利，誰就最終得到她。

黃大少，星架坡（現稱「新加坡」）富商之子，帶了很多銀紙來港揮霍，決心要奪得美人歸。

李大爺，香港的中年商家，鍾情楚雲在先，已決定帶她「埋街」，豈料攔途殺出個程咬金，簡直痛恨在心頭……

「你們不如鬥多銀紙，邊個最多，我就跟邊個！」楚雲係塘西典型睇錢份上的阿姑，所以有此提議。

好得很，就在金陵酒家訂個最大的廳，約定帶銀紙來鬥有錢。當日，二人各帶三名公證到場。黃大少的隨從挽着兩個重甸甸的大皮喼而來，打開，嘩，全都是一百元「紅底」呀！李大爺則動用四個咕喱，抬了一個巨型金山楨來，簡直驚人，不過，打開時，嘿，全是五元和十元

「青蟹」，但有咁上下噸位，又未必會比黃大少那些巨額鈔票遜色吧。

於是雙方的公證人開始清點對方的銀紙，數了一小時，數到手軟，亦只數了極小部份，而黃大少開始不耐煩：「好悶呀，鬥數銀紙都唔好玩嘅！不如鬥燒銀紙哩，李大爺，你點睇法？」

「好，就燒銀紙吧！」李大爺不想失去他心愛的美人。

竟然燒銀紙呀，消息傳開去，塘西的阿姑和飲客立刻趕來看熱鬧，附近商戶住客等亦蜂擁而至，一時間酒家的幾層樓都擠滿人，酒家職工全體總動員前來維持秩序……

當時，酒家派人去缸瓦舖買了兩個巨型的聚寶盆，在每個盆邊點着四枝大蠟燭。

那聚寶盆平常是人家用來燒冥鏹的，如今竟用來燒真銀紙，使人心裏起着詭異的感覺，本應鬧哄哄的，此時竟變得鴉雀無聲。

黃大少燒第一張「紅底」。李大爺數十張「青蟹」點着火，各不相讓。八枝大蠟燭火光炫耀，一百元，十元，五元，一張一張的投向火，像燈蛾撲火般，一片片化為灰燼，戶外偶然吹來一陣風，銀紙的灰燼便給片片吹起，作蝴蝶飛舞。旁觀者只看得暗地裏神傷，要知道塘西飲客「繡花枕頭」得個樣居多，而普通打工仔每月入息只四五十元（其時一元

可買五十斤米，五元可裁製一件旗袍，一千元可買三層樓），眼見所燒銀紙多到自己成世都冇機會搵得到時，簡直無限感觸。

燒銀紙由那天晚上十二時開始，一直燒至早上八時，李大爺的金山槓已所餘無幾，但黃大少還有半個皮喼「紅底」，看來勝負已分。

「哈……哈……」黃大少甚為得意。

這時李大爺掏出支票簿，大筆一揮，他的跟班立刻出發，黃大少連忙向隨從使眼色，示意他跟去打探……

未幾，金山槓的銀紙燒完，黃大少笑起來：「你輸了。」

「還未輸！」李大爺見跟班提着兩個大皮袋趕到：「繼續燒吧！」

此時黃大少面上變色，因為他的身家在星架坡，鞭長莫及，皮喼的銀紙燒完就沒有後援：因為在港沒有富商世伯做後盾……

就這樣，黃大少眼巴巴的看着李大爺挽着楚雲之手而去，他失落得想自殺。

**後記：**金舖的老掌櫃指出，傳誦最廣的版本是鬥燒銀紙煲綠豆沙，不合情理，因為其時流行的風爐細小，容量有限，只要燒得數百張紙幣，那些灰燼足可堵塞爐子，不透風，不着火，銀紙也就難燒了。目的是燒銀紙，為何又要煲綠豆沙，不覺得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嗎？

# 煤炭咕喱大鬧塘西

塘西奇聞以此為最：煤炭咕喱大鬧「詠花」寨。

女主角：「詠花」紅牌阿姑銀嬌。

男主角：金山莊富商陳翁。

每年新春，塘西花事最為旺盛，恩客們夜夜笙歌，皆歲晚已排期預訂，非常瘋狂。時為元月二十日，「詠花」的老闆娘被召去「文苑俱樂部」會見陳翁。陳翁說：「我要為銀嬌執一晚寨廳，明晚可否？」

老闆娘答：「對不起，早已訂滿，陳翁如想排期，二月始有機會！」

「混賬，你分明睇我唔起！」

老闆娘亦不賣他的賬：「陳翁既有心賞面光顧，何必計較這十天呢，過了本月，你陳翁就算飲足一個月，也沒問題。若要提早，就算你十倍開銷，亦難從命！」

陳翁氣得呱呱叫：「好呀，由下月一日起，我就訂足一個月寨廳！」

於是，禍根就這樣種下了。

二月一日，陳翁坐着長班轎來到「詠花」門前，全院上下人等無不站班歡迎，禮貌十足，直把他作財神爺看待。連執一個月寨廳，不是超級闊客是甚麼？

陳翁躺在羅漢牀擺好煙局，好整以暇地抽着大煙。而「廳蘭」傳令阿姑們快點裝身上廳：「貴客們快到了！」

嘩，突然樓下人聲鼎沸，粗口滿天飛，跟着就係打爛嘢之聲音，嚇得群鶯亂舞……原來大寨突然殺來三十多名煤炭咕喱，他們黑壓壓的，衣服骯髒，臉如鑊底，帶着擔條麻繩，舉動非常粗野，分明到來搗亂也。

為首之咕喱頭排開阻攔，對寮口嫂及師爺說：「係陳翁請我們來的！」

跟着率眾直上四樓。陳翁看見自己金山莊的咕喱班底到齊，把咕喱頭叫到跟前，取出帶來的支票簿，大筆一揮，簽署了五千元面額的支票，說道：「對不起，重有下柆，唔得閒陪大家，就由你代我作東道，各位兄弟今晚盡歡，此處五千元，足夠今晚開銷，大家如認為餘興未盡，可到東家婆銀嬌之香閨打水圍，務求盡歡而散。重有呀，如果唔夠喉，明晚再嚟過，因為呢度我預訂足一個月也！」

陳翁離去後，那班咕喱志在搗亂，在飲宴席上粗言穢語，向花枝招展的侑酒阿姑毛手毛腳，在那些華美的絲綢衣衾上留下「五爪金龍」的

污印。最難堪的還是身為「東家婆」的銀嬌，她無法下台，還要強作歡笑向來賓應酬，簡直滿腔委屈。

寨廳的侍應遞上雪白的熱毛巾，而咕喱們不管好歹，接過就向臉上亂抹，弄得白毛巾上污漬斑斑，也有因利乘便，在香巾上「醒鼻涕」，嚇到阿姑們花容失色。

散席後，咕喱頭帶着幾個親信湧到銀嬌香閨「打水圍」。他們在香閨裏大肆破壞，可以吃的吃，可以摔的就摔。

「你們去吹鴉片，我要同銀嬌做老契！」咕喱頭吩咐親信，跟着就狎弄起身嬌肉貴的銀嬌來了……

「救命呀！」銀嬌給壓在牀上。

咕喱頭霸王開弓，危急間老闆娘到來救駕：「看在老娘面上，到此為止吧！」

這班搗亂分子亦見目的達到，在拂曉時份撤走。

此齣鬧劇，顯然係陳翁一手策劃，這還不過是第一晚，詠花寨已給鬧得天翻地覆，雞犬不寧，而明天晚上又會再來。全院的龜鴇妓女，馬上舉行緊急會議，商討對策。大家都知道是陳翁為出一口氣，不惜用

本傷人。但他們的舉措是合法的，因法例沒有明文規定咕喱不許光顧妓院；而搗毀各物，如數賠償，又怎能控告他們呢？

不過如此一來，闊客裹足。妓院給整得慘了。過得一晚還有二十九晚，這些苦日子怎麼捱下去？

後來他們想起陳翁有位嫖友「詠花姑爺」係娶了詠花阿姑的，就請他出來擺和頭酒吧。「姑爺」答應，規勸陳翁，以堂堂紳商，犯不着與龜鴇妓女鬥氣：「且放她們一馬！」

就這樣終於請得陳翁即日擺駕前往詠花，向老闆娘「受降」，讓陳翁顯盡威風。

這一幕受降儀式除事頭婆親手遞茶道歉外，受盡委屈的銀嬌，亦上前斟茶敬禮。

陳翁見得銀嬌楚楚可憐，非常可愛，這一晚散席後，詐醉納福，成其好事，以後一連二十多晚都在詠花執廳。這是他早就訂下來的，自是順理成章。

當然，「詠花」再無咕喱出現了！

# 「愉園」花榜大會

花榜大會，妓女選美也。

香港今日潮流興選美，但想當年選美之先驅分子竟然係妓女，好誇張之事。今之觀點看來，如果所選美女「來歷不明」，身家唔清白，傳媒可雀躍了，又有八卦新聞大做文章，又有醜聞要狂爆。而當年花國選美能夠成為美談，可見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價值觀念竟較今日「開放」，簡直諷刺也。

回想「愉園」遊樂場當年競選「花國狀元」，盛況空前，竟連今之香港選美活動皆望塵莫及。甚且，香港之有選美，開創先河者，正是此二十年代的「愉園花榜大會」。「愉園」在一九零六年成立，是上世紀初著名的花園夜總會，位於跑馬地馬場對面，即今之養和醫院舊址，設有酒家、舞池、遊樂場、露天庭園等，好能吸引顧客。每屆炎夏，愉園遊人倍覺擠擁，非常熱鬧，電車公司特闢「愉園」一站，派有電車來往，以便遊客。那年，「愉園」與「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聯合舉辦花榜大會，競選「花國皇后」，省港澳的花報在事前便廣為宣傳。

一時之間，省港澳的名妓都爭着參加，因為如能奪得「花國皇后」之銜，聲價頓增，不愁那些紳商巨賈不瘋狂追求，就這樣，香港的花事

給影響得異常之蓬勃。而參加選美的名妓紛紛展開活動，要求恩客捧場，但這次選美，不取票選制度，杜絕「做票」，卻聘請七名音樂家做評判……

當花榜舉行之夜，愉國道上，車水馬龍，紳商名流，各挾艷侶入場，鬢影衣香，肩摩踵接，遊人如蟻，川流不息，簡直一時盛況。

選美除了鬥嬌鬥俏鬥美之外，還要測試才藝，各佳麗須要登台唱曲，引腔高歌，所以大會聘請了出名音樂家做評判。

好了，評判員有結果了。

「第一屆花國皇后競選結果，第三名探花，係瓊珍奪得；第二名榜眼，銀蘇所屬；第一名狀元係……賽花寨之二妹所得！」大會宣佈結果。

這次狀元榜眼探花全部由石塘名妓包辦了，廣州澳門的鶯燕通通落敗，時人有不平者大叫：「評判有偏私呀！」

而屈居榜眼的銀蘇也認為輸得不值，恩客們炮轟評判：「論聲色銀蘇應勝二妹，曲藝方面銀蘇的子喉絕對不比二妹的大喉為弱，分明有作弊呀！」

評判答辯：「二妹所唱大喉中氣充足，人人俱給一百分，二妹既得滿分，狀元當然非她莫屬！」

某官紳聞言不服，說道：「唱大喉和唱子喉的，技藝各有不同，難度亦各有不同，不應混合起來評分！」

大會主席為想討好各界，作此提議：「唔啱咁吖，大喉選——狀元，子喉又選——狀元，好唔好？」

此時到音樂家評判反對：「有冇搞錯呀，你哋選晒佢，我們一於唔理！」

結果維持原判，二妹仍然是花國狀元，銀蘇還是屈居榜眼。

次日，花榜「及第者」乘坐花車遊街，車隊掛着錦標橫額，車上旗幟飄揚，更有中西樂群鼓等領前開路，夾道歡呼者竟萬人空巷，好比科舉時代的新科狀元奉旨遊街，其盛況有如「花街紅粉女，爭看綠衣郎」，只是男女身份剛好調轉過來哩。

「愉園」在一九二二年結業，花榜大會雖轉到其他夜花園舉行，但盛況則大不如前了。

# 一代名花花影恨

在塘西全盛的日子裏，「花榜大會」這玩意，年年都有舉辦，次次選出來都有紛爭，那些花國的狀元榜眼探花在恩客撐腰之下，竭力互揚醜史，務求講衰對方，這可苦了大會的負責人。

就這樣我想起了「一代名花花影恨」的悲劇。

「花影恨」，多美麗浪漫頹廢的名字呀，她是塘西紅透半邊天的阿姑，因歌藝不凡，甚得伶人戲子的愛戴。

花影恨以自由身過檔「歡得」寨，獨立自主，所以敢愛敢恨。她熱愛粵劇，在附近的太平戲院長期包了座，最捧文武丑生馬師曾場，亦邀約老馬回香閨「打水圍」，做老馬的「蓆嗲」。那年花榜大會，她艷壓群芳，再憑其歌藝，奪得「花國狀元」之美譽。

「選舉有人舞弊！」亞軍的萬紅女和季軍的多女大呼不值：「一於開記者招待會爆內幕！」

果然次日在酒樓召開記者招待會，雙妹憤憤不平的說：「花影恨素得音樂界歡心，又有大老倌撐腰，分明做馬……」

那麼，花影恨是否為此事答辯？

對不起，沒有。

在一個靜悄悄的黑夜，她在香閨生吞鴉片——變相服毒，到早上被人發覺，早已玉殞香銷，只留下了一封纏綿悱惻的遺書。在她的遺書中，卻揭露了她一段「紅顏薄命的可憐身世」，原來她是為了婚姻不能自由——她深愛的某公子在家人反對之下被拆散鴛鴦，悲絕之下，用自己美麗的手結束了自己美麗的生命……

「生無可戀甘為鬼，花影恨絕筆。」遺書最後一句，多麼哀艷動人。

花影恨之死，香港的曲藝界曾舉行過盛大的追悼會，會上並由當時的播音皇帝劉伯樂以他拿手的馬腔唱了一曲《一代名花花影恨》(吳一嘯撰曲)，跟着也有戲班開了一齣《一代名花花影恨》的粵劇，後來著名編劇家南海十三郎拍了一部《一代名花花影恨》(一九四零年) 的電影，由白燕飾演花影恨，張瑛飾演多情公子。

據香港電影資料館編著《香港影片大全 • 第一卷 • 一九一三——一九四一》所收錄有關該片資料：「《一代名花花影恨》乃根據石塘咀名歌妓花影恨的事蹟改編而成。故事講述花影恨雖然身為歌妓，但卻貞忠愛國。可惜，在她當選歌妓選舉冠軍後，卻突然服藥自殺，只留下一封遺書，訴說婚姻的不自由，如何導致她一死以殉情。」

電影渲染花影恨「雖然身為歌妓，但卻貞忠愛國」，何解？

原來三十年代末日軍侵華，形勢危急，香港愛國人士紛紛發起籌款救國運動，而花影恨身先塘西花界，發起「獻金抗日運動」，除了以身作則，盡把私蓄和首飾捐獻外，還呼籲所有歌妓在出局時，盡力向飲客們勸捐救國。

花影恨自殺翌日，報章紛紛刊載消息，令人大感惋惜，市民自動參加送殯行列者不計其數。而逝世七旬後，音樂界發起追悼大會，參加者亦達數千人。

「生無可戀甘為鬼」，安息吧，花影恨。

# 塘西情種離恨天宮

花影恨之死，曾一度令那些塘西情種自憐自艾，感懷身世，輕生之情就像瘟疫般蔓延開來，好一陣子舞榭歌壇抹上一陣哀愁。

我想起當年花叢地方的口頭禪：「老舉眾人妻，人客水流柴。」即是說，飲客和妓女關係，最好係「豉油撈飯」——整色整水，「市橋蠟燭」——假細心，所以青樓之談情說愛切忌當真，最好還是逢場作興，以假情假義為基本原則。

話雖如此，青樓中人，儘有幾許情種，她們一往情深，海枯石爛，此志不渝，其宗旨之堅定，不屈不撓之精神，竟連閨秀淑媛，也未遑多讓也。

正道是：多情自古空餘恨。同一時期所發生的悲劇相當之多，與花影恨齊名的唱腳英仔乃另一例子。

這個英仔曲藝精湛，聲腔並茂，在唱片界享譽甚隆，流傳至今之粵曲《情僧偷到瀟湘館》，原定是付與英仔反串情僧灌入唱片的。

當時主持灌片工作（今稱「監製」）的「好命公子」和撰曲「最懶人」，非常睇好英仔，認為唱片必定好賣，於是在酒店開好房間，日日埋首寫曲編曲，還邀請歌唱家寥了了到來斟酌妥善，「嗯，這好得很，由英仔唱，一定會成為將來的名曲！」

這好命公子的真姓名，我已記不得了，他在省港經營收音機商行，

在當時，這種事業實在開風氣之先。後來，好命公子和外國的「百代唱片公司」合作，灌製粵曲唱片，採分賬方式，百代負責收音製片等技術工作，而好命公子則負責歌唱家及曲本等一切開銷，唱片銷售所得，公司佔七成，好命公子佔三成，雙方合作已有好幾期出品，業務殊屬不錯。好了，《情僧偷到瀟湘館》的曲本都定好了，好命公子正準備造訪英仔……

這英仔已替好命公子灌過好幾套唱片，俱甚為暢銷，看來前途無可限量，可惜她卻鬱鬱不歡，因她私戀一個有情郎君，而鴇母嫌對方不是季子多金，壓迫他們斷絕來往，英仔一時氣憤，跑去酒店租房，跟着服毒，自尋短見，就這樣竟一命嗚呼。

好命公子驚聞噩耗，跌了曲本，喟然長嘆：「唉，好比瀟湘妃子，薄命紅顏，同聲一哭！」

後來這一支名曲，只好由寥了了主唱，十分盛行。戰後廖了了主理「非凡響」劇務，何非凡憑此劇一舉成名，並得「情僧」之稱。

好吧，且拿《情僧偷到瀟湘館》一曲的末句贈塘西的情種：

「妹妹呀你在離恨天宮要多食啖胡麻飯，待等西天成佛不至見妹妹瘦骨姍姍。」

# 花街悲喜劇

一九二八年，石塘咀花事絢爛，夜夜笙歌，報道妓女生活動態的刊物也就應運而生，就稱為「花報」了。當時最著名者，首推《骨子》三日刊，作者講述花事，妙筆連珠，喜喜悲悲，生鬼奇妙，信不信由你。

且選一段署名「花史」作者所寫的《美容笑史》與大家分享，所講乃「宴花寨」阿姑美容之豪放笑史：

「石塘宴花美容，愛靚成癖，微患神經，小南酒店職員某，召之侑酒兩夜，美容覩其為白板也，不禁垂涎欲滴，竟然翌日移碇就船於小南酒店，賙該職員開房寓之，三日夜而不返寨，其母以其流連忘返也，乃親踵小南酒店，通之以返香巢，姊妹花有詰其所得幾何，美容朗應之曰，所得不過百元耳，其母聞而索之，則又朗應之曰：『超，還有呀，我替渠頂架啫！』一時姊妹花聞之無不捧腹……」

美容之豪放大膽，免費獻身，想做就去做，確係好嘢。再睇多段她與飲客耍花槍，竟玩出火，香艷而血淋淋：

「……（客）乃忍無可忍，舉手執其玉峰，蓋美容是夕之衣裝，固傚解放者也，詎經一執，美容面忽變色，哎唷一聲竟血流胸際，染及外衣，以手掩胸，急足而遁，後聞美容赴某著名西醫處留醫，數日始痊，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七號　星期六　陰曆戊辰年十月初六日

骨子 三日刊

▲第二十六期▼　零沽每張弍仙　外埠定閱郵費照加

督印人馮雖

臺前臺後之飛影　重炮將軍

以大喉嚨稱之歌者飛影、自與彭生合作、努力從事建設事業後、即於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巳時、製就人仔成丁、今已滿月、飛影且定於本月是彭生更大把、豈惜區區而甘於欠補、想或因少塗脂粉、露出原形耳、其然乎、其不乎、留與顧曲者一覘察之、

石塘宜樂校書亭亭

話梅　不渴

一九二八年出版的《骨子》三日刊，那時石塘咀花事絢爛，夜夜笙歌，報道紅牌阿姑（美其名為「歌姬」或「校書」）生活動態的刊物也就應運而生，時稱「花報」是也。

有知其事者，遂傳為笑柄云。」

咁誇張之事，信不信由你。

塘西大寨的阿姑何解咁豪放，敢愛敢恨敢死？

我們有必要了解大寨阿姑的身份，通常可分為三種：

其一，「宮主」身，其母（多數「養母」）係妓院事頭婆，屬身嬌肉貴，非常矜貴，揀客好似揀「駙馬」，簡直唯我獨尊也。

其二，「賣斷」身，乃寫咗賣身契，賣落寨做妓女，身不由主，一切行動，都受事頭婆的束縛，不論接闊佬與搵窮鬼，都可能橫加干涉。此種阿姑要賺夠錢贖身才可還得自由，但須要好一段的時間呢。就因為沒有愛的自由，壓迫愈大反抗愈強，通常自殺殉情者係以此輩阿姑居多也。

其三，「自由」身，屬自願拋個身出嚟撈，或賺夠錢贖身之阿姑，租住妓院房間（傭婦包括在內），餸菜自備，收益對分，起居舒適，可以暢所欲為獨立自主，但過於自由又會為情所困也。

雖常言道「老舉眾人妻，人客水流柴」，但感情的債實在不易清還。

石塘咀妓女睇唔過眼跳樓者很多，但跳樓唔死只得此一宗，發生在「歡得寨」阿姑妙顏身上。這妙顏愛上擺花街一間洋貨店的少東，初時海誓山盟，矢志不移。未幾，公子多情，另有新歡，妙顏趁公子友人在「歡得寨」擺廳借酒發作，責公子無情，痛哭曰：「你唔愛我，我就死畀你睇！」

說時遲那時快，妙顏撲出騎樓，飛身躍下。嘩，三樓咁高，一定粉身碎骨呀，豈料拉黃包車的在下面經過，「砰」的一聲，妙顏壓住了車伕，跌唔死，只傷了腳部，而車伕卻受了重傷，送院救治。

「好了，唔好再鬧了，最多帶你埋街！」公子買佢怕，與她結婚，還要賠償那車伕一大筆湯藥費。

自殺悲喜劇尚有一宗最為誇張，但又異常之感人，話說「詠樂寨」阿姑玉卿與香港某大藥房東主之子嚴大少爺熱戀，但嚴父極端反對，二人知道無望，就在中央酒店闢室殉情。二人吞下兩瓶安眠藥，合計四十粒，酒店中人聽到呻吟聲，立刻報知警署，送入博濟醫院，醫生診驗之後，斷為死亡，施救無望，只好送入殮房。

玉卿母悲慟欲絕，撲向嚴氏夫婦：「你們害死我個女，我同你搏命

呀！」

雙方親友制止之，而嚴氏夫婦亦後悔莫及：「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我們不應歧視玉卿……」

總之，哀莫大於心死，悲劇過後，大家離去，籌備這對情鴛的身後事。

夜了，醫院走廊變得空虛。到了凌晨四時許，有個女護士經過殮房，忽聽到呻吟聲浪，刺入耳鼓，極感怪異，於是大着膽子開門看個究竟，赫然發現嚴大少爺與玉卿略有微弱氣息，且發出斷續的呻吟……

謝天謝地，死而復生，簡直萬中無一，可能此對愛侶注定命不該絕吧。有情人終成眷屬，竟成一時之塘西佳話也。

# 放腳奇仔勾起癖好

辛亥革命之後改朝換代，廢除纏足陋習，中國婦女大解放了。為甚麼封建年代女人要纏足？

也許西洋性史學家William A. Rossi傑作《腳與鞋的性生活》(*The sex life of the foot and shoe*) 說得對，書的第一句：「腳是色情性感的器官，鞋是性的遮掩。」

過去二三千年中國的男人，很變態地迷戀女人的小腳，造成歷代美女都要纏足，製造小腳，刺激男人的性慾。這種不人道的纏足，很多稗官野史，詩詞歌賦，刻劃渲染，甚麼「三寸金蓮」、「窄窄弓鞋」、「步步生蓮花」、「掌上可舞」，視為閨房中的風流佳話。窮奢極侈的官紳，拿弓鞋作酒杯，醺醺若有餘味，也有些文人雅士，狂臭紮腳帶，好比「嗜痂成癖」，簡直充滿性變態……

好了，改朝換代，革命成功，女人紛紛放腳，大大「扼殺」男人的性幻想，好生苦悶也。

究竟紮腳的女人性感在哪裏？真不知道。

不過，一般前輩過來人解釋：「纏足女人，足部從小裹紮，只有縮小，不許長大，足部的肌肉無從發展，惟有伸展至大腿以上的部位，這

便是特別使人感興趣的地方。」

於是，我就想起了塘西「詠觴寨」紅牌阿姑「放腳奇仔」(其時塘西妓女頗多「仔」字，如「金仔」、「銀仔」等俗到極點，這也難怪，因妓女多數由龜鴇輩命名，此等人唯利是圖，更無知識可言)。這奇仔為追上時代，解放自己的三寸金蓮，變成半收半放的「香椽腳」，柔軟可愛，甚得飲客着迷，爭着要拜倒她的石榴裙下，一索香椽腳的如蘭如麝之香。奇仔也就紅極一時，每晚竟有五六十台酒局，大有應接不暇之勢。

奇仔最膾炙人口的故事，就是有個姓李的富豪連續執寨半個月，俱是「霸王夜宴」，獨擁奇仔。所謂「霸王夜宴」，即係不邀請任何飲客，擺開酒席，只宴請大寨的奇仔與其姊妹，派頭甚大，屬獨資揮霍也。

奇仔是蘇州美女，生得眉如新月，鵝蛋臉兒，桃花腮兒，媚目如絲，身段健美，柔情似水，見者無不色授魂與。她是塘西阿姑中最先重視牀第舖排的一個，用最名貴的印度絲綢作牀單和被冚，金山氈，琳琅滿目，美不勝收，還暗角熏起檀香，觸景生情，少不免非非之想，未曾真箇已銷魂，這便是姓李富商連執半個月寨廳的理由了。

「詠觴寨」的姊妹都妒忌她，於是叫她做「發瘋奇」，讓花名傳遍塘

西。

何以叫她「發瘋奇」？因奇仔愛作「戲子蓆」，專與粵劇小生往來，不只即晚封相，「盲佬貼符」亦常慣事。她曾與名伶小生狀往來甚密，這小生狀（首本戲以《發瘋仔中狀元》馳名）因與某富室女人搞上，被仇家找來個麻瘋女「度」他發瘋，於是小生狀變了「發瘋狀」，「發瘋狀」再傳染奇仔，就變了「發瘋奇」。謠言傳得很實在，偏偏奇仔患了皮膚病，一塊紅，一塊青的，更似發麻瘋了。

「發瘋奇，上親死！」

「發瘋係冇得醫㗎！」

一時間飲客止步，無人問津。

其時有人提議她立刻找西醫求治。

就這樣，奇仔結識了香港一位著名的老前輩西醫，他風流倜儻，向有「審美專家」之稱，一見奇仔就給她大為吸引……

「不用怕，只是皮膚病啫！」

奇仔的皮膚病醫好之後，那西醫就做了她的入幕之賓。

西醫愛吸鼻煙，他把玩一輪奇仔的小腳，然後拿出鼻煙壺，把鼻煙

粉末傾於小腳之上，然後抱着她的小腳，俯頭用鼻嗅着索着（清朝時代一些風流名士已好此道，時人稱之為「食妖」），如此如此，感官上得到極度的刺激，然後扳開她的腿，撲在她身上，雲雨巫山……

西醫在友人面前稱奇仔的美：「雙腳除因人工破壞外，全身都健美，真是無懈可擊，巧不可階。」

西醫有友人戲言他們為一雙佳偶：「棋逢敵手，將遇奇仔。」

未幾，政府禁娼，塘西末路，那些阿姑好多改當舞女，奇仔的「香椽腳」是無法跳舞的……

「不如跟我吧！」那西醫提議。

「算了，你有老婆仔女！」奇仔拒絕，嘆息着：「我早就應該被時代淘汰！」

奇仔離開塘西，剛好太陽下山。

# 小鳳的胭脂乳

「猜飲唱靚」，塘西阿姑搵食的四字真言。

「猜」，是伸出尖尖玉指，與客枚戰，心思機敏，勝多於敗。「飲」，便是飲得，發揮「職業飲」心法，千杯不醉，就是醉也醉得像楊貴妃，酡顏可掬，醉態千般性感。「唱」，是唱得幾曲，鶯聲婉轉，眉目傳情，對飲客百般挑逗。「靚」，是靚得人見人愛，有秋水為神玉為骨之美。妓女有此本錢，即成為名妓或紅牌阿姑，無夕不在酒局中穿來插去，遊蜂浪蝶飛來撲去，香艷之極。

就用一個「靚」字，讓我揭開「詠花」寨小鳳一段「秘聞」吧。

「詠花」寨雖然不入塘西四大天王寨，但以美女雲集而稱著塘西，門前對聯「詠樓風入，花徑客來」，非常好意頭，果然飲客尋花，夜夜笙歌，無日不興旺也。

「小鳳好靚呀，靜靜告訴你，當她寬衣解帶，玉帛相向，她的乳房……」講到這裏，暫時賣個關子。

這小鳳在詠花寨紅得發紫，最為活色生香顛倒眾生。小鳳雖然像丁香花細細粒，可是蜂腰又軟又嬌，若得將之一抱，軟玉溫香色授魂銷。小鳳之美，不獨外貌迷人，玉體更艷絕……

大家都知道，塘西飲客須要花很多錢執廳擺房，才可做到入幕之賓，擁抱玉人，短兵相接。而這小鳳天生一雙美乳，色比胭脂，乳暈像朱砂梅開着。曾與之作過巫山夢的飲客，皆念念不忘，疑為唐代楊貴妃的雙峰也不及其萬一（唐明皇愛貴妃之乳，說是「新剝雞頭肉」，咬來又滑又香，百食不厭），這秘聞傳開，引得遊蜂浪蝶拼命花錢，務求採擷，愈得不到，就愈加牀頭金盡。小鳳啊，小鳳……

有一次，小鳳找相士，相士要求看全相，她初時不肯，結果解衣，相士大喜曰：「果然不出山人所料，你生得一對胭脂乳，是個貴格女

子，將來必嫁金龜婿，得享家庭永久的幸福！」

唉，一日為妓，總想「埋街食井水」，免得長在花間漂泊，任人扳折，而相士這番話則永遠印烙在小鳳的心頭：「我一定要嫁得個好丈夫！」

這時廣東陷進軍閥時期，桂系的譚督軍聽到人說香港石塘名花小鳳有對胭脂乳，食指於是大動，親自來港飛箋召之。

「軍閥荒淫無道，我不會上他的當！」

這小鳳看不起譚督軍，拒絕他的追求，但偏偏愛上督軍身旁姓孫的書記，他少年英俊，才學略佳，竟芳心暗許之。

孫書記自慚形穢，惟有贈她一聯：

「小生無宋玉般才潘安般貌，鳳則非竹實不食梧桐不棲。」

雖然對得不工整，但意思倒也暗示出來，小鳳聽得不悅，嗔他不憐香惜玉。孫解釋道：「我是窮書記一名，實在配你不起！」

「為了我，你應該奮鬥！」小鳳聞言，娥眉才展。

那夜，小鳳自動獻身，滅燭留宿，不許他千金一擲。

數年後，孫書記已成巨富，重訪塘西，幸喜玉人猶在，遂訂白頭。

# 邱老七故事

塘西沒落，阿姑末路，人人想盡辦法埋街食井水。我就想起了落後的「邱老七故事」。

邱老七，上海豪門的二世祖，不務正業五十年，思想古老，平生最怕冷，每屆冬天，便南來香港住幾個月，飽暖思淫，自然徘徊塘西煙花之地。他是情場老手，知道塘西阿姑手段厲害，向客人開刀，經常斬至鮮血淋漓，所以他永不沉迷一妓，有其頑固宗旨曰：「我畀得起錢，你就要畀我嫖！」

芸芸妓女們，都明白他的脾氣，都不敢向他丁娘十索，但看見這一塊外江肥肉，總是饞涎欲滴，總希望手起刀落，痛快的咬他一口。

「哼，此人向來不動真情，簡直莫奈何！」

「錦繡」寨紅牌阿姑筱紅，除了美色迷人，還有機智頭腦，所以刀法如神，百發百中，但見得禁娼政策已經頒佈，唔急速搵番筆，對唔住自己也。

「邱老七思想陳舊，一味固執，」筱紅冷笑着說：「我有辦法令他自動伸條頸埋嚟畀我斬到血淋淋……」

筱紅先從邱老七的香港友人下手，佈個酒局，讓邱老七開懷痛飲，

筱紅施展渾身媚術，邱老七酩酊大醉……

「不打緊，就在我的房中過一夜吧！」筱紅說着，小心翼翼的親自扶他。

「哈，哈，老七真有艷福！」眾友人笑着。

筱紅扶他回房，安置在自己的繡榻上，吩咐容嫂給他敷上熱毛巾，但他嘔吐得不得了，嘔完之後又鬧着要茶要水，忙亂了一晚，邱老七才漸漸安靜下來。

好了，一睡就是天明，邱老七睜開眼，但見玉人守候身旁，整夜沒睡、憔悴得來不掩艷色。她笑笑：「準備了杏仁茶給你解酒！」

邱老七一口氣喝了兩大杯杏仁茶，拍拍牀，示意她躺在他的身邊，筱紅也真千依百順，躺下來，大家都閉上眼睛，你一言我一語，上天下地的談，不覺各自睡着了。

「噢！」邱老七突然給肚裏的劇痛弄醒：「噢……噢……」急爬起身，衝往廁所，上吐下瀉起來。

筱紅嚇得急找醫生，西醫替他注射針藥止了肚痛，卻止不了肚瀉。那天邱老七瀉了四十次，「個西醫得唔得㗎？」

筱紅見他瀉到半條人命咁樣，立刻在神位上香求「聖水」，端來給老七，說道：「聖水係我誠心所求，你喝了必好！」

這邱老七此時甚麼都喝了，只要止瀉，嘿，也真的不瀉了，但身子虛弱，唯有留住筱紅閨房。第二天醒來，筱紅端來白粥服侍他吃，他感動地摟她，豈料觸到她臂時，「唷！」她痛得流淚，立刻護住左臂……

「手臂為甚麼會傷？」邱老七問。筱紅怎樣也不說。而這天老七不再肚瀉。他心裏納悶，偷偷扯着容嫂追問個究竟。

容嫂支吾好一會，後來才說：「這事只有我曉得，那天筱紅見你瀉了四十多次，一時性急，想效古人割股療親的行為，去感動天地，使你立刻痊癒，她就拿起剃刀，在左臂割了一塊小肉，然後拿來煮聖水……」

邱老七聽得呆了。

「當時她流血很多，臉色慘白，痛到極點。還有，那碗白粥，亦有她的肉……」

邱老七感動到不得了，認為筱紅太真誠，決意為她贖身，納為妾，買樓給她住，支付她的生活費用。就這樣邱老七在香港多了一頭家，每年總有幾個月穿梭上海與香港二地，而上海的邱老七妻妾卻懵然不覺也。

上海淪陷給日軍之後，在港的筱紅再沒有邱老七的消息，但幾年來老七給她的錢實在不少，生活亦不成問題。

好了，事過境遷，塘西煙消雲散廿載，垂老的容嫂趁記憶猶在，大爆內幕曰：「割股療親，咁古老落後思想，係只得嗰個邱老七會信。其實整個係筱紅騙局，她放巴豆在杏仁茶裏，使到老七肚瀉不止，再用西醫給她的藥水話係聖水，騙到嗰個老七自動伸長條頸任佢斬也。」

# 阿嬋為埋街銀鐺入獄

一九三二年，香港政府宣佈禁止公娼，容許一段過渡時期，因為就算娼妓被迫從良，身上都要有幾個錢，給予過渡期，即係勸喻有得搵好速速搵，有得埋街好速速搵戶人家也。

塘西面對時代的劇變，簡直無所適從，特別那些紅牌阿姑一向吊起來賣，如今竟為埋街食井水而心急如焚，偏偏那些公子哥兒玩弄愛情，永不表態，令她們無從入手，非常無可奈何。

這裏，我給大家講阿嬋的故事。

阿嬋很艷麗，又有手段，拜倒石榴裙下的飲客不少，但要找對象埋街，仍然感到徬徨，手足無措，勉強可託付終身者就只有一個肥陳了。這個肥陳當時五十歲，後生期間豬仔出洋，在金山艱苦經營，只因好賭，二十多年兩手空空，與他一起捱世界之老友都發達了，見他潦倒，大家合力籌集一筆錢給他返香港打本開辦金山莊。

這個肥陳決心戒賭，回港之後搞生意，結婚生子，生活安定之後，色心又起，飲花酒擺水圍，成為阿嬋的入幕之賓。阿嬋見他忠實可靠，在港有間金山莊，雖非富人，但亦算有點生意，起碼兩餐溫飽。

阿嬋無數次的明顯提示要從良跟他，肥陳還是不表態，她氣極恨極，竟想出惡毒的計策：「你不仁我不義，佈個天仙局，騙晒你的錢，

等你踎街！」

阿嬋勾結了幾名老千，先在俱樂部闢室開枱搓麻雀，勾起肥陳的賭癮，漸漸使他沉迷，然後讓他逢賭必輸，輸得多，自然不服氣，阿嬋提議：「打麻雀好難收復失地㗎，應該速戰速決，賭骰仔罷喇！」

在這裏有必要交代一下塘西的「俱樂部」，原來當年有些富豪大戶不願在公眾場合的酒樓露面，索性仿效洋商組織起「俱樂部」（音譯自英文Club）來了，屬私人會所，佈置華麗，且有密室，既可吸鴉片，設賭局，又有專廚設筵，更可飛箋召妓。其時位於南里和遇安台的俱樂部計有「西林」、「居可」、「友聲」、「達盧」、「陶然」等，組織和背景各有不同，黑白道匯聚，情況複雜。

就這樣，肥陳在俱樂部裏墮入天仙局，難以自拔，由打麻雀賭到擲骰仔了。而擲骰更易出千，肥陳每晚輸上一二萬元，過得兩個星期已見山窮水盡。阿嬋就對他說：「咁落去唔對路，一於錢博錢，博到底，否則無法翻身！」

肥陳給失敗沖昏了頭腦，一咬牙，把金山莊所有餘下的款項全都動用，還嫌不夠，又向親友借來一筆銀紙，來到阿嬋的賭局，實行缸瓦船打老虎盡此一煲，賭了一晝夜之後，所有錢都輸光了，唯有垂頭喪氣，

踏着蹣跚的腳步回家。

肥陳難過得想自殺。

此時此際，阿嬋的近身女傭金姐到來找他，說道：「你這個人太忠厚，給你最親密的人一騙再騙，我實在心有不忍，所以來告訴你！」

肥陳聽得呆了，立刻找便探朋友幫忙，他聲言捲土重來。那些老千不知有詐，以為羊牯又到，當然傾巢而出，便探看出破綻，立刻手到擒來，即時發現骰子藏鉛鐵，而老千袋中有磁鐵，分明係出術，於是全部押返差館，經深入調查之後，送上法院。

「係時代迫我咁做！」阿嬋在庭上供述：「你們禁娼，我唯有出此下策！」

結果，阿嬋和幾個老千都被判入獄，雖然收監，但騙去肥陳的幾十萬元，已經分散，無法追回。

紅顏禍水，肥陳被搞到債台高築，而案子一經登報，醜事傳千里，金山莊的海外股東都向他追討，一日數起，肥陳沒有辦法應付，馬上宣告關門大吉，自己則逃之夭夭，搞到妻離子散，潦倒街頭，瘋瘋癲癲，從此下落不明。

未幾，政府嚴厲執行禁娼。

# 富春紅和細妹的「翻閘」

塘西妓女「埋街」，未必便有好日子過，很多鬧翻了，唯有重返塘西，重操舊業，此等阿姑返頭搵食，有個特別名稱，就係叫做「翻閘」，當然不排除可能性又再埋街，但又有可能再次翻閘。一般迷信說法，老舉也者，生來命苦，未必人力可改，天意！

塘西妓女曾有過兩項「翻閘」紀錄：「翻閘最多」和「翻閘最快」。

「翻閘最多」那位阿姑就是「詠樂寨」之富春紅，她原是上海紅極一時的歌妓，竟遠涉重洋，來到香港搵食，當然唔係猛龍唔過江，自有一套手段。這富春紅貌屬中姿，有幾分似當時男花旦千里駒，而她的唱功亦極力摹仿「駒腔」，所以能艷幟高張，因具男兒氣概，撈家風度，江湖人物特別喜歡她，紛紛為她執靚打水圍……

富春紅很夠義氣，當發現姊妹好友等遇上困難，環境惡劣，她可以盡出私蓄，助其發展。不過，俗語說得好：「義不長財。」富春紅落得身無分文，本來上岸，又要下海，她總會這樣說：「沒緊要，新知舊雨支持我！」

她也真的愈閘愈旺，理由是：大家都喜愛她性情豪爽而坦率也。

富春紅對於「翻閘最多」這個銜頭，係完全接受，並經常發表其偉

論：「我們妓女被迫翻閘，皆因封建思想未除，男人可以三妻四妾，金屋藏嬌。我們渴望埋街，甘願作妾，但經常不容於大婆二婆，備受折磨，實在忍無可忍，一腳踢開個衰佬，重操舊業，自食其力。唉，不過，有時又係自己衰嘅，迷戀靚仔，他們可能係牙籤大少，金屋藏嬌之後又搵第二個，重有呀，跟個空心老倌埋街，唔夠三個月，竟冇米開飯，唯有迫住又要返來撈了！」

富春紅的大番理論，實在道盡妓女埋街之苦、非常可信也。

好了，要講「翻閘最快」的紀錄保持者：「宜香寨」的細妹，埋街第四天已經離家出走，逃之夭夭，逃上廣州陳塘繼續操業。

阿細妹年僅十七，姿首甚佳，人見人愛，無數飲客為她顛倒。其中有一老淫蟲查大紳士，家中已有一妻五妾，還嫌不夠，經常在花叢打滾，竟給他愛上細妹，願為她贖身，金屋藏嬌，納為第七妾侍，於是落足嘴頭，游說鴇母。

「三千元贖身，二千元買樓，五千元禮金！」鴇母開出條件。

嘩，一萬元，其時屬極巨之數，查大紳打其如意算盤：「值唔值呀？」

「一萬元係其次，」鴇母說：「重要睇吓細妹嘅意思！」

其實細妹對他無好感，鴇母感覺到。

「就一萬元，但你要說服細妹！」查大紳忍痛決定。

鴇母本來沒把握，向細妹提出時，竟出乎意料之外，她一口答應了。何解這麼爽快，很簡單，原來細妹愛上某洋行之文員——當然又係靚仔之人，但有貌無財，壯士無顏，有何資格與紅阿姑談情說愛？這細妹為了他，一於騙婚，把得來的禮金（五千大元）打本給他做生意，希望出人頭地也。

查大紳聞得細妹答應，立刻做好保密工作，把細妹收藏起來，不讓其善妒的妻妾們知道。於是，金屋藏嬌，春風一度，春風二度，春風三度……第四日，查大紳的秘密竟被一班老友偵破：「嘿，納妾唔擺局，咁算點？」

查大紳哀求眾人守秘密，定三日後星期六，假座金陵酒家擺局。

豈料，當日查大紳回到金屋，不見細妹，發現衣飾財物被席捲一空：「吓，佳人走咗路，咁重得了嘅！」

但最淒慘者，此查大紳有錢有面，星期六之擺局不能推，唯有詐稱

細妹抱病在家，是夜也，苦酒滿懷。

「豈有此理，追到天腳底都要搵佢返嚟！」

原來逃婚之細妹，躲到廣州陳塘翻閘為妓，偏偏查大紳消息靈通，追上廣州，扭着她對簿公堂，告她騙婚。

細妹如果罪名成立，將會判監，一生幸福就會付諸流水，好慘好慘……

在最驚險關頭，查大紳的六娘子軍竟殺上廣州找老淫蟲算賬：「好呀，你瞞住我哋偷女人，你卑鄙下流，你想死，你想閘！」

查大紳唯有撤銷對細妹控訴。

你道是誰向娘子軍告密？

當然係細妹所迷戀的洋行小職員。

# 阿姑兼任「廳躉」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香港受到國內軍閥割據影響，雖然偏安一隅，但經濟大受打擊，再加上政府宣佈禁止公娼，塘西風月正走下坡，大寨的「廳躉」唯有向飲客們落足嘴頭，施展渾身解數：「嚟我哋寨擺廳喇，多啲捧我哋阿姑場喇！」

甚麼叫「廳躉」？用今之「風月名辭」解釋，就係公關經理，有時由事頭婆親自充任，有時由精乖識得向上爬之寮口嫂出任，好多時由年老色衰而又埋唔到街之阿姑操業，因為佢哋識得人多，拉攏關係非常容易也。

所以，「廳躉」向來是妓院的「權威人物」，有時亦可以說是一間寨的「靈魂」。以職務而言，飲客執廳的時候，她就是寨廳的「主任」，應酬東家佬，指揮妓女上廳，簡直長袖善舞，例如見得廳內的妓女不多，場合冷落，立刻傳喚妓女上陣，以免廳客指責等。

不過，鮮有紅牌阿姑兼任廳躉者，只有麗君首創，屬破天荒之舉。這麗君是「詠樂」寨之阿姑，長得身段苗條，面貌姣好，因此酒局生涯，殊不寂寞，且為人頂好玩。她和「詠樂」事頭婆，帶多少親戚關係，恰巧有一晚，廳躉六姨突然病倒，而是夜係某大闊佬執廳。

事頭婆頗為着急，因六姨乃超班廳躉，而該闊佬要求極高，一時之間，非常諗唔掂，究竟搵乜嘢人選才合適。唉，好頭痛也。

「不如由我客串廳躉吧！」麗君提議。

事頭婆立刻反對：「你以阿姑身份，改做廳躉，恐怕廳客產生反感，認為寨裏沒有人才，竟以阿姑濫竽充數，迹近欺台也！」

「我會做到八面玲瓏！」麗君堅決的說。

事頭婆已經智窮，唯有讓麗君上馬。

這麗君，淡掃娥眉，換上一套黑綢衫褲（塘西規矩，廳躉屬服務人員），十足個「銷魂嫲姐」，簡直追死好多愛食「土鯪魚」（俏女傭）的男人。

這一晚的廳客係汪一少，初時毫不為意，還以為是六姨，後來麗君款擺柳腰，姍姍來前，曼聲呼喚：「一少，有乜招呼唔到，請你海量包涵！」

「吓，麗君，乜係你呀，」汪一少驚訝的說：「做乜搞成咁？」

「無法喇，呢排食全鴨（沒有「台腳」之意），怕者都要改行做廳躉囉！」

「嘩，有咁銷魂嘅廳薑——」汪一少大叫：「我寧願追廳薑！」

其他客人齊聲附和。當中有一位富家子花老二最愛追「士鯪魚」，對麗君之「新形象」簡直着魔着迷：「麗君，你如果當真轉行做廳薑，我定替你捧場，別人替阿姑執廳，我偏要開風氣之先，為廳薑而執廳。」

座上客亦一致贊成花老二的主張，每人願意執一晚，聲明為麗君捧場而設。而麗君料不到初次作大膽嘗試，居然旗開得勝，馬到功成，只求號召有術，事頭婆當不會難為了她，何況有客追求，同樣可以施展丁娘十索，乃決定轉行。

麗君手段確也高強，飲客執廳大排長龍，好比輪米一樣，麗君慣用語：「對唔住，尚未輪到你！」

麗君雖然冰雪聰明，八面玲瓏，但偏偏迷戀「蓆嗲」(戲子佬)，而這些「蓆嗲」均屬靚仔冇本心，害得麗君一蹶不振，結果把心一橫，嫁給南洋樹膠園阿伯，從此收山也。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西方記者已關注遠東人
澳門、星架坡禁地，明查暗訪，大爆秘聞。
先生」，進出石塘咀煙花地，發掘資料，寫成
兩張塘西所謂「Sing Song Girls」（「歌姬」）玉照

販賣和娼妓問題，他們遠征日本、上海、
中一名記者 Henrik De Leeuw化名「史密夫
罪惡諸城》(*Cities of Sin*) 一書，其中刊登了
左：Miss Wong；右：Miss Ling)。

# 金珠與「老舉湯丸」

金珠本隸廣州長堤「長安」寨，移植香港前後有一段悱惻纏綿的故事。

這金珠初落籍「長安」寨那年，二八年華，風姿綽約，其時軍閥割據，東堤夜夜是元宵，笙歌不輟。軍政界人物無不貪污舞弊，把搜刮得來的民脂民膏，都花費在豪賭浪飲，戀妓徵歌，皆視為必修的「夜課」。此等人一擲千金，毫無吝嗇，而龜鴇中人，愛鈔是唯一目的，自然倒屣歡迎。

不過，賺呢班「老粗」軍佬之錢實非容易，因為他們都愛恃勢橫行，稍為拂逆，動輒拔槍相向，大鬧青樓，掌摑阿姑，「拆房」之事，常有所聞也。

於是，崔書記翩翩登場，他是某軍閥的姨甥，皎如玉樹臨風，在這群老粗中儼如鶴立雞群，愛俏的姐兒見了他，神魂顛倒，如蟻赴羶，時人稱他為「老舉湯丸」。

有一夜，崔書記隨一班同僚去長安寨打水圍，在走廊上竟和金珠碰頭，好比《西廂記》的張生驚艷，靈魂兒飛上半天，立刻扯着她傾談，發現她不但明艷照人，而且談吐文雅，語氣絕無一般妓女的「咪，衰，

超，鬼，病」的慣用字眼。

金珠有教養，閒時好詩書，而且尚是琵琶仔，因為她說過，她要為喜歡的男人才典賣她的初夜。而且，崔書記也是未婚，金童玉女，一見鍾情，迅即熱戀……

「我要為你擺房！」崔書記已情到濃時。

「擺房費五千元，」鴇母乘機斬他一頸血：「珍飾衣物另計！」

這崔書記錢財得來容易，幾千元雖然大數目，對他則不算甚麼。所有金錢支付，還要請飲兩晚，十足結婚擺喜酒。龜鴇中人，有奇異習俗，琵琶仔初夜「擺房」，形式有幾分類似新婚，「洞房」前夕，新嫁娘例有「上頭」之舉，還請喃無先生主持典禮。「洞房」之夜，一對新人食過「暖堂飯」，喝過交歡酒，這才上牀做愛，享受片刻的歡樂。

「片刻交歡」？沒錯，擺房客與妓女的「蜜月」光陰大概只有十天光景，此身屬君所有，不陪伴別人，但十天過後，情斷義盡，各奔前程。妓女在擺房功德圓滿之日，就要在辮尾或鬢邊結束藍頭繩，作為「戴孝」的樣子。據龜鴇們解釋，阿姑擺房等如新娘出閣，而擺房客亦等如夫婿，若果夫婿健存，再和別個男人發生關係，勾三搭四，為禮教所不

容，除非丈夫去世，身為寡婦，才可再識男人，所以擺房後阿姑要象徵式戴孝。

唉，有誰不想長住溫柔鄉。崔書記但感春宵苦短，摟着金珠道：「我要正式娶你為妻！」

金珠當然喜出望外，崔書記就與她的養母議價，安排日期，豈料遭棒打鴛鴦。原來，軍閥的女兒，崔書記的表妹，一直對他鍾情，得聞表哥移情別戀，「咁仲得了嘅！」立刻哭訴於父親之前，堅要父親驅逐金珠出境，以杜絕崔書記念頭。在這個年代，督軍一言，無異「聖旨」，限期二十四小時之內，立刻離開廣州，養母便帶着金珠慌忙逃來香港，移植於塘西「奇花」寨。

就這樣金珠出了名，被軍閥下令驅逐，來頭一定好猛吧。飲客爭着執靚追求，瘋狂迷亂，但金珠「守身如玉」，因為堅信崔書記愛她，一定會南下找她。可惜，未幾傳來消息，崔書記為了功名富貴，迎娶督軍女兒，不許再涉足花叢。她傷心之極，決意「埋街」，嫁給富貴人家，雖無愛情，但生活無憂也。

# 私寨與導遊社

一九三五年香港政府全面禁娼。

娼妓是最古老的行業，只要這世界上有男人和女人存在，性慾的交易又怎能禁絕。於是，妓寨轉入地下活動時期了。

塘西寨區瓦解，化整為零，滲入其他的街道，改營私寨。所謂「私寨」(或「私竇」) 者，當然沒有門面，靠鴇母暗中拉客，阻街女郎亦係這個時候出現了，間中街上出現流鶯向客人兜搭，合意者立刻上樓解決。其時，香港的私寨眾所周知者莫如九如坊、歌賦街、荷李活道一帶，門前雖無招牌，但暗中留下記號。

例如門前掛一對燈 (就叫做「孖燈籠」) 或一對鯉魚 (就叫做「孖鯉魚」)。又例如門牌號數寫得特別大，甚麼「一」號、「六」號的，時稱「大冧靶」(「冧靶」即英文Number)，其實係偷師自開埠初年的洋妓寨，可見世間毋須要多少新招數。

經營私寨當然犯法，但其時社會腐敗，「黑白」二道互相勾結，所以每屆華燈初上，該一帶街道「遊人如鯽」。如果突然寨門烏燈黑火，靜悄悄，連門口阿嬸都不見一個，這就是「戒嚴」了。原來，相隔一段日子便會發起「警報」——警察掃黃，作表面行動，向上司作交代 (每

當有新官上任），當然預早已通風報訊，各自迴避。過得兩個鐘頭，又會恢復正常了。

如想打起「招牌」暗中營娼，亦有辦法，就是開「導遊社」，標榜美女出鐘導遊或房中按摩，表面無色情成份，警方是沒可奈何的。

要開間「導遊社」是相當容易的，找個小辦公室，設張寫字枱椅，僱用一個人聽電話接應，登記顧客，然後依照客人所要求，派出導遊員應召，就可以做成生意。

寫字樓通常掛上某某導遊社招牌，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聲明僱有美麗女郎為客作導遊港九服務，當打電話去試探時，很快便知道箇中「真相」，於是消息傳開，尋芳者躍躍欲試，一時間導遊社電話響個不停，其門如市。

後來做得更明目張膽了，連導遊娘的「玉照」都刊登在報章廣告上。導遊娘出鐘的代價，每一句鐘收一元，但出門要雙鐘作計算，即是說最低消費起碼二元。她們被召到酒家或俱樂部去伴客，不外乎猜枚飲酒聊天消遣，也可去酒店應召，當然牀資另議。如果認為「貨不對辦」，大可打發她走，但給回一元作「車資」。

在干諾道中港外線碼頭那一帶，原是旅館與客棧，供海外及大陸來客下榻，「導遊社」開得更具規模了，在一層樓宇之內，間成六七個小型木板房，一如日後之浴池，顧客上門，在客廳揀中小姐，帶她入房……

「導遊女」(或「導遊娘」) 與客人入房後，不是立刻脫衣和發生性行為，第一步是按摩，或其他的挑逗……

何以不入房即玉帛相向？原來打過一件官司的。

禁娼之後，賣淫為非法，一間「導遊社」被檢控，指開設妓寨，聘律師辯護。

這是禁娼後首宗賣淫官司，當然是非常轟動。蠱惑律師在庭上指出：

「導遊社之女僱員職責為顧客服務，帶他遊覽，他疲倦就按摩，牌照並無禁止導遊社這樣做，案發只因被按摩之顧客控制不住，他主動要求導遊女，她服從他，乃職責所在也。」

結果，法官判被告無罪，而「導遊社」亦因為那件案而大行其道，愈開愈多。

有些導遊社的地方比較寬敞一點的，還可以招待客人在客廳裏開「雀局」，打幾圈麻雀和吃一頓晚飯。不消說，客人來到了香巢，徵花選色，更加利便，使這些「社局」生意滔滔。

當時在中環電車路，有好幾間老式餐室，為應潮流需要，特設「布簾卡座」，就專做叫導遊女的客人的生意。這些卡位，是掛着長長和厚厚的布簾，相當密實，坐在卡位的客人簡直與外界隔絕，如果沒有按鈴召喚，侍者也不會掀簾而入，於是「布簾房座」就成為最好的私家地方或二人世界了。

讀者諸君，這些卡座，你道像不像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色情「汽水座」或「咖啡座」呀？

應召女郎亦是這個時期出現，其時中區和灣仔有着根多唐式酒店，規模屬中小型，專接待過番客及為尋芳客服務，酒店都有「導遊社電話表」，只要開好房間，導遊小姐便會應召姍姍而來了。

# 花國末日

花國末日，阿姑趕緊埋街。

揚州夢覺，洗淨鉛華，脫身泥溷，塘西俗謂「除牌」，在妓院樓下客廳摘下「芳牌」也。

但凡妓女身不由己，除牌要「贖身」，給予妓院一筆金錢以恢復自由身。妓院贖身，計分兩種：一為妓女自贖，一為客人取贖。

前者係妓女自己積有私蓄，同時又厭倦風塵，於是向鴇母請求自贖，重作新人。不過，私蓄始終有限，自贖者百中無一，除非該妓人老珠黃，已無利用價值，龜鴇才輕易把她放走。

所以，多數是後者人客為妓女贖身，與鴇母議價還價。於斯時也，鴇母判別恩客溫迷之程度，其身家之豐厚，向對方開出一個相當的價錢。其中一大筆錢屬於「算舊賬」，包括「補米飯」（養大該妓）、「追收保護費」（保護該妓免受騷擾）、「拜師費」（聘老師教授操琴唱歌讀書識字）、「還飾物」（該妓初出道時添置衣着飾物所花費用）和「醫藥費」等。所以，一次贖身，少則幾千元，多則過萬元（其時一千元可買一幢三層的樓宇了）。

不過，當禁娼限期越近，討價還價不再揸得那麼緊了，正如事頭婆

曰：「萬事都有商量也。」

妓女脱籍從良，鄭重其事，身價交妥，便即晚停止營業，謂之「除牌」，須延請喃呒先生為之祈禱作福，言其前茲磨折，歷劫已完，此後再享鴻福，永離魔障等吉語。是夕照例宴請全寨姊妹，分派利是，以示辭別。

除牌禮鬧完，便是「送姑娘」了，即妓女埋街，猶如閨女出閣，蟄處香房中三日，姊妹到來拜禮為賀，一如世俗之添妝，到「迎娶」之夜，恩客眾友到賀，門前大燒爆竹，廳內大排筵席，鬧哄哄的。有人慶幸埋街，有人千秋遺恨，悲喜交集，百般滋味。

因為有三年的過渡期，好多紅牌阿姑都可以急流勇退，埋街從良有之，改行從商有之。沒這麼幸運的那班仍然要暗地裏重操皮肉生涯，因為她們都唱得幾句，便以歌姬身份，在酒樓的歌壇賣藝，間而陪酒，物色恩客……

而投其所好者仍大搞「歌姬選美」(選到冠軍的叫「花國總統」) 呢。

畢竟大時代來臨，更苛刻的求生掙扎開始了。一九三七年，中國「七七事變」，日軍侵華，很快就成為全民戰爭，連帶塘西的歌姬都收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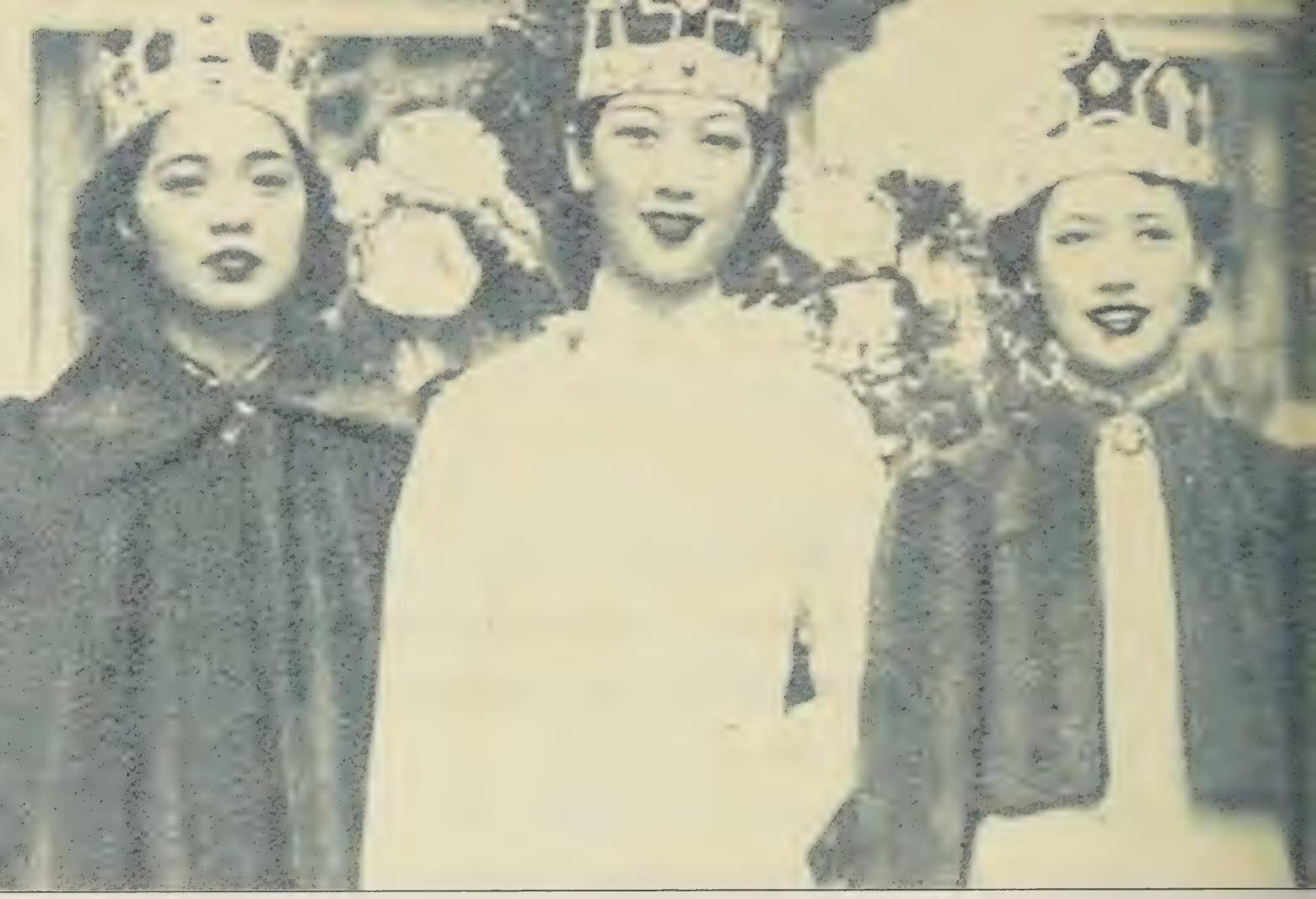
心情，舉行義唱，籌款救國……

下錄舊新聞二段：

「七七抗戰建國兩周年紀念……石塘歌姬對於救國工作，異常努力，今年七七抗戰建國兩周年紀念，該團又再舉行一次義唱，慰勞會為獎勵各歌姬起見，凡參加義唱者均贈以紀念章。」(一九三九年七月五日《成報》)

「……塘西歌姬義唱，提前於昨晚舉行，參加義唱之歌姬數十人，成績頗為良佳……今晚在先施天台文園酒家舉行義唱，銷票成績千餘元。」(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成報》)

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黑色聖誕，香港正式「禁娼」，獸軍入城，甚麼黃色事業都收招牌了，由於日本皇軍到處找「花姑娘」，還有誰人敢開導遊社，敢開歌壇？難道想自招滅亡嗎？



一九三九年三月號《東方畫刊》載：「香港歌姬義唱團，屢次舉行義唱，襄助各種愛國運動。最近又為中國青年救護團籌款，賑濟傷兵難民。中國青年救護團因此於一月二十九日，舉行頒獎典禮，對於參加義唱人員，頒發紀念品；同時並為義唱成績最佳之美麗麗、萬紅女、多女三人加冕。儀式隆重，情形熱烈。」
（自左至右）：（一）多女；（二）美麗麗；（二）萬紅女

（上）歌國皇后美麗麗女士。

Miss Mei Lee-lee, Qneen of Chinese singsong girls of Hongkong.

# 塘西殘夢鐵蹄聲

香港淪陷後憲兵隊執行「佔領地政策」，禁跳舞、禁打麻雀、禁嫖妓等，認為這樣做可以「杜絕人民趨於浮華奢侈陋習，縱情恣慾俱樂部決不認可」(《南華日報》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話雖如此，亂世浮生，窮途末路，很多婦女被迫出賣肉體求生，於是九龍彌敦道與上海街交界，灣仔鵝頸橋一帶，上環海傍，入夜之後，流娼聚集，在烏燈黑火(其時燈火管制)下暗中交易。

況且日軍抵港，全都是「慾海飢民」，所以，香港被佔領之後，「軍妓」制度立刻設立，以供日軍官兵洩慾也。

此種軍妓組織，分兩種：「慰安所」和「吾妻屋」。「慰安所」是最低級和最普遍的，那些「花姑娘」都是從各地淪陷區強拉活捉而來；「吾妻屋」比較高級，只供軍曹級以上之軍官洩慾，屋內妓女都是日本和台灣來的「慰安團」。香港淪陷時，日軍的紅燈區便設在灣仔了。

一九四二年，副總督平野茂通知防衛司令部岡田梅吉，要在港島設立「慰安所」五百家。岡田梅吉便指揮大隊日軍，將灣仔洛克道封鎖，個個配上刺刀，時而喝打路人，時而開槍，故意製造恐怖氣氛，跟着逐家拍門，限令三日之內盡數遷出，不得留下一人。居民個個嚇餐死，紛

紛收拾細軟，急急逃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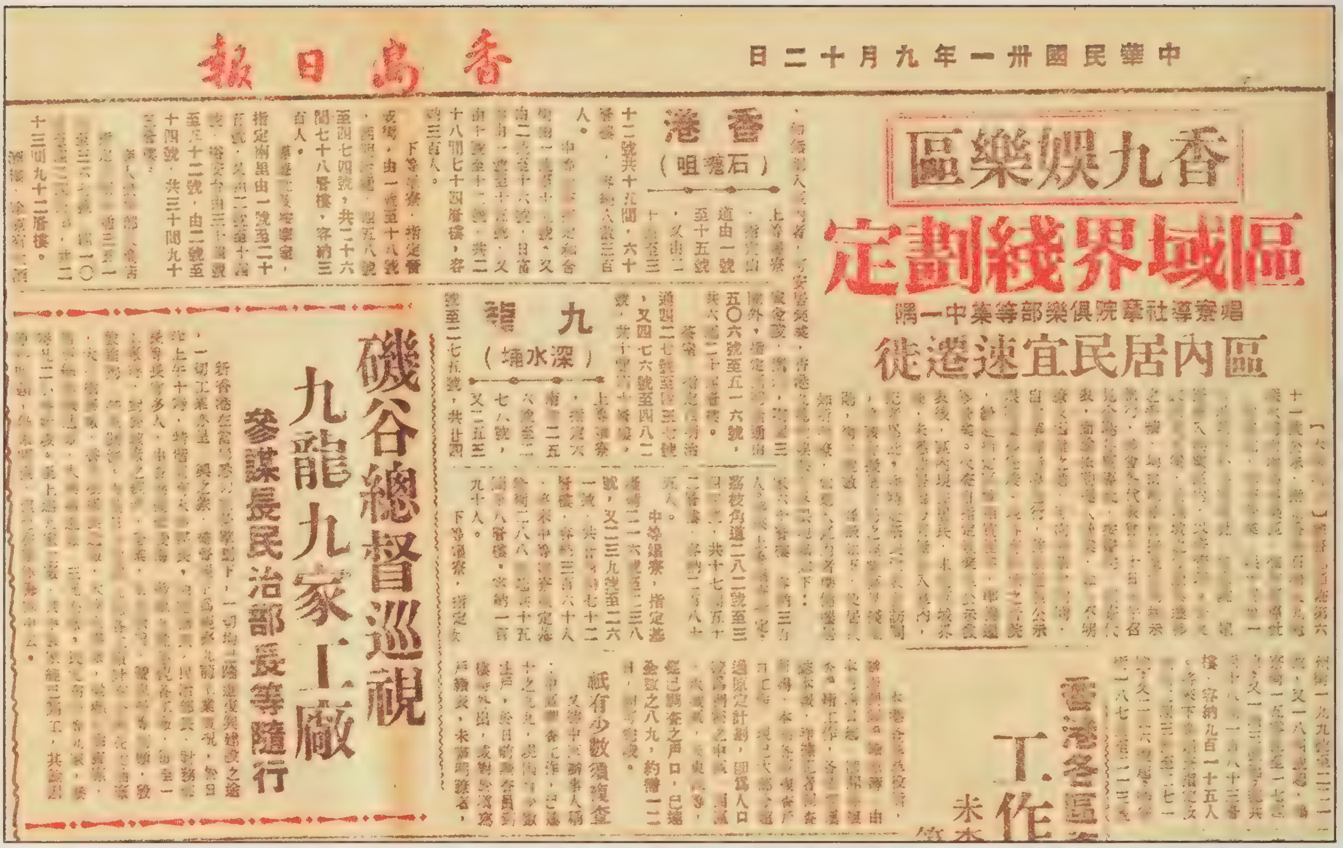
雖然「慰安所」有五百家之多，但「吾妻屋」就只得一間，造成將官界出現大量「慾海飢民」，怨聲震天，副總督急謀對策，漢奸界好色之徒提議：「不如重開塘西風月！」

於是，一九三五年塘西因禁娼而沒落，卻突然間起死回生，實在匪夷所思。

好了，總督磯谷廉介考慮過慾海形勢，決定妓繼續嫖，將石塘咀劃為「娛樂區」，將全港之妓寨、導遊社等都集中在這一區，限制一切賣淫事業或尋芳行徑不能出該區之外，實施期乃係當年之十一月一日，此乃「慰安所」設立三個月後之事也。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日之《南華日報》對當時盛事，有堂而皇之的報道：

「談香港風月，當首推石塘，回首當年，當值華燈初上，皇孫公子，買笑尋歡，酒綠燈紅，環肥燕瘦，其旖旎之狀，豪華之情，誠令人有願終老是鄉之感，考娛樂事業，與地方繁榮，息息相關，戰前英夷百計剝削，石塘花事，乃告摧殘，況經戰後，群芳盡散，益形蕭索矣。邇



香島日報　中華民國卅一年九月十二日

# 香九娛樂區

# 區域界綫劃定

娼寮導社華院俱樂部等集中一隅

區內居民宜速遷徙

香港（石塘咀）

九龍（深水埔）

## 磯谷總督巡視九龍九家工廠

參謀長民治部長等隨行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香港淪陷區日報（《香島日報》）新聞，總督部頒布第六十一號公示，指定香港島石塘咀及九龍深水埔兩地為「娛樂區」，恢復公娼。

# 1940 塘西歌姬義唱冠軍

## 愛麗小姐素描

## 戀事及其他

盧笛。

「實在沒有什麼冠軍不冠軍的，於是靠我的一點力而已」她見到記者，第一句就是那樣的客氣。

「這一次是第八次了」？

「不錯，這是第八次，算起來，我的刀量實在有限，我祇拿出五百七十塊錢」

「唔！給你們過這樣生活的人而能够拿出這許多錢，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了」！

．．．

看來，愛麗小姐完全是南國型的，她說得輕婉而流暢的廣州話，但，她本是蘇州人呢。（蘇州是山明水秀之鄉，應該有這樣一個聰慧而秀麗的女孩吧）。

她到南方來，已經七年了，前年她從廣州到了香港，度着優悠的歲月，那時候，她每天祇隨便到處的散散步，喝喝茶，看看戲，睇睇打波，睇睇跑馬！

但，兩星期前，她又重踏進這「一個世界」來了。自然，她對這「一個世界」會使她悲哀，使如失寶，但，這有什麼辦法呢？

她愛過一個人，那是一個年青的男人，是在廣州陳塘時認識他的，他們甜密地到了香港，秘密生活着，她兩年來，在香港過一段生活，就是和這男孩一起的。

現在，她沒有嗜好，她祇專心手工作。她對生活的用度也是非常儉樸的。對待人更是和藹得可愛。她之所以能够在一晚義務中得到這許多錢，就是她對朋友底和藹的成果！

日軍侵華，國家危在旦夕。一九四零年三月十六日《天下》圖畫半月刊載，石塘歌姬義唱籌款救國，她們出錢出力，俠義風塵。

者華民代表會及各界協會，以香港秩序，已復舊觀，娛樂事業之復興，固有足助謂劑市民生活之枯燥……使散居各處之導娘，出沒無常之流鶯，盡遷於娛樂區內，時至昨日，欠矣沉寂欲死之石塘，一變而為欣欣向榮之狀況矣。」

於是，金陵、廣州、陶園、萬國四大酒家粉飾一輪，重新開張，妓院又再設立。導遊社紛紛搬進塘西，有「仙境」、「玉蘭」、「共榮」、「新新」等多間。新寨開業者，有叫「新香港」、「華麗都堂」、「天外天」、「西廂樓」、「百花樓」、「天香館」等，已頗為東洋風了。商人俱樂部重開，裝修煥然一新，鶯鶯燕燕，走馬皇孫，如歸舊地。而遷入石塘娛樂區之導娘，花枝招展，絡繹於道……

石塘咀改名「藏前區」，妓女需要佩帶「娼妓證」。總督部還恢復了販賣鴉片，塘西更變成特准吸鴉片的地方。

憲兵亦進駐塘西。

遇安台上還經營了三間具規模的歌姬式妓院，專接待汪偽政權人物、密偵、發戰爭財的商人等。

當時塘西的傳奇妓女並不多，或者「花顛嬌」可以一提，此妹性慾

特強，一般嫖客絕難將其「餵飽」，那些人就說她是「發花顛」。所以，曾有過六個「皇軍」軍官列隊牀前，與花顛嬌輪回苦戰一小時的驚人新聞。

花顛嬌有一次患病不肯接客，觸怒了某將官，立刻要拉要鎖，還出言恐嚇，要將她「放飛機」。

當時誰也不敢出面替她求情說項，因在鐵蹄下，人命如蟻，何況她還是個妓女？

是夜，花顛嬌在憲兵部被打個遍體鱗傷，奄奄一息……

夜靜了，救兵來了。

花顛嬌有一個江湖朋友，他是「洪門」子弟潤哥。深夜時份，潤哥率領兄弟勇闖憲兵部，擊倒多人，救出花顛嬌，把她輾轉的送進內地去了。

於是潤哥之名與膽識傳遍塘西。

「嘩，好有義氣呀！」群妓崇拜之。

洪門兄弟就代他說：「阿潤哥如果唔係咁英勇，邊個搵佢做阿大呀！」

唉，浪漫、頹廢、糜爛……試想想，淪陷歲月，人間再沒有希

望，縱情肉慾，吞雲吐霧，彷彿是最佳的逃避現實手段，而到了大戰末期，日軍大勢已去，那些軍官敵偽等日夜流連塘西，朝生夢死，全皆是困獸！

好了，戰爭告終，香港政府重申禁娼，塘西又一次宣告死亡。

一九三五年政府禁娼，塘西煙消雲散。酒家生意遞減，唯有開闢求生途徑。在酒家頂層兼營舞廳，曾一度再起笙歌，盛極一時。此乃一九四零年九月一日《天下》圖畫半月刊的金陵舞廳廣告。

# 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

塘西四大酒家之首——「金陵酒家」。

自塘西煙消雲散，那些大酒樓也陸續的結業，惟獨「金陵酒家」努力的在那裏掙扎求存，竟成為「塘西風月」的殘餘象徵。直到一九六二年，金陵才遷拆，那時的報紙刊登過半詩句式的文字詠「金陵冰消」：

「陶園有座空憑吊，金陵艷事倩誰知，寂寂空廳音樂絕，問君曾否憶秦淮。」

想當年石塘咀的花事繁榮燦爛，開設在那裏的十五間酒樓，莫不爭妍鬥麗，各出手段爭取顧客。當中又以「金陵」、「廣州」、「陶園」、「萬國」最為有名，而且位於「山道」口鼎足而立，開筵坐花，笙歌達旦，一遇喜慶宴會，便大放爆竹，「劈劈拍拍」的終夜不停，多麼頹廢糜爛呀！

金陵酒家主人係個風雅之士，其時香港酒樓稱「酒家」者，亦由金陵始創，大抵該主人取義古人「夜泊秦淮近酒家」之詩句，一經採用，嗣後較大規模的酒樓，不讓金陵專美，通稱酒家了。

一九二九年金陵酒家為擴展業務，搬遷新址，大事裝修，畫棟雕樑，最膾炙人口者就是酒家的「畫舫廳」，構造成秦淮畫舫模樣，以符合金陵景色，飲客中風雅者不少，故都多「定廳」於此，有時要排期兩

個月始能享受畫舫滋味。

金陵重新開張時，懸獎公開徵聯，分嵌「金陵」二字作聯首，並聘大儒朱汝珍、區大原、梁柏年和何國澧評卷。一時珠玉紛投，聲望如前清桂南屏太史、岑光樾太史也都應徵。選錄後請名畫家寫就，分懸各廳，以資點綴。而前十名的入選對聯，有伍廷芳博士的七言聯，和蘇選樓的長聯，至為膾炙人口。

這位中國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博士的聯是：

「金粉兩行花勸酒，

陵巒一角月窺樓。」

而大儒蘇選樓的長聯是：

「金粉座中來，且評量陸羽茶經，劉伶酒頌；

陵阿高處望，如領略秦淮風月，自下姻花。」

由於金陵主人是個風流名士，他在酒家內每一兩個月就舉辦一次畫展，成為香港僅有的中國式「沙龍」。其時，香港人舉行畫展的只有兩個地方：一個是聖約翰禮拜堂，一處就是金陵酒家了；因為聖約翰地方較小，而且不能供應酒食，所以詩人墨客大多數都是在金陵酒家舉行書畫展。

當年留港的畫人，可謂盛極一時，計有嶺南畫苑的趙少昂、何漆園，民間畫家容少強，礪精學院的鮑少游，春睡畫院的關山月，還有吳孤鴻、容漱石、高劍父等，再加上西洋畫的李鐵夫、陳福善、麥花臣夫人等，他們都經常在金陵舉行雅集，一時間名士風流……

但好景不常，一九三三年香港政府嚴格執行禁娼法例，石塘花事從此凋零，妓寨結業，酒樓茶室關門。這是個被迫求變的年代，大寨的阿姑最好找個恩客「上街食井水」，如果唔從良，大可以改行做舞女。

沒錯，香港舞廳業突然蓬勃起來，塘西的「廣州酒家」為了應變，立刻在頂樓開設「仙樂舞廳」，而「金陵」為應潮流也在酒家頂層開設「凱旋舞廳」。

戰後金陵的「凱旋」吸納很多南來的上海舞女，也曾風光一時。舞女與舞廳是「拆賬」的，搵幾多大家有份分數，那些改行的塘西阿姑作風不及上海舞女的豪放與洋化，很快就給比了下來。「凱旋」曾經來了一位上海聞人之「下堂媳」，她披起舞衫，而南來之「海派」大戶聞風而至，她竟然一晚做四千多個鐘，即是替舞廳做了五萬銀生意，簡直轟動一時也。

一九六二年四月，金陵酒家最後遷拆，連塘西風月之殘餘象徵也都成為陳迹了！

# 附錄：香港禁娼編年史
## （一八四一至一九三五）

**一八四一**　一月二十六日，英駐遠東艦隊在本港西北部登陸，升起國旗，六日後，英駐華全權代辦兼商務總監義律發出第一份官式通告。六月七日，香港宣佈為「自由港」。

**一八四三**　一月四日，首先設法庭。六月二十六日，《南京條約》條文，英倫正式宣佈香港為大英帝國殖民地，在任之港督砵甸乍，組成行政立法兩局，初期之「行政局」譯為「議政局」，「立法局」譯為「定例局」。英人來港兩年後，此間已有妓寨。

**一八四四**　五月一日，本港確立警政。那時已由戴維斯接替砵甸乍出任港督，他在倫敦物色一能幹警官來港，當警務處長，此人名查理士•梅。

**一八四五**　官方開始正視娼妓問題。

早期之本港，港督不必聽命英廷，除非倒行逆施，受到貴族財團非議，否則英廷不干預「內政」。處理妓女，戴維斯總督有全權，他認為妓女傳播性病，毒化本港，不能容許她們存在。

五月，戴維斯下令將妓女驅逐。

妓女來自中國大陸，就將她們強行押上船，載往廣州。香港是自由

港，不設關稅，早期並無人民入境事務處，任何人也可以出出入入，妓女輕易潛返本港。

戴維斯鑒於妓女傳播性病菌，妨礙公共衞生，設立性病醫院，但要妓女抽稅，用稅修建醫院。性病醫院在六月成立。

據六月之官方文件公佈：妓院三十一間，妓女一百五十三人。

抽稅之計算法是每間妓院每月抽五元，每名妓女每月抽一元五毫。

當年物價，五元等於一個普通受薪階級之工資，稅相當重。

十一月十八日財政司在立法局建議徵收娼妓營業牌照費，以管制娼妓的經營，這項建議獲得立法局通過，並於次年實施。

**一八四六**　根據當年的徵費辦法，徵收妓院牌照費及妓女稅，並非由庫房收取，而是由警察部門負責，這一筆收入是用於成立一間性病醫院。

但是這種收費辦法，受到社會人士抨擊，尤其是華人社會，華人領袖抨擊這項措施，無異於警察部是「扯皮條」，英國法例也沒有這項規定。

當年，香港的英國人對這個建議也表不滿，並且要進行調查，發現

每月從妓院及妓女中收取的費用，撥入性病醫院為經費的實在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款項不知去了哪裏，事實上，當年正式在香港經營的妓女及妓院數字，可能是五倍於上述數字。顯然是有人利用這條規例斂財。

於是「西商會」首先發炮抨擊當時的政府，並上書英廷反對，其最大理由是，所有性病醫院的稅捐，有所盈餘亦不納入庫房，尋且不知去向！

英廷遂派了兩名議員遠道而來調查實況，結果港督戴維斯接到英廷訓令，停止收取任何妓院及妓女的「稅款」。

**一八四七**　英廷下令戴維斯停止徵妓女稅，性病醫院也因缺乏經費而停辦。

妓女並無因而減少，不抽稅，鼓勵更多由大陸來港之女子當娼，政府不抽稅，對妓女不管制。

在此之前，妓寨與警察打成一片，那時並無反貪污部門，警察公然收片，否則經常藉詞進入妓寨騷擾。那時妓女各國籍均有，與華籍妓女分庭抗禮。

外籍妓女，以西洋妹最多，她們來自澳門，因為澳門比香港早開

埠，但繁榮程度早就被香港越過，她們賣肉，目的賺錢，香港好環境就到這裏來，有純種歐籍妓女、也有日本妓女。

西洋及歐洲妓女多數接外籍人士，她們集中在中區荷李活道、擺花街、威靈頓街一帶，荷李活道妓寨是第一級。

次一級之妓寨，在灣仔春園街一帶，而本地華籍妓女在上環水坑口。

**一八四八**　性病迅速蔓延，到了一月十九日，政府在西營盤成立海員宿舍，收容及治療染上性病的海員及其他人士。

**一八五一**　六月十二日香港出版的某西報上，就刊有如下的一則廣告。廣告的標題字直譯是「蜜糖」，內文說：「在郎代夫人那裏——有少量細罐上好的蜜糖出售。此外還有氈酒、拔蘭地、車厘酒、砵酒、香檳、樽裝啤酒等出售。地點：域多利亞城擺花街。」

這段告白，表面上是出售「蜜糖」，其實內裏是「徵友啟事」。「蜜糖」指的是來港當娼的歐籍女子，而署名的叫「郎代夫人」者，其職業正是鴇母也。

十九世紀中葉的擺花街，除了有真正的鮮花出售外，也是著名的煙

花之地——歐洲妓女的大本營所在。據一位研究香港歷史的約翰•魯芙 (John Luff) 所著的《香港的故事》書中揭露，郎代夫人手下的「小蜜糖」，都是曾經受過嚴格的訓練，善解人意。寨中的妓女學會了調酒與迅速替客人燃點雪茄煙的技術。妓寨內的佈置，全部是英國維多利亞式的（當時中環一帶叫「維多利亞城」，所以廣告上用此字眼），間格成雅致的小房間，不會碰面，避免尷尬。若嫖客只想喝酒抽煙，「醉翁之意不在色」的話，另有寬敞的大客廳供應。

**一八五七**　香港在一八五七年間，嚴重的性病深入海員和軍人的隊伍裏。當時，駐港英軍司令便向港府提出建議，希望頒佈條例，控制性病的流行。

於是第一條有關性病的法例，便在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施行，那是「檢驗性病傳染病條例」。法例中又規定，任何人如染有性病，即須治療，妓女如被認為有可疑患性病者，有權由政府醫生檢驗。

為了要檢驗有關性病之故，妓院開始要領牌始准營業。這是本港娼妓業第二個轉型期。因為要有牌始准營業的關係，於是較為「高級」的妓院便在港島的水坑口高懸燈籠，廣招「豪客」。「大寨」的名稱，便在

當時出現。

港府為檢驗妓女，指定妓院必須領牌，由總登記官高和爾發牌。

因為妓院要領牌，同年十二月，重抽停頓了十年之娼妓税，但那時本港之政制已上軌道，嫖妓税不像十年前，以「人頭税」之方式抽，而改用牌費，妓寨妓女領牌，每年付一次牌費，收益作正式税收，撥入庫房作公共開支。

「公娼」是由「撫華道」(即後來的「華民政務司」) 管理，作娼妓必須「領牌」，直接向「撫華道」辦理登記手續。登記的時候，循例要作出聲明：一、是本人甘心情願作妓女的，因為飢寒貧窮，迫於出此，絕非鴇母加以壓迫。二、本身已非處女，願意接客，以營生計。所以要作出聲明，是保障人身自由，自願淪落，與人無尤。

自此，香港娼妓就分為有牌與無牌兩種，無牌亦為私娼，因為不為政府承認，妓寨叫私寨，有牌是為公娼。私寨不繳税，消費輕，收費廉，私娼做得雜，且不驗身，染病之危險性大，故私娼變為低級妓女。

公娼亦由於收費與規模有別，分大寨細寨，大寨集中在上環水坑口，細寨則在荷李活道一帶。此外，中環之客棧旅館、灣仔之橫街窄

巷、停泊海旁之小艇也有私寨。

**一八五八**　轟動一時的高官賣淫案給揭發。總登記官高和爾，據說他的妻子即為一土娼。高和爾運用自己有權發牌的便利，開設了三家免稅的妓寨牟利。這件事是一八五八年香港的總檢察官安士迪所揭發的。他提出彈劾高和爾的十九條罪狀中，與經營妓寨有關的竟佔了六條，即第二條，指出當時所發出的第四十八號妓寨營業牌照，就是屬於高和爾私人所有的。第四條指責他娶了一個土娼為妻，用來出面結交歹徒和經營醜業。第五條指他向辦妓寨和妓寨牌照者，若不向他納賄，不經過他的關係，就休想獲得妓院牌照。第十五條，指他自己開設三家妓寨，所有牌照都是由他免費填發的。第十六條，指他方便親戚經營醜業。第十七條，指他以賄賂所得，購買政府地段第十一號房產，以高價與人開設妓院。

港府官官相衛，港督寶靈袒護高和爾，總檢察官安士迪在本港起訴失敗，他不服，告到英倫，高和爾終被革職，但未受刑罰。

**一八六零**　香港妓女的來源，都是貧家子女或者被人迫落火坑，迫良為娼。

香港的娼妓不少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那些五、六或七、八歲的女童被人拐賣到香港來，交給鴇婆，實行「糟豬花」，養至十二、三歲便開始過其迎送生涯。

這種「糟豬花」遠在一八六零年之前已經盛行。如今則非常嚴重。

**一八六八**　在一八六八年，麥當奴港督曾出過告示如下：「案奉總督麥當奴示諭，照得近來本港及所屬地方拐賣婦孺之事，層出不窮，政府現經訂立新例，所有擄拐案犯，成立罪狀，除本刑外，兼判笞刑。茲為杜絕拐賣人口起見，特懸賞金，招人舉報。凡有報訊或出任指證或幫助政府能將擄拐人犯拘逮到案，審訊定罪之後，即由港庫酬給賞金二十元。」

可見當年政府非常重視這個迫良為娼的問題。出得二十元的重酬，都可謂之極大手筆。因為，當時二四寨每次召妓，不過「二或四錢」而已！

**一八七二**　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本港部份華人對當時的娼妓情況表示關注，聯名上書港督堅尼地爵士，要求立例取締娼妓。次年五月八日，堅尼地爵士頒佈禁娼條例，名為《保護中國婦女及取締娼妓

條例》，這條條例發展至今，成了今日的《保護婦孺條例》。

**一八七三**　一八七三年五月八日，港督堅尼地頒佈《保護中國婦女及取締買良為娼條例》，正式禁止販賣人口。

**一八七八**　一八七八年設立「保良局」，收容墮落火坑之女性。

**一八七九**　到一八七九年，娼妓問題日漸嚴重，娼妓合法又再舊事重提，為要對娼妓作有系統的管理，立法局再度通過「娼妓合法化」條例，這一次，是向妓院徵收營業牌照稅，使妓院可以公開及在合法情形下經營，當年，西環水坑口及荷李活道一帶，是妓院的集中地。

**一八八七**　一八八七年訂立《取締收容女童條例》，即是並非拐帶，女童無家可歸，將她收養也屬違例。

**一八九七**　一八九七年訂立《保護婦孺條例》，此例施行之時日最長，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一日立法局通過《刑事案（修訂）法案》，以更重刑罰對付迫良為娼、拐帶婦女罪犯，取代《保護婦孺條例》。

**一八九八**　一八九八年，英國租借界限街以北之新界區，香港之版圖擴大，淫業由港島延至九龍。

九龍最早之妓寨在廟街一帶，該處沒有大寨，只有細寨，即二四寨

及不領牌照之私寨，那時是娼妓之黃金時代，因為香港有公娼，而警方也不對私寨採取行動。

**一九零一**　日本妓女的來歷，更有着一段曲折的歷程。

往昔那些前來香港和中國華南海岸當娼的日本妓女，日本人名之為「娘子軍」。這些日本「娘子軍」遠征香港，最早可追溯到清同治十二年（日本明治元年，公元一八七三年）到一八八六年，在香港的日本僑民冊上，已清楚指出當時香港的日本僑民共有一百四十七人，有妓館八間，其中當娼的四十四人。

隨着歲月的推移，一九零一年，在香港的日本妓館已增到十三間，妓女人數一百三十二名，由於有利可圖，日本女子不少是自願或被迫到港集體賣淫，她們有些中了奸人的圈套，被運上船，一批批的偷運入港。當時偷偷着陸的地點多是灣仔，然後再帶到賣淫場所。

**一九零三**　踏入二十世紀，石塘咀一帶即今日屈地街電車總站以南之皇后大道西，填海完成，但一片荒蕪，無人開發，政府就利用妓寨，將該區帶旺。

一九零三年，政府以水坑口地方淺窄，不能容納太多妓寨為理由，

妓院續牌，必須搬到石塘咀，發新牌也規定在該區營業。

九龍的廟街成為九龍半島的風月場所中心，亦有其長遠歷史。早在一九零三年，港府發展上環水坑口，下令所有在水坑口的妓院遷往石塘咀。但當年石塘咀仍然是一片荒蕪之地，填海工程剛完成不久，不但未有工商業設施，附近亦鮮有人居住，不少妓院於是遷到九龍的廟街經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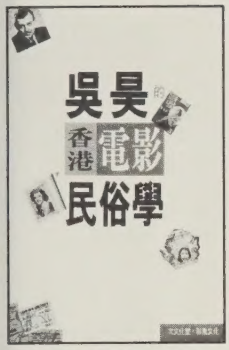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二**　情況突變，因為英國禁娼，本港是殖民地，不得不跟隨英國，同年六月三十日，港府先頒佈新例，禁止歐籍及日本籍娼妓，對本港之中國妓女，則用三年時間取締，第一步不准妓女過戶。以前有牌妓女，與妓院無合約，隨時可跳槽至另一間妓院。

**一九三三**　十月十二日，政府頒佈《娛樂場所條例》：凡用於公開跳舞的場所，都視為舞廳，必須領取牌照。為防止上舞場搞色情活動，規定舞廳不得容留女子過夜，不得賣酒及飲酒，不得穿袒胸露臂衣服，不得有無禮及挑逗性動作，營業時間不得超過午夜十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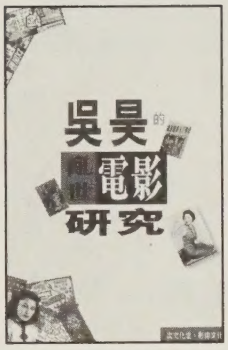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　六月三十日，港府正式全面禁娼，石塘咀及油麻地之妓院，全部勒令停業。

補購

# 吳昊◎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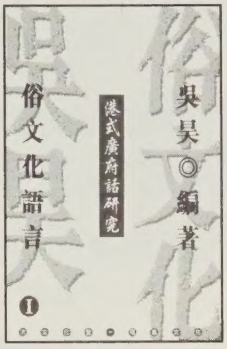
《香港電影民俗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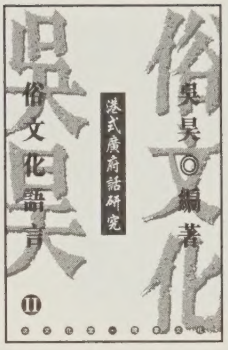
《亂世電影研究》

《香港電視史話》①

《孤城記》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港式廣府話研究》②

《歲月留情》

《爐峰述異》

《太平山下》

《天堂春夢》

《人海微瀾》

《香江騎呢錄》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 | | | |
|---|---|---|---|
| 《香港電影民俗學》 | _____ 本（每本港幣48元） | 《老香港・歲月留情》 | _____ 本（每本港幣40元） |
| 《亂世電影研究》 | __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 《老香港・爐峰述異》 | _____ 本（每本港幣40元） |
| 《香港電視史話》① | __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 《老香港・太平山下》 | _____ 本（每本港幣40元） |
| 《孤城記》 | _____ 本（每本港幣70元） | 《老香港・天堂春夢》 | _____ 本（每本港幣40元） |
|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 _____ 本（每本港幣48元） | 《老香港・人海微瀾》 | _____ 本（每本港幣40元） |
| 《港式廣府話研究》② | _____ 本（每本港幣48元） | 《香江騎呢錄》 | _____ 本（每本港幣48元） |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塘西風月史**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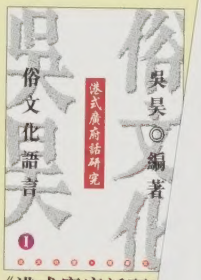
# 吳昊・作品

《歲月留情》

《爐峰述異》

《太平山下》

《天堂春夢》



《港式廣府話研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書名：

出版社：

定價：

收藏日期：

# 圓姿替月的香江風情

- 石塘花月源出何處？為何後來會遷到石塘咀？
- 石塘咀最繁盛的時候有多少間妓寨？被稱為「四大天王」的名寨是哪四間？
- 妓院和酒家之間存着甚麼關係？何謂飛箋召妓？
- 事頭婆、鴇母、師爺、廳躉、豆粉水、四粒佬是些甚麼人？在大寨內的職份是甚麼？
- 「老舉」、「契家婆」、「埋街」、「過海」這些妓女界切口暗語，是甚麼意思？
- 為了能賣得更高價，妓女也要參加「訓練課程」，課程中有哪些項目？
- 為了追求塘西名妓，火山孝子竟不惜鬥燒銀紙，成為千古「美談」。
- 香港政府全面禁娼，塘西妓女何去何從？

## 碧窗紅檻・畫棟珠簾

經典終極版

ISBN 978-962992249-8
9 789629 922498
www.subculture.com.hk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SCB
ISBN : 978-962992249-8
Printed in Hong Kong

森記書局
TEL: 905-470668
$23.00

封面設計：原秋白